增壹阿含经五十卷（第三十一卷～第四十卷）

符秦三藏昙摩难提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阿含部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一 力品第三十八之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凡常之力。云何为六？小儿以啼为力，欲有所说，要当先啼；女人以瞋恚为力，依瞋恚已，然后所说；沙门、婆罗门以忍为力，常念下下于人，然后自陈；国王以骄傲为力，以此豪势而自陈说；然阿罗汉以专精为力，而自陈说；诸佛世尊成大慈悲，以大悲为力弘益众生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六凡常之力。是故，比丘，常念修行此大慈悲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当思惟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。已思惟、广布无常想，尽断欲界爱，色界、无色界爱，亦断无明、骄慢。犹如以火烧焚草木，永尽无余，亦无遗迹；此亦如是，若修无常想，尽断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无明、骄慢，永无有余。所以然者？比丘，当修无常想时，而无欲心。彼以无欲心，便能分别法，思惟其义，无有愁、忧、苦、恼。彼以思惟法义，则无愚惑。

“设修行人若见有斗诤者，彼便作是念：‘此诸贤士不修无常想，不广布无常想，故致此斗讼耳！’彼以斗诤不观其义，以不观其义则有迷惑之心。彼以执此愚惑，而命终入三恶道：饿鬼、畜生、地狱中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修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便无瞋恚、愚惑之想，亦能观法，亦观其义，若命终之后，生三善处：生天上、人中、涅槃之道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摩竭国忧迦支江水侧。

尔时，世尊诣一树下，躬自敷座而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

尔时，有一梵志往至彼处。是时，梵志见世尊脚迹为妙，见已，便生此念：“是何人之迹？为是天、龙、鬼、神、乾沓和、阿须伦、人若非人？为我先祖梵天耶？”是时，梵志即逐迹前进。遥见世尊在一树下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见已，作是语：“为

是天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非是天。”

“为乾沓和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非乾沓和也。”

“为是龙乎？”

对曰：“我非是龙也。”

“为阅叉也？”

佛报梵志：“我非阅叉。”

“为是祖父也？”

佛报曰：“我非祖父。”

是时，婆罗门问世尊曰：“汝今是谁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有爱者则有受，有受则有爱，因缘合会，然后各各相生如此，如此五苦盛阴无有断绝时。以知爱已，则知五欲，亦知外六尘、内六入，即知此盛阴之本末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世间有五欲，意为第六生，

以知内外六，当念尽苦际。

“是故，当求方便，灭内外六事。如是，梵志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彼梵志闻佛如是教，思惟玩习，不去心怀，即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彼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本为菩萨时，未成佛道中有此念：‘此世间极为勤苦，有生、有老、有病、有死，然此五盛阴不得尽本原。’

“是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由何因缘有生、老、病、死？复由何因缘致此灾患？’当思惟此时，复生此念：‘有生则有老、病、死。’尔时，当思惟是时，复更生念：‘由何因缘有生？此由有而生。’复生此念：‘有者，何由而有？’当思惟是时，便生此念

：‘此有由受而有。’复念：‘此受何由而有？’尔时，以智观之，由爱而有受。复更思惟：‘此爱何由而生？’重观察之，由痛而有爱。复更思惟：‘此痛何由而生？’当作是观察时，由更乐而有此痛。复重思惟：‘此更乐何由而有？’我生此念时：‘缘六入而有此更乐。’时我重思惟：‘此六入何由而有？’观察是时，由名色而有六入。时我复作是念：‘名色何由而有？’观察是时，由识而有名色。‘此识何由而有？’观察是时，由行生识。时我复作是念：‘行何由而生？’观察是时，行由痴而生。

“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更乐，更乐缘痛，痛缘爱，爱缘受，受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死，死缘愁、忧、苦、恼，不可称计。如是名为苦盛阴所集。

“我尔时复作是念：‘由何因缘灭生、老、病、死？’我观察是时，生灭，老、病、死灭。时复生此念：‘由何而无生？’观此生原有灭，生则灭。复念：‘由何而无有？’时生此念：‘无受则无有。’时我生此念：‘由何灭受？’观察是时，爱灭，受则灭。复生此念：‘由何而灭爱？’重更观察，痛灭，爱则灭。’复思惟：‘由何而灭痛？’观察是时，更乐灭，则痛灭。复思惟：‘更乐何由而灭？’观察是时，六入灭，则更乐灭。复观此六入何由而灭？当观察时，名色灭，则六入灭。复观名色何由而灭？识灭，则名色灭。复观察此识何由而灭？行灭，则识灭。复观此行何由而灭？痴灭，则行灭；行灭，则识灭；识灭，则名色灭；名色灭，则六入灭；六入灭，则更乐灭；更乐灭，则痛灭；痛灭，则爱灭；爱灭，则受灭；受灭，则有灭；有灭，则生灭；生灭，则老、病灭；老、病灭，则死灭，是谓名为五盛阴灭。

“时我复生此念：‘此识最为原首，令人致此生、老、病、死；然不能知此生、老、病、死之原本。’犹如有人在山林中，行逐小径道。小复前行，见旧大道，古昔诸人在中行处。是时，彼人便复行此道，小复前进，见旧城郭、园观、浴池，皆悉茂盛，但彼城中无有居民。此人见已，还归本国，前白王言：‘昨游山林见好城郭，树木繁茂，但彼城中无有人民。大王，可使人民在彼城止住？’是时，国王闻此人语，即居止人民；然此城郭还复如故，人民炽盛，快乐无比。

“诸比丘当知：我昔未成菩萨时，在山中学道，见古昔诸佛所游行处，便从彼道，即知生、老、病、死所起原本，有生有灭，皆悉分别；知生苦、生集、生尽、生道，皆悉了知；有、受、爱、痛、更乐、六入、名色、识、行、痴亦复如是。无明起则行起，行所造者复由于识。我今以明于识，今与四部之众而说此本；皆当知此原本所起，知苦、知集、知尽、知道，念使分明，以知六入，则知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六入灭则生、老、病、死灭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灭于六入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与无央数百千万众而为说法。尔时，阿那律在彼座上。是时，阿那律在众中睡眠。

尔时，佛见阿那律睡眠，便说此偈：

“受法快睡眠，意无有错乱，

贤圣所说法，智者之所乐。

犹如深渊水，澄清无瑕秽，

如是闻法人，清净心乐受。

亦如大方石，风所不能动，

如是得毁誉，心无有倾动。”

是时，世尊告阿那律：“汝畏王法及畏盗贼而作道乎？”

阿那律报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阿那律：“汝何故出家学道？”

阿那律白佛言：“厌患此老、病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，为苦所恼，故欲舍之，是故出家学道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，族姓子，信心坚固，出家学道。世尊今日躬自说法，云何于中睡眠？”

是时，尊者阿那律即从座起，偏露右肩，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“自今已后形融体烂，终不在如来前坐睡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那律达晓不眠，然不能除去睡眠，眼根遂损。尔时，世尊告阿那律曰：“勤加精进者与调戏盖相应，设复懈怠与结相应，汝今所行当处其中。”

阿那律白佛：“前已在如来前誓，今不能复违本要。”

是时，世尊告耆域曰：“疗治阿那律眼根。”

耆域报曰：“若阿那律小睡眠者，我当治目。”

世尊告阿那律曰：“汝可寝寐。所以然者？一切诸法由食而存，非食不存。眼者以眠为食，耳者以声为食，鼻者以香为食，舌者以味为食，身者以细滑为食，意者以法为

食。我今亦说涅槃有食。”

阿那律白佛言：“涅槃者以何等为食？”

佛告阿那律：“涅槃者以无放逸为食，乘无放逸，得至于无为。”

阿那律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虽言眼者以眠为食，然我不堪睡眠。”

尔时，阿那律缝故衣裳。是时，眼遂败坏，而得天眼，无有瑕秽。是时，阿那律以凡常之法而缝衣裳，不能得使缕通针孔中。是时，阿那律便作是念：“诸世间得道罗汉，当与我贯针。”

是时，世尊以天耳清净，闻此音声：“诸世间得道阿罗汉者，当与我贯针。”尔时，世尊至阿那律所而告之曰：“汝持针来，吾与贯之。”

阿那律白佛言：“向所称说者，谓诸世间欲求其福者，与我贯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世间求福之人无复过我，如来于六法无有厌足。云何为六？一者、施，二者、教诫，三者、忍，四者、法说义说，五者、将护众生，六者、求无上正真之道。是谓，阿那律，如来于此六法无有厌足。”

阿那律曰：“如来身者真法之身，复欲更求何法？如来已度生死之海，又脱爱著。然今日故求为福之道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阿那律，如汝所说，如来亦知此六法为无厌足。若当众生知罪恶之原身、口、意所行者，终不堕三恶趣；以其众生不知罪恶之原，故坠堕三恶趣中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世间所有力，游在天人中，

福力最为胜，由福成佛道。

“是故，阿那律，当求方便，得此六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众多比丘入舍卫城乞食，闻王波斯匿宫门外有众多人民，于中举手唤呼，皆称怨：“国界有贼名鸯掘魔，极为凶暴，杀害生类不可称计，无慈悲于一切众生，国界人民无不厌患，日取人杀以指为鬘，故名为指鬘。惟愿大王当往共战！”

是时，众多比丘乞食已，还诣祇洹精舍，收摄衣钵，以尼师檀著肩上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我等众多比丘入舍卫城乞食，见众多人民在王宫门外，称怨诉辞：‘今王国界有贼名鸯掘魔，为人凶暴，无有慈心，杀于一切众生，人亡国虚，皆由此人，又取人指以为华鬘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闻彼比丘语已，即从座起，默然而行。

是时，世尊寻到彼所，诸有取薪、负草、犁作之人，及牧牛羊者，见世尊诣彼道，各白佛言：“沙门，沙门，勿从彼道。所以然者？此路侧有贼名鸯掘魔，于中止住。诸有人民，欲就此道者，要集十人、或二十人、或三十、四十、五十人，犹不得过，尽为鸯掘魔所擒获。然沙门瞿昙独无有侣，为鸯掘魔所触娆者，于事不省。”世尊虽闻此语，故进不住。

尔时，鸯掘魔母持食诣鸯掘魔所。是时，鸯掘魔便作是念：“吾指鬘为充数不乎？”是时，即数指犹未充数，复更重数，唯少一人指。是时，鸯掘魔左右顾视，求觅生人，欲取杀之；然四远顾望，亦不见人，便作是念：“我师有教：‘若能害母者，必当生天。’我今母躬来在此，即可取杀之，得指充数，生于天上。”

是时，鸯掘魔左手捉母头，右手拔剑而语母言：“小住！阿母！”是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“此鸯掘魔当为五逆。”即放眉间相，光明普照彼山林。是时，鸯掘魔见光明已，复语母言：“此是何光明照此山林？将非国王集诸兵众，攻伐我身乎？”

是时，母告曰：“汝今当知：此非日月火光，亦非释、梵天王光明！”

尔时，其母便说此偈：

“此非火光明，非日月释梵，

鸟狩不惊怖，和鸣殊于常。

此光极清净，使人悦无量，

必是尊最胜，十力至此间。

于天世人中，天眼睹世界，

故欲度汝身，世尊来至此。”

是时，鸯掘魔闻佛音响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便作是语：“我师亦有教诫而敕我曰：‘设汝能害母，并杀沙门瞿昙者，必生梵天上。’”

是时，鸯掘魔语母曰：“母！今且住！我先取沙门瞿昙杀，然后当食。”

是时，鸯掘魔即放母而往逐世尊。遥见世尊来，亦如金聚，靡所不照；见已，并笑而说是语：“今此沙门定在我手，必杀不疑。其有人民欲行此道者，皆集大众而行此道，然此沙门独无伴侣，我今当取杀之。”

是时，鸯掘魔即拔腰剑，往逆世尊。是时，世尊寻还复道，徐而行步，而鸯掘魔奔驰而逐，亦不能及如来。是时，鸯掘魔白世尊言：“住！住！沙门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自住耳！汝自不住。”

是时，彼鸯掘魔并走，遥说此偈：

“去而复言住，语我言不住，

与我说此义，彼住我不住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以偈报曰：

“世尊言已住，不害于一切，

汝今有杀心，不离于恶原。

我住慈心地，愍护一切人，

汝种地狱苦，不离于恶原。”

是时，鸯掘魔闻此偈已，便作是念：“我今审为恶耶？又师语我言：‘此是大祠，获大果报，能取千人杀，以指作鬘者，果其所愿。如此之人，命终之后，生善处天上。’设取所生母及沙门瞿昙杀者，当生梵天上。”是时，佛作威神，令被神识豁寤：“诸梵志书籍亦有此言：‘如来出世甚为难遇，时时亿劫乃出。彼出世时，不度者令度，不解脱者令得解脱。彼说灭六见之法。云何为六？言有我见者，即说灭六见之法；无有我者，亦与说灭无有我见之法；言有我见、无有我见，亦与说有我见、无我见之法；复自观察、说观察之法；自说无我之法；亦非我说、亦非我不说之法。’若如来出世，说此灭六见之法。又我奔走之时，能及象、马、车乘，亦及人民；然此沙门行不暴疾，然我今日不能及此，必当是如来。”

是时，鸯掘魔便说此偈：

“尊今为我故，而说微妙偈，

恶者今识真，皆由尊威神。

即时舍利剑，投于深坑中，

今礼沙门迹，即求作沙门。”

是时，鸯掘魔即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惟愿听作沙门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来！比丘。”即时鸯掘魔便成沙门，著三法衣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汝今以剃头，除结亦当尔，

结灭成大果，无复愁苦恼。”

是时，鸯掘魔闻此语已，即时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世尊将鸯掘魔比丘还诣舍卫城祇洹精舍。是时，王波斯匿集四部之众，欲往攻伐贼鸯掘魔。是时，王便作是念：“我今可往至世尊所，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若世尊有所说者，当奉行之。”尔时，王波斯匿即集四部之兵，往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问王曰：“大王，今日欲何所至？尘污身体，乃至于斯。”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“我今国界有贼名鸯掘魔，极为凶暴，无有慈心于一切众生，使国丘荒，人民流迸，皆由此贼。彼今取人杀之，以指为鬘。此是恶鬼，非为人也，我今欲诛伐此人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若当大王见鸯掘魔信心坚固，出家学道者，王当奈之何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知复如何，但当承事供养，随时礼拜。然复，世尊，彼是恶人，无毫厘之善，恒杀害，能有此心出家学道乎？终无此理。”

是时，鸯掘魔去世尊不远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尔时，世尊伸右手指示王曰：“此是贼鸯掘魔。”

王闻此语，便怀恐怖，衣毛皆竖。世尊告王：“勿怀恐怖！可往至前，自当悟王意耳！”

是时王闻佛语，即至鸯掘魔前，语鸯掘魔曰：“汝今姓谁？”

鸯掘魔曰：“我姓伽伽，母名满足。”

是时王礼足已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王问曰：“善乐此正法之中，勿有懈怠，修清净梵行，得尽苦际，我当尽形寿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。”

是时，鸯倔魔默然不对。王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；还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王复白佛言：“不降者使降，不伏者使伏。甚奇！甚特！曾所不有，乃能降伏极恶之人。惟愿大尊受命无穷，长养生民，蒙世尊恩，得免此难！国事猥多，欲还城

池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王知是时。”尔时，国王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鸯掘魔作阿练若，著五纳衣，到时持钵，家家乞食，周而复始，著补纳弊坏之衣，极为粗丑，亦复露坐，不覆形体。是时，鸯掘魔在闲静之处，自修其行，所以族姓子，出家学道者，欲修无上梵行；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时，鸯掘魔便成罗汉，六通清彻，无有尘垢，已成阿罗汉。

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是时，有妇女临产甚难；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“众生类极为苦痛，受胎无限。”是时，鸯倔魔食后，收摄衣钵，以尼师檀著肩上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鸯掘魔白世尊言：“我向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见一妇人身体重妊。是时，我便作是念：‘众生受苦何至于斯？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往彼妇人所，而作是说：‘我从贤圣生已来，未曾杀生。’持此至诚之言，使此母人胎得无他。”

鸯掘魔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是时，鸯掘魔即其日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，往至彼母人所，语彼母人曰：“我从贤圣生已来，更不杀生。持此至诚之言，使胎得解脱。”

是时，母人胎即得解脱。

是时，鸯掘魔城中乞食，诸男女大小见之，各各自相谓言：“此名鸯掘魔，杀害众生不可称计，今复在城中乞食。”

是时，城中人民，各各以瓦石打者，或有以刀斫者，伤坏头目，衣裳裂尽，流血污体，即出舍卫城至如来所。是时，世尊遥见鸯掘魔头目伤破，流血污衣而来，见已，便作是说：“汝今忍之。所以然者？此罪乃应永劫受之。”

是时，鸯掘魔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鸯掘魔在如来前，便说此偈：

“坚固听法句，坚固行佛法，

坚固亲善友，便成灭尽处。

我本为大贼，名曰鸯掘魔，

为流之所漂，蒙尊拔济之。

今观自归业，亦当观法本，

今以逮三明，成就佛行业。

我本名无害，杀害不可计，

今名真谛实，不害于一切。

设复身口意，都无害心识，

此名无杀害，何况起思想？

弓师能调角，水人能调水，

巧匠调其木，智者自调身。

或以鞭杖伏，或以言语屈，

竟不加刀杖，今我自降伏。

人前为过恶，后止不复犯，

是照于世间，如云消月现。

人前为过恶，后止不复犯，

是照于世间，如云消日现。

比丘老少壮，修行佛法行，

是照于世间，如彼月云消。

比丘老少壮，修行佛法者，

是照此世间，如彼日云消。

我今受痛少，饮食自知足，

尽脱一切苦，本缘今已尽。

更不受死迹，亦复不乐生，

今正待时节，欢喜而不乱。”

是时，如来可鸯掘魔所说。是时，鸯掘魔以见如来然可之，即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诸比丘白世尊言：“鸯掘魔本作何功德，今日聪明智慧，面目端正，世之希有？复作何不善行，于今身上，杀害生类不可称计？复作何功德，于今值如来，得阿罗

汉道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昔者，过去久远于此贤劫之中，有佛名迦葉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出现于世。迦葉如来去世之后，有王名大果，统领国界，典阎浮提。尔时，彼王有八万四千宫人婇女，各无儿息。尔时，大果王向诸树神、山神、日月、星宿，靡所不周，欲求男女。尔时，王第一夫人身即怀妊，经八、九月，便生男儿，颜貌端正，世之希有。是时，彼王便生是念：‘我本无有儿息，经尔许时，今方生儿，宜当立字，于五欲之中，而自娱乐。’

“是时，王召诸群臣能瞻相者，而告之曰：‘我今以生此儿，各与立字。’是时，群臣闻王教已，即白王言：‘今此太子极为奇妙，端正无比，面如桃华色，必当有大力势，今当立字名曰大力。’是时，相师与太子立字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是时，国王爱愍此太子，未曾去目前。

“是时，太子年向八岁，将诸臣佐往父所，朝贺问讯。父王复作是念：‘今此太子极自奇特！，’即告之曰：‘吾今与汝取妇何如乎？’太子白王：‘子今年幼，何须娉娶？’是时，父王权停，不与取妇。复经二十岁，王复告曰：‘吾欲与汝取妇。’太子白王：‘不须取妇。’

“是时，父王告群臣人民曰：‘我本无儿息，经历久远，方生一子，今不肯取妇，清净无瑕。’尔时，王太子转字名曰清净。

“是时，清净太子年向三十，王复敕群臣曰：‘吾今年已衰微，更无儿息；今唯有清净太子，今王高位应授与太子。然太子不乐五欲之中，当云何理国事？’群臣报曰：‘当为方便，使乐五欲。’是时，父王即椎钟鸣鼓，敕国中人：‘其能使清净太子乐五欲者，吾当赐与千金及诸宝物。’

“尔时，有女人名曰淫种，尽明六十四变。彼女人闻王有教令，其能使王太子习五欲者，当赐与千金及诸宝物。即往至父王所，而告之曰：‘见与千金及诸宝物，能使王太子习于五欲。’父王报曰：‘审能尔者，当重相赐，不负言信。’时淫女白王：‘太子为寝宿何处？’王报曰：‘在东堂上，无有女人，唯有一男儿，在彼侍卫。’女人白曰：‘惟愿大王敕内宫中，勿见限遮，随意出入！’

“是时，淫女即其夜鼓二时，在太子门侧，佯举声哭。是时，太子闻女人哭声，便敕侍人曰：‘此是何人于斯而哭？’侍人报曰：‘此是女人在门侧哭。’大子告曰：‘汝速往问所由哭耶？’时，彼侍臣往而问之：‘所由哭耶？’淫女报曰：‘夫主见弃，是故哭耳！’侍臣还白太子：‘此女人为夫主所弃，又畏盗贼，是故哭耳！’太子告曰

：‘将此女人著象厩中。’到彼复哭；复将至马厩中，复哭。太子复语侍臣：‘将来在此。’即将入堂，复于中哭。太子躬自问曰：‘何为复哭？’淫女报曰：‘太子，女人单弱，极怀恐怖，是故哭耳！’太子告曰：‘上吾床上，可得无畏。’时，女人默然不语，亦复不哭。是时，女人即脱衣裳，前捉太子手，举著己胸上，即时惊觉，渐渐起欲想；以起欲心，便身就之。

“是时，清净太子明日清旦，往父王所。是时，父王遥见太子颜色，殊于常日；见已，便作是说：‘汝今所欲者事果乎？’太子报曰：‘如大王所言。’是时，父王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并作是说：‘欲求何愿，吾当与之。’太子报曰：‘所赐愿者，勿复中悔，当求其愿。’时王报曰：‘如汝所言，终不中悔，欲求何愿？’太子白王：‘大王，今日统领阎浮提内，皆悉自由；阎浮提里内诸未嫁女者，先适我家，然后使嫁。’是时王曰：‘随汝所言。’王即敕国内人民之类曰：‘诸有女未出门者，先使诣清净太子，然后嫁之。’

“尔时，彼城中有女名须蛮，次应至王所。是时，须蛮长者女露形裸跣在众人中行，亦无羞耻。众人见已，各相对谈：‘此是长者女，名称远闻。云何露形在人中行？如驴何异？’女报众人曰：‘我非为驴，汝等众人斯是驴耳！汝等颇见女人还见女人有相耻乎？城中生类尽是女人，唯有清净太子是男子矣！若我至清净太子门者，当著衣裳。’是时，城中人民自相谓言：‘此女所说诚入我意，我等实是女，非男也。唯有清净太子乃是男也，我等今日当行男子之法。’

“是时，城中人民各办战具，著铠持杖，往至父王所，白父王曰：‘欲求二愿，唯见听许！’王报之曰：‘何等二愿？’人民白王：‘王欲存者，当杀清净太子；太子欲存者，今当杀王。我等不堪任承事清净太子辱国常法。’

“是时，父王便说此偈：

“‘为家忘一人，为村忘一家，

为国忘一村，为身忘世间。’

“是时，父王说此偈已，告人民曰：‘今正是时，随汝等意。’是时，诸人将清净太子取两手缚之，将诣城外，各相谓言：‘我等咸共以瓦石打杀，何须一人杀乎？’

“是时，清净太子临欲死时，而作是说，又作誓愿：‘诸人民取吾枉杀，然父王自与我愿，我今受死亦不敢辞。使我将来之世，当报此怨；又使值真人罗汉，速得解脱。’是时，人民取太子杀已，各自散去。

“诸比丘，莫作是观！尔时大果王者，岂异人乎？今鸯掘魔师是也。尔时淫女者，今师妇是也。尔时人民者，今八万人民死者是也。尔时清净太子，今鸯掘魔比丘是也。临欲死时作是誓愿，今还报怨无免手者，缘此因缘，杀害无限。后作誓愿，愿欲值佛，今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此是其义，当念奉行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弟子中，第一聪明捷疾智者，所谓鸯掘魔比丘是也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二 力品第三十八之二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见此灵鹫山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“卿等当知：过去久远世时，此山更有异名。汝等复见此广普山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“汝等当知：过去久远，此山更有异名，不与今同。汝等见白善山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“过去久远此山更有异名，不与今同。汝等颇见此负重山乎？’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“汝等颇见此仙人掘山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“此山过去久远，亦同此名，更无异名。所以然者？此仙人山，恒有神通菩萨、得道罗汉、诸仙人所居之处，又辟支佛亦在中游戏。我今当说辟支佛名号，汝等谛听，善思念之！有辟支佛名阿利吒、婆利吒，审谛重辟支佛、善观辟支佛、究竟辟支佛、聪明辟支佛、无垢辟支佛、帝奢念观辟支佛，无灭、无形、胜、最胜、极大、极雷电光明辟支佛。此，比丘，诸辟支佛若如来不出世时，尔时此山中有此五百辟支佛，居此仙人山中。如来在兜术天上欲来生时，净居天子自来在此相告：‘普敕世间，当净佛土，却后二岁，如来当出现于世。’

“是时，诸辟支佛闻天人语已，皆腾在虚空，而说此偈：

“‘诸佛未出时，此处贤圣居，

自悟辟支佛，恒居此山中。

此名仙人山，辟支佛所居，

仙人及罗汉，终无空缺时。’

“是时，诸辟支佛即于空中烧身，取般涅槃。所以然者？世无二佛之号，故取灭度耳！一商客中终无二导师，一国之中亦无二王，一佛境界无二尊号。所以然者？过去久远，此罗阅城中有王名喜益，彼恒念地狱苦痛，亦念饿鬼、畜生之痛。尔时，彼王便作是念：‘我今恒忆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之苦痛，我今不宜更入此三恶道中。今宜尽舍国王、正位、妻子、仆从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。’

“尔时，大王喜益，厌此酸苦，即舍王位，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在空闲之处，而自克已，观五盛阴，观了无常。所谓此色，此色集，此色尽，痛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，皆悉无常。当观此五盛阴时，诸可集法，尽是灭法；观此法已，然后成辟支佛道。

“是时，喜益辟支佛已成道果，便说此偈：

“‘我忆地狱苦，畜生五道中，

舍之今学道，独逝而无忧。’

“是时，此辟支佛在彼仙人山中。比丘当知：以此方便，知此山中恒有神通菩萨、得道真人、学仙道者而居其中，是故名曰仙人之山，更无异名。若如来不出现于世时，此仙人山中诸天恒来恭敬。所以然者？斯山中纯是真人，无有杂错者。若弥勒佛降神世时，此诸山名各各别异，此仙人山更无异名。此贤劫之中，此山名亦不异。汝等，比丘，当亲近此山，承事恭敬，便当增益诸功德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专念而自修己。云何当专念？于是，比丘，可行知行，举动、进止、屈伸、俯仰、著衣法则、睡眠、觉寤、或语、或默，皆悉知时。若复比丘心意专正，彼比丘欲漏未生便不生，已生便灭之；未生有漏使不生，已生令灭之；未生无明漏使不生，已生令灭之。若专念分别六入，终不堕恶道。

“云何六入为恶道？眼观此色，若好、若丑，见好则喜，见恶不喜；若耳闻声，若好、若丑，闻好则喜，闻不好则不喜；鼻、口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犹如有六种之虫，性行各异，所行不同。若有人取绳缠缚之，取狗、野狐、猕猴、外来、鳣鱼、蚖蛇、飞

鸟，皆悉缚之，共系一处而放之。尔时，六种之虫各有性行。

“尔时，狗意中欲赴趣村中，野狐意中欲趣赴冢间，鳣鱼意中欲趣水中，猕猴意中欲向山林之间，毒蛇意中欲入穴中，飞鸟意中欲飞在空。尔时，六种之虫各各有性行而不共同。

“设复有人取此六种之虫，系著一处，而不得东、西、南、北。是时，六种之虫虽复动转，亦不离故处。此内六情亦复如是，各各有所主，其事不同，所观别异，若好、若丑。

“尔时，比丘系此六情而著一处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念专精，意不错乱，是时弊魔波旬终不得其便，诸善功德皆悉成就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念具足眼根，便得二果，于现法中得阿那含果，若得阿罗汉果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波罗柰鹿野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思惟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。已思惟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便断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尽断骄慢、无明。何以故？昔者过去久远世时，有辟支佛名善目，颜貌端正，面如桃华色，视瞻审谛，口作优钵华香，身作栴檀香。

“是时，善目辟支佛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波罗奈城乞食。渐渐至大长者家，在门外默然而立。是时，长者女遥见有道士在门外立，端正无双，颜貌殊特，世之希有，口作优钵华香，体作栴檀香；便起欲心，向彼比丘所，便作是说：‘汝今端正，面如桃华色，世之希有！我今虽处女人，亦复端正，可共合会。然我家中饶多珍宝，资财无量。然作沙门，甚为不易！’

“是时，辟支佛问曰：‘大妹，今为染著何处？’

“长者女报曰：‘我今正著眼色，又复口中作优钵华香，身作栴檀香。’

“是时，辟支佛舒左手，以右手挑眼著掌中，而告之曰：‘所爱眼者，此之谓也。大妹，今日为著何处？犹如痈疮，无一可贪，然此眼中，亦漏不净。大妹当知：眼如浮泡，亦不牢固，幻伪非真，诳惑世人；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皆不牢固，欺诈不真。口是唾器，出不净之物，纯含白骨；身为苦器，为磨灭之法，恒盛臭处，诸虫所扰；亦如画瓶，内盛不净。大妹，今日为著何处？是故，大妹，当专其心，思惟此法幻伪不真。如妹思惟眼、色无常，所有著欲之想自消灭；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皆悉无常，思惟此已，所有欲意自当消除；思惟六入，便无欲想。’

“是时，长者女便怀恐惧，即前礼辟支佛足，白辟支佛言：‘自今已去，改过修善，更不兴欲想。惟愿受悔过，如是再三修行。’

“辟支佛报曰：‘止！止！大妹，此非汝咎，是我宿罪，受此形故，使人见起欲情意。当熟观眼：此眼非我，我亦非彼有；亦非我造，亦非彼为，乃从无有中而生；已有便自坏败，亦非往世、今世、后世，皆由合会因缘。所谓合会因缘者，缘是有是，此起则起，此无则无，此灭则灭。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复如是，皆悉空寂。是故，大妹，莫著眼色！以不著色，便至安隐之处，无复情欲。如是，大妹，当作是学！’

“尔时，辟支佛与彼女人，说四非常之法已，升在虚空，现十八变，还归所止。

“尔时，彼女人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了无所有；便在闲静之处，思惟此法。彼女人复更思惟六情无主，得四等心，身坏命终，生梵天上。比丘当知：若思惟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尽断欲、色、无色爱，骄慢、无明皆悉除尽。是故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告御车人曰：“汝今办羽宝之车，吾欲出外游观。”

是时，彼人受王教敕，即办羽宝之车，前白王曰：“已严驾羽宝之车，王宜知是时。”

波斯匿王将此人便出舍卫城，至彼园观，观诸树木，皆无声响，亦无人民，寂然空虚；见已，便忆如来说诸法之本。是时，彼人在王后，执扇而扇王。

“此园果树木皆无声响，亦无人民，寂然空虚，我今欲请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在此游化，然不知如来今为所在？我欲往觐。”

侍人报曰：“释种有村名曰鹿堂，如来在彼游化。”

波斯匿王告曰：“此鹿堂去此近远？”

侍人白王：“如来住处去此不远，计其道里有三由旬。”

是时，波斯匿王告曰：“速办羽宝之车，我今欲见如来。”

是时，彼人受王教已，即办驾车，前白王曰：“车今已驾，王知是时。”王即乘车往诣彼村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辈于露地而经行。是时，王下车至众多比丘所，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是时，王白比丘曰：“如来为所在？吾欲见之。”

众多比丘报曰：“世尊在此讲堂中住，可往见之，勿以为难。王欲去时，徐举其足，无令有声。”是时，波斯匿王还顾视彼侍人，是时侍人便作是念：“王今独与世尊相见，我应住此。”

是时，王独往至世尊所。尔时，世尊以天眼观见波斯匿王在门外立。是时，世尊即从座起，与王开门。王见世尊，头面礼足，自称姓名：“我是波斯匿王。”三自称号。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是王，我今释种出家学道。”

时，王白佛：“惟愿世尊延寿无穷，使天、人得安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使大王当延寿无穷，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。诸有以法治化者，皆生天上善处。正使命终之后，名称不朽，世人所传云：‘昔有国王以法治化，未曾有枉。’设有人民住此王境界，叹王功德，思忆不忘者，王身在天上，增六事功德。云何为六？一者、天寿，二者、天色，三者、天乐，四者、天神足，五者、天豪，六者、天光。是故，大王，当以法治，莫以非法。我今日身中有此功德，应受人恭敬礼拜。”

王白佛言：“如来功德应受人礼拜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云何言如来应受人礼拜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如来有六功德，应得受人礼拜。云何为六？如来正法甚为和雅，智者所修行，是谓如来初功德，可事、可敬。

“复次，如来圣众极为和顺，法法成就：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所谓圣众者四双八辈，此是如来圣众，可敬、可贵，世间之大福田，是谓如来第二功德。

“复次，如来有四部之众，所施行法皆习行之，更不重受触扰如来，是谓如来第三功德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见刹利之姓、婆罗门、居士、沙门，高才盖世，皆来集论议：‘我等当以此论往问如来，设彼沙门瞿昙，不报此论者，则有缺也；设当能报者，我等当称其善。’是时，四姓来至世尊所，而问此论，或有默然者。尔时，世尊与彼说法，彼闻法已，更不复问事，况复欲论？皆师事如来，是谓如来第四功德。

“复次，诸六十二见，欺诳世人，不解正法，由此致愚，然如来能除此诸邪见业，修其正见，是谓第五如来功德。

“复次，众生身、口、意行恶，彼若命终，忆如来功德，离三恶趣，得生天上；正使极恶之人，得生天上，是谓第六如来功德。其有众生见如来者，皆起恭敬之心，而供养之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大王，乃能如来前作师子吼，演如来功德。是故，大王，常当兴心向于如来。如是，大王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世尊与王波斯匿说微妙之法，使令欢喜。是时，大王闻佛说法已，即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未久，佛告比丘：“汝等当持此法供养，善讽诵念。所以然者？此波斯匿王之所说也。汝等亦当与四部众广演其义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阿阇世王告群臣曰：“汝等速驾羽宝之车，吾欲往见世尊。”

是时，群臣受王教敕，即驾羽宝之车，前白王言：“严驾已办，王宜知时。”

时，王乘宝羽之车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阿阇世王白世尊言：“惟愿世尊受我请，在罗阅城九十日夏坐。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王请。是时，王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阿阇世王随时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。

尔时，毗舍离城鬼神兴盛，人民死亡不可称计。一日之中死者百数，鬼神罗刹充满其中；面目黄色，或经三、四日而死者。是时，毗舍离人民恐惧，皆集一处，而共论议：“此大城中极为炽盛，土人丰熟，富乐无限，如彼天宫释所住处。然今日为此鬼神所害，尽当死亡，丘荒犹如山野。谁能有此神德，却此灾患？”

是时，人民各自相谓曰：“我等闻有沙门瞿昙，所至到处，众邪恶鬼不得娆近。若当如来来至此者，此诸鬼神各自驰散。但今日世尊在此罗阅城住，为阿阇世所供养，将恐不来此间游化。”

或复有作是说：“如来有大慈悲，愍念众生，遍观一切，未度者使令得度，不舍一切众生，如母爱子。设当有人请者，如来便来，阿阇世王终不留住。谁能堪往至阿阇世王界，而白世尊云：‘我等城中今遭此困厄，惟愿世尊慈愍屈顾！’”

尔时，有大长者，名曰最大，集在彼众。是时，诸人语长者曰：“我等闻沙门瞿昙所至到处，诸邪恶鬼无能害者。若当如来至此间者，便能除此灾患。汝可往世尊所，具

白此意，使此城廓永得存在。”

是时，长者默然从众人语，即从座起，往至家中；到已，办道路行具，将诸人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长者白世尊言：“毗舍离城中人民遇此灾患，人民之类死亡者多，计彼城中一日之内，连车载尸，动有百数。惟愿世尊垂愍接度，使余人拔择安处，令得无为！又闻世尊所至到处，天、龙、鬼、神不敢娆近。愿垂屈顾，至彼城中，度彼人民，安处无为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今已受罗阅城阿阇世王请。诸佛世尊言无有二，若当阿阇世王见听者，如来当往。”

最大长者白佛言：“此事甚难，阿阇世王终不放如来使至彼国。所以然者？阿阇世王于我国土，无有毫厘之善，长夜求方便，欲害彼民。设当阿阇世王见我者，即取我杀，况复得陈此事？若当闻彼国人民为鬼神所害者，欢喜无量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勿怀恐惧，汝今往至王所，而白此事言：‘如来记劜王身，终无虚妄，所言无二。父王无咎而取害之，当生阿鼻地狱中，经历一劫。然今日已离此罪，改其过罪，于如来法中，信根成就，缘此德本，得灭此罪，永无有余，于今身命终当生拍球地狱中；于彼命终当生四天王上；于彼命终生艳天上；于艳天上命终生兜术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；复还以次来至四天王中。大王当知：二十劫中不堕恶趣，恒在天、人中生。最后受身，以信坚固，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名曰除恶辟支佛。’彼王闻此语，便当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亦当告汝，作是语：‘随汝所求要愿，吾不违之。’”是时，长者白世尊言：“我今当持世尊威神至彼王所。”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往彼王所。

尔时，阿阇世王与诸群臣在高殿上，有所讲论。是时，大长者往至王前。王遥见来，语群臣曰：“若当此人今至此所，汝等欲取何为？”或有作是说：“我等当取五兀之。”或言：“当枭其首。”

阿阇世王言：“汝等催取杀之，不须见吾。”

是时，长者闻此语已，极怀恐惧，寻时高声而作是语：“我是佛之所使。”

王闻佛音已，即下座，右膝著地，向如来所，问彼长者曰：“如来何所教敕？”

长者报曰：“世尊记劜圣王而无虚妄，所吐言教，终无有二。如来言：‘王取父王害之，缘此罪本当入阿鼻地狱中，经历一劫；然复寻时改过于如来所，今当生拍球地狱

中；于彼命终当生四天王中；展转生他化自在天中；还复次来生四天王中，二十劫中不堕三恶趣，流转天、人之中。最后受身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名曰除恶辟支佛，出现于世。’”

王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告大长者曰：“汝今欲求何愿？吾当与之。”

长者白王：“所求愿者，王勿见违！”

阿阇世王告曰：“汝今但说欲求何愿，吾不违之。”

长者白王：“毗舍离城人民遇灾，为鬼神所害，不可称计。如今罗刹鬼神极为暴虐！惟愿大王听放世尊至彼国界，令彼鬼神各各驰散！所以然者？我等曾闻：若如来所至到处，天、龙、鬼、神不得其便。惟愿大王听许世尊至彼国界！”

王闻此语已，便长叹息，告长者曰：“此愿极大，非常人之所及！汝若当随吾求城廓、村落、国财、妻子，吾不吝之。我不虑汝，当屈顾世尊；然我先已许所求之愿，今随汝意。”

是时，长者极怀欢喜，即从座起，辞退而去，往至世尊所言：“阿阇世王已许放世尊诣彼国界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并在前，如来自当知时。”

是时，长者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世尊清旦将诸比丘众，前后围绕出迦兰陀竹园所，往诣毗舍离城。尔时，阿阇世王在高楼上，及将持盖一人。尔时，王遥见世尊向彼国界，便自叹息，告左右曰：“我等为此长者所欺，我今复用活为？乃使如来出此国界。”

是时，阿阇世王持五百盖，往送世尊，恐有尘坌身。罗阅城中复有五百宝盖从如来后。是时，释提桓因知世尊心中所念，复以五百宝盖在虚空中，恐有尘土坌如来身；及诸河神复持五百宝盖在虚空中。是时，毗舍离城人民之类闻世尊今当入城，复持五百宝盖，前迎世尊。尔时，有二千五百宝盖悬在空中。

尔时，世尊见此盖已，即时便笑。此是诸佛世尊常法，设如来笑时，口中便有五色光出，青、黄、白、黑、赤。

侍者阿难见此光明，作此思惟：“此是何缘？设世尊笑必有因缘，事不唐尔。”是时，阿难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“如来终不妄笑，笑必当有缘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见此二千五百宝盖供养如来乎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若如来不出家学道者，当二千五百世作转轮圣王，治化人民；以如来出家学道，更不受此宝盖。

“阿难当知：过去久远，有王名善化，治在蜜絺罗国，以法治化，接纳有方，统此阎浮里地，靡不从令者。尔时，彼王有八万四千夫人婇女，皆是刹利种姓。第一夫人名曰日光，亦无儿息继嗣者。

“是时，彼王便作是念：‘我今统此阎浮里地，然今无有儿息。’便向诸山神、树神、天地神明求有儿息。又未经数日之中，夫人怀妊。是时，日光夫人白王言：‘大王当知：我今觉知有娠，宜自将护。’复经八、九月，生一男儿，颜貌端正，面如桃华色。夫人见已，极怀欢喜，往视大王。王见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及八万四千夫人，见生太子，亦各欢喜。

“是时，国王召诸群臣国师、道士，使瞻相之，又与立字，使世称传。尔时，相师前白王言：‘今生太子极为端正，与世有异。其有见者，莫不爱念，今当立名爱念。’自已立字竟，各还所在。是时，国王爱念太子，未曾离目，即与太子起三时讲堂；复以婇女充满其中，与王太子共相娱乐。

“尔时，太子便作是念：‘此中婇女，颇有常存不离世间，亦不变易？然观彼众中，尽皆无常，无有常存于世者，悉是幻伪，无有真实，使人民之类染著爱乐，皆不知远离之。我今复用此为？可舍而学道。’是时，爱念太子即以其日，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；寻即其夜，断诸结缚，思惟有集之法，皆是磨灭，成辟支佛。成佛已，便说此偈：

“‘欲者无常法，变易无实定，

知此为大患，独游不与俱。’

“是时，辟支佛说此偈已，即飞在虚空，绕彼蜜絺罗城三匝。

“是时，国王在高殿上，及诸宫人共相娱乐，见辟支佛绕城三匝，极怀欢喜，不能自胜：‘我今太子，腾在虚空，如彼飞鸟。’又不知成辟支佛，而告之曰：‘儿！今来下至此殿上，与吾共相娱乐。’是时，阿难，彼辟支佛寻下殿上，欲度父母故。时王语曰：‘太子，今日何为著此婇女衣？又剃须发，与人有异？’辟支佛报曰：‘子今所著甚为奇雅，非常人之所习。’时王报曰：‘何缘更不至宫中？’辟支佛言：‘自今已后，不复习欲，亦不乐此五欲之中。’时王语言：‘设不乐此五欲中者，在吾后园中住。’

“尔时，国王即自至园中，造立屋舍。是时，辟支佛欲度父母故，便住彼园馆中受王供养，经历数时，便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。王取舍利而耶维之，于彼处立大神寺。是王复以余日往至园中观看，见彼神寺，凋落坏败；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此是我儿神寺，今已凋坏。’是时，国王即以己盖，覆彼神寺上，皆由爱心未尽。

“是故，阿难，莫作是观！尔时善化王者，即我身是。时，以儿故，以一盖覆寺上，缘此德本，流转天、人之间，数百千变为转轮圣王，或为帝释、梵天。我尔时不知是辟支佛，设我知是辟支佛者，其德不可称量。若如来不成无上正真道者，更二千五百变作转轮圣王，治化天下。以成道故，今有此二千五百盖，自然应现。是谓，阿难，缘此因缘，如来笑耳！承事诸佛，功德乃尔不可称计。是故，阿难，当求方便，供养诸佛世尊。如是，阿难，当作是学！”

是时，世尊将诸比丘众，往诣毗舍离城，住城门中，便说此偈：

“今以成如来，世间最第一，

持此至诚语，毗舍离无他。

复以至诚法，得至涅槃界，

持此至诚语，毗舍离无他。

复以至诚僧，贤圣众第一，

持此至诚语，毗舍离无他。

二足获安隐，四足亦复然，

行道亦吉祥，来者亦复然。

昼夜获安隐，无有触娆者，

持此至诚语，使毗舍无他。”

如来说此语已，是时罗刹、鬼神各自驰走，不安其所，更不复入毗舍离城；诸有疾病之人各得除愈。

尔时，世尊游在猕猴池侧，国土人民承事供养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随其贵贱，各来饭佛及比丘僧，亦受八关斋，不失时节。是时，毗舍离城内，有六师在彼游化。所谓六师者：不兰迦葉、阿夷耑、瞿耶楼、波休迦栴、先比卢持、尼揵子等。是时，六师集在一处，而作是说：“此沙门瞿昙住此毗舍离城，为人民所供养，然我等不为人民所供养。我等可往与彼论议，何者得胜？何者不如？”

不兰迦葉曰：“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不受他语，方便致诘，此非沙门、婆罗门之法；然此瞿昙沙门不受他语，方便致难，我等那得与彼论议？”

阿夷耑言：“无施、无受，亦无与者，亦无今世、后世众生之类，亦无善恶之报。”

瞿耶楼说曰：“在恒水侧杀害人民不可称计，积肉成山；在恒水左，作诸功德，缘此都无善恶之报。”

波休迦栴言：“正使在恒水左，布施、持戒，随时供给不令有乏，亦复无此福报。”

先比卢持言：“无有言语，亦无言语之报，唯默然快乐。”

尼揵子曰：“有言语，亦有言语之报。沙门瞿昙亦是人，我亦是人；瞿昙有所知，我等亦有所知；沙门瞿昙有神足，我亦有神足。若彼沙门现一神足，我等当现二神足；彼现二神足，我现四神足；彼现四，我现八；彼现八，我现十六；彼现十六，我现三十二，恒使增多，终不为彼屈，足得与掬力。设彼不受我等论者，即是彼之咎，人民闻已，不复供养，我等便得供养。”

如是，时有比丘尼闻此语云：“六师集在一处，生此论本：‘沙门瞿昙不受人论，我等足得胜。’”是时，输卢尼比丘尼飞在虚空，向彼六师，而说此偈：

“我师无等伦，最尊无过者，

是彼尊弟子，名曰输卢尼。

汝设有境界，便与我论议，

我当事事报，如师子掩鹿。

且舍我尊师，本无如来者，

我今比丘尼，足能降外道。”

是比丘尼说此语已，六师尚不能仰视颜色，况与论议？

是时，毗舍离城人民之类，遥见比丘尼在虚空中，共六师而论议，然六师不能报之；各各称庆，欢喜无量：“六师今日屈折于彼！”

是时，六师极怀愁忧，出毗舍离城而去，更不入城。

是时，众多比丘闻输卢比丘尼与六师共论而得胜，闻已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输卢比丘尼有大神足，有大威神，智慧多闻。我

长夜恒生此念：‘更无有能与六师共论，唯有如来及此比丘尼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颇见余比丘尼能降伏外道如此比丘尼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诸比丘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能降伏外道，所谓输卢比丘尼是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细滑更乐入。云何为六？所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，是谓六入。凡夫之人，若眼见色，便起染著之心，不能舍离；彼已见色，极起爱著，流转生死，无有解时。六情亦复如是，起染著想，意不能舍离，由是流转，无有解时。

“若世尊贤圣弟子眼见色已，不起染著，无有污心，即能分别此眼是无常之法，苦、空、非身之法。六情亦复如是，不起染污心，分别此六情无常、苦、空、非身之法。当思惟此时，便获二果，于现法中得阿那含、若阿罗汉。犹如有人极饥，欲修治谷麦，扬治令净而取食之，除去饥渴。贤圣弟子亦复如是，于此六情，思惟污露不净，即成道迹，入无余涅槃界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灭此六情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三 等法品第三十九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成就七法者，于现法中受乐无穷，欲得尽漏，便能获之。云何为七法？于是，比丘知法、知义、知时，又能自知，复能知足，亦复知入众中，观察众人，是谓七法。

“云何比丘知法？于是，比丘知法，所谓契经、祇夜、偈、因缘、譬喻、本末、广演、方等、未曾有、广普、授决、生经。若有比丘不知法者，不知十二部经，此非比丘也。以其比丘能解了法故，名为知法。如是，比丘解了于法。

“云何比丘解了于义？于是，比丘知如来机趣，解了深义，无所疑难。若有比丘不解了义者，此非比丘也。以其比丘能知深义故，名为解义也。如是，比丘能分别义。

“云何比丘知其时宜？于是，比丘知其时节，可修观时便修观，可修止时便修止，可默知默，可行知行，可诵知诵，可授前人便授前人，可语知语。若有比丘不知此者，

不知止观进止之宜，此非比丘。若复比丘知其时节，不失时宜，此名为随其方宜。如是，比丘知其时宜。

“云何比丘自能修己？于是，比丘能自知己：‘我今有此见闻念知，有如是智慧，行步进止，恒随正法。’若有比丘不能自知智慧之宜，出入行来，此非比丘也。以其比丘能自修己进止之宜，此名为自修己行。是谓比丘能自知己。

“云何比丘自知止足？于是，比丘能自筹量睡眠、觉寤、坐卧、经行、进止之宜，皆能知止足。若有比丘不能知是者，则非比丘也。以其比丘能解了此故，名为知足。如是，比丘名为知足。

“云何比丘知入大众？于是，比丘分别大众：‘此是刹利种，此是婆罗门众，此是长者众，此是沙门众。我当以此法，宜则适彼众中。’可语可默，皆悉知之。若有比丘不知入众，此非比丘。以其比丘知入大众故，名为知入众也。是谓比丘知入大众也。

“云何比丘知众人根元？比丘当知：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或有一人，欲往至园中亲觐比丘；彼第二人不喜至彼观见比丘。彼人欲至园中亲觐比丘者，此人最为上。

“比丘，复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一人虽至比丘所，然不问其宜；彼第二人亦不往至寺中见比丘。彼至寺人最为第一。

“比丘，复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一人至比丘所问讯时宜；彼第二人不至比丘所问讯时宜。彼人至寺者，最尊第一，出彼人上。

“比丘，复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一人至比丘所，至心听法；彼第二人不至比丘所，不至心听法。彼至心听法者，于彼人最为第一。

“比丘，复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有一人能观察法，受持讽诵；彼第二人，不能受持讽诵。彼人受持讽诵者，于此人上最为第一。

“比丘，复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有一人，闻法解其义；彼第二人，闻法不解其义。彼人闻法解义者，于此人最尊第一。

“比丘，复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有一人闻法，法成就；彼第二人不闻法，法不成就。彼人闻法，法成就者，于此人第一。

“比丘，复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一人闻法能堪忍修行，分别护持正法；第二人不能堪忍修行其法。彼能修行法者，于此诸人最尊第一。犹如牛有酪，由酪有酥，由酥有醍醐，醍醐最为第一，无能及者；此亦如是，若有人能修行者，此人最为第一，无能及者。是谓比丘观察人根。若有人不了此者，则非比丘也。以其比丘闻法分别其义者，此

为最上，如是比丘观察人根。

“若有比丘成就七法者，于现法中快乐无为，意欲断漏亦无有疑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成此七法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三十三天昼度树，本纵广五十由旬，高百由旬，东、西、南、北荫覆五十由旬，三十三天在彼四月自相娱乐。比丘当知：或有是时，彼昼度树华叶凋落，萎黄在地。尔时，诸天见此瑞应，普怀欢喜，欣情内发：‘此树不久当更生华实。’

“比丘当知：或有是时，彼树华实皆悉凋落，捐弃在地。是时，三十三天倍复欢喜，自相谓言：‘此树不久当作灰色。’

“比丘当知：复经历数时，彼树便作灰色。是时，三十三天已见此树而作灰色，甚怀喜悦，自相谓言：‘而今此树已作灰色，不久当生罗网。’

“是时，三十三天见此昼度树已生罗网，不久当生雹节。尔时，三十三天见已，复怀欢喜：‘此树今日已生雹节，不久当复开敷。’

“比丘当知：三十三天已见此树渐渐开敷，各怀欢喜：‘此树已渐渐开敷，不久当尽著华。’

“比丘当知：或有是时，彼树普悉开敷，皆怀欢喜：‘此树今日皆悉著华。’尔时，此香逆风，百由旬内无不闻香者。尔时，诸天四月之中于彼自相娱乐，乐不可计。

“此亦如是，若贤圣弟子意欲出家学道时，如似彼树始欲凋落。

“复次，贤圣弟子捐弃妻财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剃除须发，如似彼树叶落在地。

“比丘当知：若贤圣弟子无贪欲想，除不善法，念持欢喜，游志初禅，似彼昼度树而作灰色。

“复次，贤圣弟子有觉、有观息，内有欢喜，专其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游心二禅，如似彼树而生罗网。

“复次，贤圣弟子念而有护，自觉身有乐，诸贤圣所求，护念具足，游心三禅，如似彼树而生雹节。

“复次，贤圣弟子苦乐已尽，先无愁忧，无苦无乐，护念清净，游志四禅，如似彼树渐渐开敷。

“复次，贤圣弟子尽有漏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而自娱乐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如似彼树皆悉敷华。

“是时，贤圣弟子戒德之香，遍闻四远，无不称誉者，四月之中而自娱乐，游心四禅，具足行本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成戒德之香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七事水喻，人亦如是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云何七事水喻而似人？犹如有人没在水底，如复有人暂出水还没，如复有人出水观看，如复有人出头而住，如复有人于水中行，如复有人出水而欲到彼岸，如复有人已到彼岸。是谓，比丘，七事水喻出现于世。

“彼云何人没在水底而不得出？于是，或有一人不善之法，遍满其体，当经历劫数，不可疗治，是谓此人没在水底。”

“彼何等人出水还没？或有一人信根渐薄，虽有善法而不牢固。彼身、口、意行善，后复身、口、意行不善法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，是谓此人出水还没。

“彼何等人出水观看？于是，或有人有信善根，身、口、意行，更不增益其法，自守而住，彼身坏命终，生阿须伦中，是谓此人出水而观。

“彼何等人出水住者？于是，或有人有信精进，断三结使，更不退转，必至究竟成无上道，是谓此人出水而住。

“彼何等人欲渡水者？于是，或有人信根精进，恒怀渐愧，断三结使，淫、怒、痴薄，来至此世而断苦际，是谓此人欲渡水者。

“彼何等人欲至彼岸？或有人信根精进，断下五结，成阿那含，即彼般涅槃，更不来此世，是谓此人欲至彼岸者也。

“何等人已至彼岸者？于是，或有一人，信根精进而怀惭愧，尽有漏，成无漏，于现法中而自娱乐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于此无余

涅槃界而般涅槃，是谓此人已渡彼岸者也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七人水喻向汝等说。诸佛世尊所应修行接度人民，今已施行。当在闲居静处，若在树下，当念坐禅，勿起懈怠，此是我之教诲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圣王在远国治化，七法成就，不为怨家盗贼所擒获。云何为七？然彼城郭极为高峻，修治齐整，是谓彼王先成就第一之法。复次，彼城门户牢固，是谓彼城成就第二法。复次，彼城外堑极深且广，是谓此城成就第三之法。复次，彼城内多诸谷米，仓库盈满，是谓彼城成就第四之法。复次，彼城饶诸薪草，是谓彼城成就第五之法。复次，彼城多诸器杖，备诸战具，是谓彼城成就六法。复次，彼城主极聪明高才，豫知人情，可鞭则鞭，可治则治，是谓彼城成就七法，外境不能来侵。是谓，比丘，彼城国主成就此七法，外人不得娆近。

“此比丘亦复如是，若成就七法，弊魔波旬不得其便。云何为七？于是，比丘，戒律成就，威仪具足，犯小律尚畏，何况大者！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一之法，弊魔波旬不得其便；犹如彼城，高广极峻，不可沮坏。

“复次，比丘若眼见色，不起想著，亦不兴念，具足眼根，无所缺漏，而护眼根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、亦复如是，亦不起想，具足意根而无乱想，具足拥护意根。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二法，弊魔波旬不得其便；如彼城郭，门户牢固。

“复次，比丘多闻不忘，恒念思惟正法道教，昔所经历皆悉备知。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三法，弊魔波旬不得其便；如彼城郭，外堑极深且广。

“复次，比丘多诸方便，所有诸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具足清净，得修梵行。是谓比丘成就此第四法；如彼城郭，多诸谷米，外寇不敢来侵。

“复次，比丘思惟四增上心之法，亦不脱漏。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五之法，弊魔波旬不得其便；如彼城郭，多诸薪草，外人不能来触娆。

“复次，比丘得四神足，所为无难。是谓比丘成就此第六之法，弊魔波旬不得其便；如彼城内，器杖备具。

“复次，比丘具能分别阴、入、界，亦复分别十二因缘所起之法。是谓比丘成就此七法，弊魔波旬不得其便；如彼城郭之主，聪明高才，可收则收，可舍则舍。

“今此比丘亦复如是，具知分别阴、持、入诸病。若有比丘成就此七法者，弊魔波旬终不得其便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宜，分别阴、持、入及十二因缘，不失次第，便度魔界，不处其中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七神止处。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是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彼云何名为七神识住处？所谓众生若干种身若干种想，所谓人及天也；又复众生若干种身而有一想，所谓梵迦夷天也，初出现世；又复众生一身若干想，所谓光音天也；又复众生一身一想，所谓遍净天也；又复众生无量空，空处天也；又复众生无量识，识处天也；又复众生无有处，无有处天也。是谓，比丘，七识住处。我今已说七识处，诸佛世尊所可施行接度人民，今日已办，当在闲居树下，善修其行，勿有懈怠，此是我之教诲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当于尔时，尊者均头身抱重患，卧在床褥，不能自起居。是时，均头便念：“如来世尊今日不见垂愍，又遭重患，命在不久，医药不接。又闻世尊言：‘一人不度，吾终不舍。’然今独见遗弃，将何苦哉！”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闻均头比丘作是称怨。是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皆集至均头比丘所，问其所疾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将众多比丘渐渐至均头比丘房。是时，均头遥见如来来，即自投地。尔时，世尊告均头曰：“汝今抱患极为笃重，不须下床，吾自有座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均头曰：“汝所患为增为损，不增损乎？有能堪任受吾教也？”

是时，均头比丘白佛言：“弟子今日所患极笃，但有增无损也，所服药草，靡不周遍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瞻视病者竟为是谁？”

均头白言：“诸梵行来见瞻视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均头曰：“汝今堪与吾说七觉意乎？”

均头是时，三自称说七觉意名：“我今堪任于如来前说七觉意法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若能堪任向如来说，今便说之。”

是时，均头白佛言：“七觉意者，何等为七？所谓念觉意，如来之所说，法觉意、精进觉意、喜觉意、猗觉意、定觉意、护觉意。是谓，世尊，有此七觉意者，正谓此耳！”

尔时，尊者均头说此语已，所有疾患，皆悉除愈，无有众恼。是时，均头白世尊言：“药中之盛，所谓此七觉意之法是也。欲言药中之盛者，不过此七觉意，今思惟此七觉意，所有众病皆悉除愈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受持此七觉意法，善念讽诵，勿有狐疑于佛、法、众者，彼众生类所有疾患皆悉除愈。所以然者？此七觉意甚难晓了，一切诸法皆悉了知，照明一切诸法，亦如良药疗治一切众病，犹如甘露食无厌足。若不得此七觉意者，众生之类流转生死。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修七觉意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转轮圣王出现世间时，便有七宝出现世间。所谓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玉女宝、居士宝、典兵宝，是为七宝。是谓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便有此七宝流布世间。

“若如来出现世间时，便有七觉意宝出现世间。云何为七？所谓念觉意、法觉意、精进觉意、喜觉意、猗觉意、定觉意、护觉意，出现于世。若如来出现世间时，便有此七觉意宝出现世间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修此七觉意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转轮圣王出现世间，尔时便选择好地而起城郭，东、西十二由旬，南、北七由旬，土地丰熟，快乐不可言。尔时，彼城外郭，七重围绕，七宝厕其间。所谓七宝者，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、琥珀、玛瑙、砗磲，是谓七宝。复有七宝堑绕彼七重，极为深广，人所难逾，其间皆有金沙。复有七重树兼生其间，然彼树复有七种色：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、砗磲、玛瑙、琥珀。然彼城中周匝有七重门，皆悉牢固

，亦七宝所造。银门以金间施其间，金门以银间错其间，水精门以琉璃间错其间，琉璃门以水精间错其间，玛瑙门以琥珀间错其间，甚为快乐，实不可言。然彼城中四面有四浴池，一一浴池纵广一由旬，自然有水，金、银、水精所造。银池水冻，便成银宝，金池水冻，便成金宝，然转轮圣王以此为用。

“尔时，彼地城中有七种音声。云何为七？所谓贝声、鼓声、小鼓声、钟声、细腰鼓声、舞声、歌声，是谓七种声。尔时，人民以此恒相娱乐，然彼众生无有寒温，亦无饥渴，亦无疾病。然转轮圣王在世游化，成就此七宝及四神足，无有缺减，终无亡失。转轮圣王云何成就七宝？所谓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玉女宝、居士宝、典兵宝。复有千子，极为勇猛，能降伏外寇；此阎浮里地不以刀杖化彼国。”

尔时，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“转轮圣王云何成就轮宝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是时，转轮圣王十五日清旦沐浴洗头，在大殿上玉女围绕。是时，轮宝千辐具足，从东方来而在殿前，光曜煌煌，非人所造，去地七仞，渐渐至王前住。转轮圣王见已，便作是说：‘吾从旧人边闻：转轮王十五日沐浴头、手，在殿上坐，是时轮宝自然从东方来，在王前住。吾今当试此轮宝。’是时，转轮王以右手执轮宝，而作是说：‘汝今以法回转，莫以非法。’是时，轮宝自然回转，又在空中住。转轮圣王复将四部兵，亦在虚空中。是时，轮宝回向东方，转轮圣王亦从宝轮而去。若轮宝住时，是时转轮圣王所将之众，亦在中住。是时，东方粟散王及人民之类，遥见王来，皆悉起迎。又以金钵盛碎银，银钵盛碎金，奉上转轮圣王，而白王言：‘善来！圣王，今此方域人民炽盛，快乐不可称计，惟愿大王当于中治化！’是时，转轮圣王告彼民曰：‘汝等当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，亦莫杀生、窃盗、淫泆，慎莫非法治化。’是时，轮宝复移至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普绥化人民；还来至王治处，去地七仞而住。如是，比丘，转轮圣王成就此轮宝也。”

是时，比丘白世尊言：“转轮圣王云何成就象宝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当知：转轮圣王于十五日中，沐浴澡洗，在大殿上。是时，象宝从南方来，而有六牙，衣毛极白，七处齐整，皆以金、银、珍宝而校饰之，能飞行虚空。尔时，转轮圣王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‘今此象宝极为殊妙，世之希有，体性柔和，不行卒暴，我今当试此象宝。’是时，转轮圣王清旦日欲初出，乘此象宝，游四海外，治化人民。如是，转轮圣王成就象宝。”

是时，比丘白世尊言：“转轮圣王云何成就马宝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是时马宝从西方来，毛衣极青，尾毛朱光，行不移动，能飞在虚空，无所罣碍；见已，极怀喜悦：‘此马宝实为殊妙，今当役之，又体性良善，无有暴疾。吾今当试此马宝。’是时，辅轮圣王即乘此马，经四天下，治化人民，还来至王治处。如是，比丘，转轮圣王成就马宝。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复以何缘成就珠宝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于是，比丘，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是时珠宝从东方来，而有八角，四面有火光，长一尺六寸。转轮圣王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此珠宝极为殊妙，吾今当试之。’是时，转轮圣王夜半悉集四部之兵，以此摩尼宝举著高幢头，是时光明照彼国界十二由旬。尔时，城中人民之类，见此光已，各各自相谓言：‘日今已出，可理家事。’是时，转轮圣王在殿上普见人民已，还入宫中。是时，转轮圣王持此摩尼举著宫内，内外悉明，靡不周遍。如是，比丘，转轮圣王成就此珠宝也。”

尔时，比丘白佛言：“转轮圣王云何成就玉女宝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当知：若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自然有此玉女宝现，颜貌端正，面如桃华色，不长不短，不白不黑，体性柔和，不行卒暴，口气作忧钵华香，身作栴檀香；恒侍从圣王左右，不失时节，常以和颜悦色，视王颜貌。如是，比丘，转轮圣王成就此玉女之宝。”

是时，比丘白佛言：“转轮圣王云何成就居士宝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于是，比丘，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便有此居士宝出现世间，不长不短，身体红色，高才智达，无事不开，又得天眼通。是时，居士来至王所，而白王言：‘惟愿圣王延寿无穷！若王欲须金、银、珍宝者，尽当供给。’是时，居士以天眼观有宝藏者、无宝藏者，皆悉见之。王有所须宝，随时给施。是时，转轮圣王欲试彼居士时，便将此居士度水，未至彼岸，便语居士言：‘我今欲须金、银、珍宝，正尔便办。’长者报曰：‘前至岸上当供给。’转轮圣王言：‘我今此间须宝，不须至岸上。’是时，居士即前长跪叉手向水，寻时水中七宝踊出。是时，转轮圣王语彼长者：‘止！止！居士，更不须宝。’如是，比丘，转轮圣王成就此居士宝也。”

是时，比丘白佛言：“转轮圣王云何成就典兵之宝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于是，比丘，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便有此宝，自然来应，聪明盖世，豫知人情，身体好色，来至转轮圣王所，白圣王言：‘惟愿圣王快自娱乐！若圣王欲须兵众，正尔给办，进止之宜，不失时节。’是时，典兵宝随王所念，云集兵众，在王左右。是时，转轮圣王欲试典兵宝。是时，便作是念：‘使我兵众正尔云集。’寻时，兵

众在王门外。若转轮圣王意欲使兵众住便住，进便进。如是，比丘，转轮圣王成就此典兵之宝。比丘当知：转轮圣王成就此七宝。”

是时，彼比丘白世尊言：“转轮圣王云何成就四神足，快得善利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于是，转轮圣王颜貌端正，世之希有，出过世人，犹彼天子无能及者。是谓转轮圣王成就此第一神足。”

“复次，转轮圣王聪明盖世，无事不练，人中之雄猛，尔时智慧之丰，无过此转轮圣王。是谓成就此第二神足。”

“复次，比丘，转轮圣王无复疾病，身体康强，所可饮食，自然消化，无便利之患。是谓，比丘，转轮圣王成就此第三之神足。”

“复次，比丘，转轮圣王受命极长，寿不可计，尔时人之命，无过转轮圣王之寿。是谓，比丘，转轮圣王成就此第四神足。是谓，比丘，转轮圣王有此四神足。”

尔时，彼比丘白佛言：“若转轮圣王命终之后，为生何处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转轮圣王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，受命千岁。所以然者？转轮圣王自不杀生，复教他人使不杀生；自不窃盗，复教他人使不偷盗；自不淫泆，复教他人使不行淫；自不妄语，复教他人使不妄语；自行十善之法，复教他人使行十善。比丘当知：转轮圣王缘此功德，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。”

尔时，彼比丘便作是念：“转轮圣王甚可贪慕！欲言是人，复非是人；然其实非天，又施行天事，受诸妙乐，不堕三恶趣。若我今日持戒勇猛，所有之福，使将来之世得作转轮圣王者，不亦快哉！”

尔时，世尊知彼比丘心中所念，告彼比丘曰：“今在如来前勿作是念。所以然者？转轮圣王虽成就七宝，有四神足，无能及者，犹不免三恶之趣：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之道。所以然者？转轮圣王不得四禅、四神足，不得四谛，由此因缘，复堕三恶趣。人身甚为难得，遭值八难，求出甚难；生正国中，亦复不易；求善良友，亦复不易；欲与善知识相遇，亦复不易；欲从如来法中学道者，亦复难遇；如来出现，甚不可遭；所演法教，亦复如是，解脱、四谛及四非常，实不可得闻。转轮圣王于此四法，亦不得究竟。若，比丘，如来出现世时，便有此七宝出现世间。如来七觉意宝，至无边究竟，天、人所誉。比丘今日善修梵行，于此现身得尽苦际，用此转轮圣王七宝乎？”

尔时，彼比丘闻如来如是之教，在闲静之处，思惟道教，所以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，欲修无上正业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

尔时，彼比丘便成罗汉。

尔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尊者童真迦葉在舍卫国昼暗园中。

是时，迦葉夜半而经行。尔时，有天来至迦葉所，在虚空中语迦葉言：“比丘当知：此舍夜便有烟，昼日火燃。婆罗门语智者曰：‘汝今持刀凿山，当凿山时，必当见有负物，当拔济之。汝当凿山，当凿山时，必当见山，汝今当舍山。汝今当凿山，当凿山时，必见虾蟆，今当舍虾蟆。汝今当凿山，当凿山时，当见肉聚，已见肉聚，当舍离之。汝今当凿山，当凿山时，当见枷，已见枷，便舍离之。汝今当凿山，已凿山，当见二道，已见二道，当舍离之。汝今当凿山，已凿山，当见树枝，已见树技，当舍离之。汝今当凿山，已凿山，当见龙，已见龙，勿共语，当自归命，慕令得所。’比丘，当善思念此义；设不解者，便往至舍卫城，到世尊所，而问此义。若如来有所说者，善念行之。所以然者？我今亦不见有人、沙门、婆罗门、魔若魔天能解此义者，除如来及如来弟子，若从我闻。”

是时，迦葉报天曰：“此事甚佳！”

尔时，迦葉清旦至世尊所，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尔时，迦葉问世尊曰：“今当问如来义，天之所说，何所趣向？何以故舍夜有烟，昼便火燃？何以故名为婆罗门？何以故名为智者？又言凿山者，其义何所趣向？言刀者，亦所不解。何以故名为负物？又言山者，其义云何？何以故复言虾蟆？何以故复言肉聚？何以故复言枷？何以故复言二道？树枝义其义云何？何以故名龙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舍者，即是形体也，四大色所造，受父母血脉渐渐长大，恒当养食，不令有乏，是分散法。夜有烟者，众生之类心之所念是。昼日火燃者，身、口、意所造行是也。婆罗门者，是阿罗汉也。智者，是学人也。凿山者，精进之心是也。刀者，智慧是也。负物者，是五结也。山者，是骄慢也。虾蟆者，瞋恚心是也。肉聚者，贪欲是也。枷者，五欲是也。二道者，疑是也。树枝者，是无明也。龙者，是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是。彼天所说，其义如是。汝今当熟思惟，不久当尽有漏。”

尔时，迦葉受如来如是之教，在闲静之处，而自修行，所以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者，欲修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尔时，迦葉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迦葉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满愿子亦将五百比丘游本生处。尔时，世尊于罗阅城九十日夏坐已，渐渐在人间游化，来至舍卫城中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众多比丘各散在人间游化，亦来至世尊所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世尊问诸比丘：“汝等为在何处夏坐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在本所生处而受夏坐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等所生之处比丘之中，能自行阿练若，复能称誉阿练若；自行乞食，复教他人使行乞食，不失时宜；自著补纳衣，复教他人使著补纳衣；自修知足，亦复叹誉知足之行；自行少欲，亦复叹说少欲之行；自乐闲静之处，复教他人在闲静之处；自守其行，复教他人使守其行；己身戒具清净，复教他人使修其戒；己身三昧成就，复教他人使行三昧；己身智慧成就，复教他人使行智慧；己身解脱成就，复教他人使行解脱；己身解脱见慧成就，复教他人使行此法，身能教化，不有厌足，说法无懈倦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比丘满愿子于此诸比丘中，堪任教化，己身修阿练若行，亦复叹誉阿练若行；己身著补纳衣，少欲知足，精进勇猛，乞食，乐闲静之处，戒、三昧、智慧、解脱、解脱见慧成就，复教他人使行此法，自能教化，说法无厌足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诸比丘说微妙法。是时，诸比丘闻佛说法已，小停左右，便从座起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舍利弗去世尊不远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尔时，舍利弗便作是念：“今满愿子快得善利！所以然者？诸梵行比丘叹誉其德，然复世尊称可其语，亦不逆之。我当何日与彼人得共相见，与其谈论？”

是时，满愿子于本生处，教化周讫；渐渐人间教化，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渐与说法。是时，满愿子闻说法已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，以尼师檀著右肩上，往诣昼暗园中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，遥见满愿子以尼师檀著右肩上，至彼园中；见已，即往至舍利弗所，白舍利弗言：“世尊常所叹满愿子方至如来所，从佛闻法，今诣园中，尊者宜知是时。”

是时，舍利弗闻比丘语，即从座起，以尼师檀著右肩上，往至彼园中。

是时，满愿子在一树下结跏趺坐，舍利弗亦复在一树下端坐思惟。是时，舍利弗便从座起，往至满愿子所；到已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舍利弗问满愿子曰：“云何，满愿子，为由世尊得修梵行为弟子乎？”

满愿子报曰：“如是！如是！”

时，舍利弗复问曰：“复因世尊得修清净戒乎？”

满愿子言：“非也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为由心清净于如来所，而修梵行乎？”

满愿子报曰：“非也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为见清净于如来所，得修梵行乎？”

满愿子报曰：“非也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云何，为无犹豫，得修梵行乎？”

满愿子报曰：“非也。”

舍利弗曰：“为由行迹清净，得修梵行乎？”

满愿子报曰：“非也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云何于道之中，智修清净，得修梵行乎？”

满愿子报曰：“非也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云何，知见清净，得修梵行乎？”

满愿子报曰：“非也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我今所问：‘于如来所，得修梵行乎？’汝复报吾言：‘如是。’吾复问：‘智慧、心清净，道、知见清净，得修梵行耶？’汝复言：‘非也。’汝今云何于如来所，得修梵行耶？”

满愿子报曰：“戒清净义者，能使心清净；心清净义者，能使见清净；见清净义者，能使无犹豫清净；无犹豫清净义者，能使行迹清净；行迹清净义者，能使道清净；道清净义者，能使知见清净；知见清净义者，能使入涅槃义。是谓于如来所得修梵行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汝今所说义何所趣向？”

满愿子言：“我今当引譬喻解此义，智者以譬喻解此义，智者自寤。犹如今日波斯匿王，从舍卫城至婆祇国，两国中间布七乘车。是时，波斯匿王出城先乘一车；至第二车，即乘第二车，复舍第一车；小复前行，乘第三车而舍第二车；小复前行，乘第四车而舍第三车；小复前行，乘第五车而舍第四车；又复前行，乘第六车而舍第五车；又复前行，乘第七车而舍第六车，入婆祇国。是时，波斯匿王以至宫中。设有人问：‘大王

今日为乘何等车来至此宫？’彼王欲何报？”

舍利弗报言：“设当有人问者，当如是报曰：‘吾出舍卫城，先乘第一车至第二车，复舍第二车乘第三车，复舍第三车乘第四车，复舍第四车乘第五车，复舍第五车乘第六车，复舍第六车乘第七车，至婆祇国。所以然者？皆由前车至第二车，展转相因，得至彼国。’设有人问者，应当作是报之。”

满愿子报曰：“戒清净义，亦复如是，由心清净，得见清净；由见清净，得至除犹豫清净；由无犹豫义，得至行迹清净；由行迹清净义，得至道清净；由道清净义，得至知见清净；由知见清净义，得至涅槃义，于如来所得修梵行。所以然者？戒清净义者，是受入之貌，然如来说使除受入；心清净义亦是受入之貌，然如来说除受入；乃至知见之义亦是受入，如来说除受入，乃至涅槃，如来所得修梵行。若当戒清净，于如来所得修梵行者，凡夫之人亦当取灭度。所以然者？凡夫之人亦有此戒法。世尊所说者，以次成道，得至涅槃界，非独戒清净，得至灭度。犹如有人欲上七重楼上，要当以次而至；戒清净义，亦复如是，渐渐至心，由心至见，由见至无犹豫，由无犹豫，得至净于行迹，由净行迹得至于道，由于净道得至知见，由净知见得至涅槃。”

是时，舍利弗即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快说此义。汝今为名何等？诸比丘梵行之人，称汝何等号？”

满愿子言：“我今名为满愿子，母姓弥多那尼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满愿子，贤圣法中实无等伦！怀抱甘露，演布无穷，我今所问甚深之义，汝尽演说。设当诸梵行人以首戴行世间，犹不能得报其恩！其有来亲近问讯者，彼人快得善利！我今亦得其善利，承受其教。”

满愿子报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汝今为名何等？诸比丘为何等号？”

舍利弗报曰：“我名忧波提舍，母名舍利，诸比丘号吾为舍利弗。”

满愿子言：“我今与大人共论，先亦不知法之大主来至此间。设当知尊者舍利弗来至此者，亦无此辩共相酬答。然尊问此甚深之义，寻时发遣。善哉！舍利弗，佛弟子中最为上首，恒以甘露法味而自娱乐。设当诸梵行人，以首戴尊者舍利弗行世间，从岁至岁，犹不能报斯须之恩。其有众生来问讯尊者、亲近者，彼人快得善利，我等亦快得善利！”

尔时，二贤在彼园共如是论议。

是时，二人各闻所说，欢善奉行！

等法及昼度，水及城郭喻，

识、均头、二轮，波蜜及七车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四 七日品第四十之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食后皆集普会讲堂，作如是论议：“此须弥山极为广大，非众山之所及，甚奇！甚特！高广极峻。如是，不久当复坏败，无有遗余。依须弥山更有大山，亦复坏败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闻众多比丘而作是论，即从座起，往至彼讲堂所，即就坐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在此为何等论？欲何所施行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诸人集此，论其法事，向所论说，皆自如法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比丘，汝等出家正应法论，亦复不舍贤圣默然。所以然者？若比丘集聚一处，当施行二事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当共法论，二者、当贤圣默然。汝等论此二事，终获安隐，不失时宜。汝等向者，作何等如法之议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今众多比丘来集此堂，作如是论议：‘甚奇！甚特！此须弥山极高广大，然此须弥山如是不久当复败坏，及诸四面铁围山亦当如是坏败。’向者，集此作如法论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等欲闻此世间境界坏败之变乎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今正是时，惟愿世尊以时演说，使众生之类心得解脱！”

世尊告诸比丘曰：“汝等善思念之，藏在心怀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须弥山者极为广大，非众山所及。若比丘欲知须弥山，出水上高八万四千由旬，入水亦深八万四千由旬。然须弥山四种宝所造：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。又有四角，亦四种所造：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。金城银郭，银城金郭，水精城琉璃郭，琉璃城水精郭。然须弥山上有五种天在彼居止，皆由宿缘而住彼间。云何为五？所谓彼银城中，有细脚天在彼居止；彼金城中，有尸利沙天在彼居止；水精城中，有欢悦天在彼居止；琉璃城中，有力盛天在彼居止；金、银城中间，毗沙门天王在彼居住，将诸阅叉不可称计；金城、水精城中间，有毗留博叉天王，将诸龙神在彼居止；水精城、琉璃城中间，有毗留勒叉天王在彼居止；琉璃城、银城中间，有提头赖吒天王在彼居止。

“比丘当知：须弥山下有阿须伦居止。若阿须伦欲与三十三天共斗时，先与细脚天共斗；设得胜，复至金城与尸利沙天共斗；已胜尸利沙天，复至水精城与欢悦天共斗；已胜彼，复至琉璃城；已胜彼天，便共三十三天共斗。

“比丘当知：须弥山顶三十三天在彼居止，昼夜照明，光自相照，故致此耳！依须弥山日月流行，日天子城郭纵广五十一由旬，月天子城郭纵广三十九由旬，最大星纵广一由旬，最小星纵广二百步。须弥山顶东、西、南、北，纵广八万四千由旬，近须弥山南有大铁围山，长八万四千里，高八万里。又此山表，有尼弥陀山围彼山；去尼弥陀山，复有山名佉罗山；去此山，复更有山名伊沙山；去此山，复更有山名马头山；去马头山，复更有山名毗那耶山；次毗那耶有山名铁围、大铁围山。

“铁围中间有八大地狱，一一地狱有十六隔子。然彼铁围山于阎浮里地多所饶益。阎浮里地设无铁围山者，此间恒当臭处。铁围山表有香积山，香积山侧有八万四千白象王，止住彼间，各有六牙，金银校饰。彼香山中有八万四千窟，诸象在彼居止，皆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所造。最上象者，释提恒因躬自乘之，最下象者，转轮圣王乘之。香积山侧有摩陀池水，皆生优钵莲华、拘牟头华，然彼诸象掘根而食。摩陀池水侧复有山名优阇伽罗，然彼山皆生若干种草木，鸟狩虫蠡悉在彼间。依彼山，皆有神通得道之人而往彼间。次复有山名般荼婆，次复有山名耆阇崛山，此是阎浮里地所依之处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或有是时，若此世间欲坏败时，然天不降雨，所种生苗不复长大，诸有小河泉源皆悉枯竭。一切诸行皆归无常，不得久住。比丘当知：或有是时，此四大驶河，所谓恒伽、私头、死陀、婆叉，亦复枯竭而无遗余。如是，比丘，无常百变正谓此耳！

“比丘，或有是时，若此世间有二日出时，是时百草树木皆悉凋落。如是，比丘，无常变易，不得久停，是时诸泉源小水皆悉枯竭。比丘当知：若二日出时，尔时四大海水百由旬内皆悉枯竭，渐渐至七百由旬，水自然竭。

“比丘当知：若世间三日出现时，四大海水千由旬内，水自然竭，渐渐乃至七千由旬，水自然竭。

“比丘当知：若四日出现世时，四大海水深千由旬在。如是，比丘，一切诸行皆悉无常，不得久住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或有是时，若世间有五日出时，是时四大海水，余有七百由旬水，渐渐至百由旬。比丘当知：若五日出时，是时海水一由旬在，渐渐水竭而无遗余。若五日出时，余正有七尺水在，五日出时，海水尽竭，无有遗余。比丘当知：一切行无常，不

得久住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或有是时，六日出时，此地厚六万八千由旬皆悉烟出，须弥山亦渐渐融坏。若六日出时，此三千大千国土皆悉融坏。犹如陶家烧瓦器也，是时，三千大千刹土亦复如是，洞燃火出，靡不周遍。比丘当知：若六日出时，八大地狱亦复消灭，人民命终。依须弥山五种之天，亦复命终。三十三天、艳天乃至他化自在天，亦复命终，宫殿皆空。若六日出时，是时须弥山及三千大千刹土，皆悉洞燃而无遗余。如是，比丘，一切行无常，不得久住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或有是时，若七日出，是时此地虽厚六万八千由旬，及三千大千刹土皆悉火起。若复七日出时，此须弥山渐渐融坏，百千由旬自然崩落，永无有余，亦复不见尘烟之分，况见灰乎？是时，三十三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宫殿，皆悉火燃，此间火炎乃至梵天上。新生天子在彼天宫者，由来不见劫烧，见此炎光，普怀恐惧，畏为火所烧；然彼旧生天子等曾见劫烧，便来慰劳后生天子：‘汝等勿怀恐惧，此火终不来至此间。’比丘当知：七日出时，从此间至六天，乃至三千大千刹土，悉为灰土，亦无形质之兆。如是，比丘，一切行无常，不可久保，皆归于尽！尔时，人民命终，尽生他方刹土，若生天上。设复地狱中众生宿罪已毕，生天上、若他方刹土；设彼地狱众生罪未毕者，复移至他方刹土。比丘当知：若七日出时，无复日月光明星宿之兆，是时日月已灭，无复昼夜。是谓，比丘，由缘报故，致此坏败。

“比丘复当知：劫还成就时，或有是时，火还自灭，虚空之中有大云起，渐渐降雨。是时，此三千大千刹土，水遍满其中，水乃至梵天上。比丘当知：是时此水渐渐停住而自消灭。复有风起，名曰随岚，吹此水聚著一处。是时，彼风起千须弥山、千祇弥陀山、千尼弥陀山、千佉罗山、千伊沙山、千毗那耶山、千铁围山、千大铁围山；复生八千地狱，复生千马头山、千香积山、千般荼婆山、千优阇伽罗山、千阎浮提、千瞿耶尼、千弗于逮、千郁单曰；复生千四海水，复生千四天王宫、千三十三天、千艳天、千兜术天、千化自在天、千他化自在天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或有是时，水灭地复还生。是时，地上自然有地肥，极为香美，胜于甘露。欲知彼地肥气味，犹如甜蒲桃酒。比丘当知：或有此时，光音天自相谓言：‘我等欲至阎浮提，观看彼地形还复之时。’光音天子来下世间，见地上有此地肥，便以指尝著口中而取食之。是时，天子食地肥多者，转无威神，又无光明，身体遂重而生骨肉，即失神足，不复能飞。又彼天子食地肥少者，身体不重，亦复不失神足，亦能在虚空中飞行。

“是时，天子失神足者，皆共号哭自相谓言：‘我等今日极为穷厄，复失神足，即住世间，不能复还天上，遂食此地肥。’各各相视颜色。彼时天子欲意多者，便成女人，遂行情欲，共相娱乐。是谓，比丘，初世成时，有此淫法，流布世间，是旧常之法，女人必出于世；亦复旧法，非适今也。

“是时，余光音天见此天子以堕落，皆来呵骂而告之曰：‘汝等何为行此不净之行？’是时，众生复作是念：‘我等当作方便，宜共止宿，使人不见。’转转作屋舍，自覆形体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因缘，今有屋舍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或有是时，地肥自然入地，后转生粳米，极为鲜净；亦无皮表，极为香好，令人肥白；朝收暮生，暮收朝生。是谓，比丘，尔时始有此粳米之名生。比丘，或有是时，人民懈怠，不勤生活。彼人便作是念：‘我今何为日日收此粳米？应当二日一收。’是时，彼人二日一收粳米。尔时，人民展转怀妊，由此转有生分。

“复有众生语彼众生言：‘我等共取粳米。’是时，彼人报曰：‘吾已取二日食粮。’此人闻已，复生此念：‘我当储四日食粮。’即时办四日食粮。复有众生语彼众生：‘可共相将外收粳米。’此人报曰：‘吾已收四日食粮。’彼人闻已，便生此念：‘吾当办八日食粮。’即办八日食储。尔时，彼粳米更不复生。”

“是时，众生各生此念：‘世间有大灾患，今此粳米遂不如本，今当分此粳米。’即时分粳米。尔时，众生复生此念：‘我今可自藏粳米，当盗他粳米。’是时，彼众生自藏粳米，便盗他粳米。彼主见盗粳米，语彼人曰：‘汝何故取吾粳米？今舍汝罪，后莫更犯。’尔时，世间初有此盗心。是时，复有众生闻此语，复自生念：‘我今可自藏粳米，当盗他粳米。’是时，彼众生便舍己物，而取他物。彼主见已，语彼人曰：‘汝今何为取我粳米乎？’然彼人默然不对。是时，物主即时手拳相加，自今已后，更莫相侵。

“是时，众多人民闻众生相盗，各共云集，自相谓言：‘世间有此非法，各共相盗，今当立守田人，使守护田。其有众生聪明高才者，当立为守田主。’是时，即选择田主而语之曰：‘汝等当知世间有此非法窃盗，汝今守田当雇其直，诸人民来取他粳米者，即惩其罪。’尔时，即安田主。比丘当知：尔时，其守田者，号为刹利种。皆是旧法，非为今法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始有刹利种，姓中之上者，

聪明高才人，天人所敬待。

“尔时，其有人民侵他物者，是时刹利取惩罚之。然复彼人不改其愆，故复犯之，是时刹利之主敕作刀杖，取彼人而枭其首。尔时，世间初有此杀生。是时，众多人民闻此教令：‘其有窃盗粳米者，刹利主即取杀之。’皆怀恐惧，衣毛皆竖，各作草芦，于中坐禅，修其梵行，而一其心，舍离家业、妻子、儿妇，独静其志，修于梵行。因此已来，而有婆罗门之名姓。是时，便有此二种姓出现世间。

“比丘当知：彼时由盗故便有杀生，由杀故便有刀杖。是时，刹利主告人民曰：‘其有端正高才者，当使统此人民。’又告之曰：‘其有人民窃盗者，使惩其罪。’尔时，便有此毗舍种姓，出现于世。

“尔时，多有众生便生此念：‘今日众生之类各共杀生，皆由业之所致也，今可来往周旋以自生活。’尔时，便有首陀罗种姓，出现世间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初有刹利种，次有婆罗门，

第三名毗舍，次复首陀姓。

有此四种姓，渐渐而相生，

皆是天身来，而同为一色。

“比丘当知：尔时，有此杀、盗心，无复有此自然粳米。尔时，便有五种谷子：一者、根子，二者、茎子，三者、枝子，四者、华子，五者、果子，及余所生之种子，是谓五种之子。皆是他方刹土风吹使来，取用作种以此自济。如是，比丘，世间有此瑞应，便有生、老、病、死，致使今日有五盛阴身，不得尽于苦际，此名为劫成败时之变易也。吾与汝说，诸佛世尊常所应行，今尽与汝说之。当乐闲居静处，当念坐禅，勿起懈怠，今不精诚，后悔无益。此是我之教诲也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摩竭国王阿阇世，在群臣中而作是说：“此拔祇国极为炽盛，人民众多，吾当攻伐，摄彼邦土。”

是时，阿阇世王告婆利迦婆罗门曰：“汝今往至世尊所，持吾姓名，往问讯世尊，礼敬承事云：‘王阿阇世言白世尊言：意欲攻伐拔祇国，为可尔不？’设如来有所说者，汝善思惟，来向吾说。所以然者？如来语终不有二。”

是时，婆罗门受王教敕，往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婆罗门白佛言：“王阿阇世礼敬世尊，承事问讯！”又复重白：“意欲往攻伐拔祇大国，先来问佛为可尔不？”

尔时，彼婆罗门以衣覆头脚，著象牙屐，腰带利剑，不应说法。

是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若拔祇人民修七法者，终不为外寇所坏。云何为七？若当拔祇国人民，尽集一处而不散者，便不为他国所坏，是谓初法不为外寇所败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拔祇国人上下和顺，拔祇人民不为外人所擒，是谓，阿难，第二之法不为外寇所坏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拔祇国人亦不淫他，著他女人色，是谓第三之法不为外寇所坏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拔祇国不从此间而传至彼，亦复不从彼间传来至此，是谓第四之法不为外寇所坏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拔祇国人供养沙门、婆罗门，承事礼敬梵行人者，是谓第五之法，是时便不为外寇所所坏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拔祇国人民不贪著他财宝者，是谓第六法不为外寇所坏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拔祇国人民皆同一心，不向神寺，专精其意，便不为外寇所坏也，是谓第七之法不为外寇所坏。是谓，阿难，彼拔祇人修此七法者，终不为外人所坏。”

是时，梵志白佛言：“设当彼人成就一法，犹不可坏，何况七法而可坏乎？止！止！世尊，国事猥多，欲还所止。”尔时，梵志即从座起而去。

彼梵志去不远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七不退转法。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为七不退转之法？比丘当知：若比丘共集一处，皆共和顺，上下相奉，转进于上，修诸善法而不退转，亦不为魔所得便，是谓初法不退转。

“复次，众僧和合，顺从其教，转进于上而不退转，不为魔王所坏，是谓第二之法不退转也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不著事务，不修世荣，转进于上，不为魔天所得其便，是谓第三不退转之法也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不讽诵杂书，终日策役其情意，转进于上，不为魔王得其便，是谓第四不退转之法也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勤修其法，除去睡眠，恒自警寤，转进于上，不为弊魔而得其便，是谓第五不退转之法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不学算术，亦不使人习之；乐闲静之处，修习其法，转进于上，不为弊魔得其便也，是谓第六不退转之法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起一切世间不可乐想，习于禅行，忍诸法教，转进于上，不为魔所得其便，是谓第七不退转法也。若有比丘成就此七法，共和顺者，便不为魔得其便也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言：

“除去于事业，又非思惟乱，

设不行此者，亦不得三昧。

能乐于法者，分别其法义，

比丘乐此行，便致三昧定。

“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成此七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七使，汝等善思念之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为七？一者、贪欲使，二者、瞋恚使，三者、骄慢使，四者、痴使，五者、疑使，六者、见使，七者、欲世间使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七使，使众生之类，永处幽暗，缠结其身，流转世间，无有休息，亦不能知生死根原。犹如彼二牛，一黑一白，共同一轭，共相牵引，不得相远。此众生类，亦复如是，为此贪欲使、无明使所缠结，不得相离，其余五使，亦复追从，五使适从，七使亦然。若凡夫之人，为此七使所缚，流转生死，不得解脱，不能知苦之元本。

“比丘当知：由此七使，便有三恶趣：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；由此七使，不能得度弊魔境界。然此七使之法复有七药。云何为七？贪欲使者，念觉意治之；瞋恚使者，法觉意治之；邪见使者，精进觉意治之；欲世间使者，喜觉意治之；骄慢使者，猗觉意治之

；疑使者，定觉意治之；无明使者，护觉意治之。是谓，比丘，此七使用七觉意治之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我本未成佛道为菩萨行，坐道树下，便生斯念：‘欲界众生为何等所系？’复作是念：‘此众生类为七使流转生死，永不得解脱；我今亦为此七使所系，不得解脱。’尔时，复作是念：‘此七使为用何治之？’复重思惟：‘此七使者当用七觉意治之，我当思惟七觉意。’思惟七觉意时，有漏心尽，便得解脱，后成无上正真之道，七日之中结跏趺坐，重思惟此七觉意。是故，诸比丘，若欲舍七使者，当念修行七觉意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有奉行！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七种之人可事、可敬，是世间无上福田。云何为七种人？所谓七人者：一者、行慈，二者、行悲，三者、行喜，四者、行护，五者、行空，六者、行无想，七者、行无愿。是谓七种之人可事、可敬，是世间无上福田。所以然者？其有众生行此七法者，于现法中获其果报。”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何以故不说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佛，乃说此七事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行慈七人其行，与须陀洹乃至佛其事不同；虽供养须陀洹乃至佛，不现得报；然供养此七人者，于现世得报。是故，阿难，当勤加勇猛成办七法。如是，阿难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毗舍离猕猴池侧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是时，世尊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及将阿难入毗舍离乞食。

尔时，毗舍离城内有大长者名毗罗先，饶财多宝，不可称计；然复悭贪，无惠施之心，唯食宿福，更不造新。尔时，彼长者将诸婇女在后宫作倡伎乐，自相娱乐。

尔时，世尊往诣彼巷，知而问阿难曰：“今闻作倡伎乐，为是何家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是毗罗先长者家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长者却后七日命终，当生涕哭地狱中。所以然者？此是常法，若断善根之人，命终之时，皆生涕哭地狱中。今此长者宿福已尽，更不造新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颇有因缘使此长者七日不命终乎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无此因缘得不命终！昔所种行，今日已尽，此不可免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颇有方宜令此长者不生涕哭地狱乎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有此方宜可使长者不入地狱耳！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何等因缘使长者不入地狱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设此长者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出家学道者，便得免此罪也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今我能使此长者出家学道。”

尔时，阿难辞世尊已，往至彼长者家，在门外立。是时，长者遥见阿难来，即出奉迎，便请使坐。时，阿难语长者曰：“今我是一切智人边闻，然如来今记：汝身却后七日当身坏命终，生涕哭地狱中。”

长者闻已，即怀恐惧，衣毛皆竖，白阿难曰：“颇有此因缘使七日之中不命终乎？”

阿难告曰：“无此因缘令七日中得免命终。”

长者复白言：“颇有因缘我今命终不生涕哭地狱中乎？”

阿难告曰：“世尊亦有此教：若当长者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出家学道者，便不入地狱中。汝今可宜出家学道，得到彼岸。”

长者白言：“阿难并在前去，我正尔当往。”

是时，阿难便舍而去。长者便作是念：“言七日者犹尚为远，吾今宜可五欲自娱乐，然后当出家学道。”是时，阿难明日复至长者家，语长者曰：“一日已过，余有六日在，可时出家。”

长者白言：“阿难并在前，正尔当寻从。”

然彼长者犹故不去。是时，阿难二日、三日乃至六日至长者家，语长者曰：“可时出家，后悔无及。设不出家者，今日命终，当生涕哭地狱中。”

长者白阿难曰：“尊者并在前，正尔当随后。”

阿难告曰：“长者，今日以何神足至彼间，方言先遣吾耶？但今欲共一时俱往！”

是时，阿难将此长者往至世尊所，到已，头面礼足，白佛言：“今此长者欲得出家学道，惟愿如来当与剃除须发，使得学道！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今躬可度此长者。”

是时，阿难受佛教敕，即时与长者剃除须发，教令著三法衣，使学正法。是时，阿难教彼比丘曰：“汝当念修行：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、念休息、念安般、念身、念死，当修行如是之法。是谓，比丘，行此十念者，便获大果报，得甘露法味。”

是时，毗罗先修行如是法已，即其日命终，生四天王中。

是时，阿难即阇维彼身，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向者，比丘毗罗先者今已命终，为生何处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今此比丘命终生四天王中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于彼命终当生何处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于彼命终当生三十三天，展转生艳天、兜术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，从彼命终复还来生，乃至四天王中。是谓，阿难，毗罗先比丘七变周旋天人之中，最后得人身，出家学道，当尽苦际。所以然者？斯于如来有信心故。

“阿难当知：此阎浮提地南北二万一千由旬，东西七千由旬，设有人供养阎浮里地人，其福为多不？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甚多！甚多！世尊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若有众生如犗牛顷，信心不绝修行十念者，其福不可量，无有能量者。如是，阿难，当求方便，修行十念。如是，阿难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当说极妙之法，初、中、竟善，义理深邃，具足得修梵行，此经名为净诸漏法，汝等善思念之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云何名为净诸漏法？或有有漏缘见得断，或有有漏恭敬得断，或有有漏亲近得断，或有有漏远离得断，或有有漏娱乐得断，或有有漏威仪得断，或有有漏思惟得断。

“彼云何有漏由见得断？于是，凡夫之人不睹圣人，不顺从如来之法，不能拥护贤圣之法，不亲近善知识，不与善知识从事。其闻法所应思惟法者亦不分别，不应思惟者而思惟之。未生欲漏而生，已生欲漏便增多；未生有漏而生，已生有漏便增多；未生无

明漏而生，已生无明漏便增多。此法不应思惟而思惟之。

“彼云何法应思惟，然不思惟此法？所言思惟法者，未生欲漏使不生，已生欲漏而灭之；未生有漏令不生，已生有漏而灭之；未生无明漏令不生，已生无明漏而灭之。是谓此法应可思惟而不思惟，所不应思惟者便思惟之。所应思惟者复不思惟之，未生欲漏而生，已生欲漏而增多；未生有漏而生，已生有漏而增多；未生无明漏而生，已生无明漏而增多。彼人作如是思惟：‘云何有过去久远？我今当有过去久远？’或复思惟：‘无过去久远？云何当有过去久远？为谁有过去久远？云何复有当来久远？我今当有将来久远？’或复言：‘无将来久远？云何当有将来久远？为谁有将来久远？云何有此众生久远？此众生久远为从何来？从此命终当生何处？’彼人起此不祥之念，便兴六见，展转生邪见想：有我见审有此见；无有我见审兴此见；有我见无我见于中起审见；又复自观身，复兴此见；于己而不见己，复兴此见；于无我而不见无我，于中起此见。尔时，彼人复生此邪见：我者即是今世，亦是后世，常存于世而不朽败，亦不变易，复不移动，是谓名为邪见之聚。邪见、灾患、忧、悲、苦、恼，皆由此生而不可疗治，亦复不能舍，逐增苦本。由是不为沙门之行、涅槃之道。

“又复，比丘，贤圣弟子修其法，不失次叙，善能拥护，与善知识共从事，彼能分别；不可思惟法亦能知之，所可思惟法亦能知之；彼所不应思惟法亦不思惟之，所应思惟法而思惟之。

“彼云何不应思惟法而不思惟之？于是，诸法未生欲漏而生，已生欲漏而增多；未生有漏而生，已生有漏而增多；未生无明漏而生，已生无明漏而增多。是谓此法不应思惟者而不思惟之。

“彼何等法应思惟者而思惟之？于是，诸法未生欲漏而不生，已生欲漏而灭之；未生有漏而不生，已生有漏而灭之；未生无明漏而不生，已生无明漏而灭之。是谓此法应可思惟而思惟之。

“彼不应思惟者亦不思惟之，可思惟者便思惟之，彼作如是思惟，便灭三法。云何为三？身邪、戒盗、疑。设不知、见，则增有漏之行；设见、闻、念、知者，则不增有漏之行；已知、已见，有漏便不生。是谓此漏见所断也。

“彼云何漏恭敬所断？于是，比丘，堪忍饥寒、勤苦、风雨、蚊虻、恶言、骂辱，身生痛恼，极为烦疼，命垂欲断，便能忍之。若不尔者，便起苦恼；设复能堪忍者，如是不生。是谓此漏恭敬所断。

“彼云何漏亲近所断？于是，比丘，持心受衣，不兴荣饰，但欲支其形体，欲除寒热，欲令风雨不加其身，又覆形体不令外露。又持心随时乞食，不起染著之心，但欲趣支形体，使故痛得差，新者不生；守护众行，无所触犯，长夜安隐而修梵行，久存于世。复持心意亲近床座，亦不著荣华服饰，但欲除饥寒、风雨、蚊虻之类，趣支其形，得行道法。又复持心亲近医药，不生染著之心；于彼医药，但欲使疾病除愈故，身体得安隐。设不亲近者，则生有漏之患；若亲近，则无有漏之患。是谓此漏亲近所断。

“彼云何有漏远离所断？于是，比丘，除去乱想，犹如恶象、骆驼、牛、马、虎、狼、狗、蛇蚖、深坑、危岸、柘棘、峻崖、湿泥，皆当远离之。莫与恶知识从事，亦复不与恶人相近。能熟思惟，不去心首，设不将护者，则生有漏；设拥护者，则不生有漏。是谓有漏远离所断。

“彼云何有漏娱乐所断？于是，比丘，生欲想而不舍离，设起瞋恚想亦不舍离，设复起疾想亦不舍离。设不舍离者，则生有漏；设能舍离者，便能不起有漏。是谓此漏娱乐所断。

“云何有漏威仪所断？于是，比丘，若眼见色不起色想，亦不起染污之心，具足眼根，亦无缺漏而护眼根；若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细滑、意知法，都不起染污之心，亦不起想著而护意根。若不摄其威仪，则生有漏；若摄其威仪者，则无有漏之患。是谓此漏威仪所断。

“彼何等有漏思惟所断？于是，比丘，修念觉意，依无欲，依无污，依灭尽而求出要；修法觉意、精进觉意、喜觉意、猗觉意、定觉意、护觉意，依无欲、依无污、依灭尽而求出要。若不修此者，则生有漏之患；设能修者，则不生有漏之患。是谓此漏思惟所断。

“若复，比丘，于比丘中诸所有漏，见断者便见断之，恭敬断者便恭敬断之，亲近断者亲近断之，远离断者远离断之，娱乐断者娱乐断之，威仪断者威仪断之，思惟断者思惟断之。是谓，比丘，具足一切威仪，能断结、去爱，度于四流，渐渐越苦。是谓，比丘，除有漏之法，诸佛世尊常所施行慈念一切有形之类，今已施行。汝等常乐闲居树下，勤加精进，勿有懈怠。今不勤加者，后悔无益！此是我之训教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五 七日品之二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阿逾阇江水边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时，大均头在闲静之处，而作是念：“颇有此义增益功德，为无此理？”是时，均头即从座起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均头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向者在闲静之处，而作是念：‘颇有此理，所行众事，得益功德耶？’我今问世尊，惟愿说之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可得增益功德。”

均头白佛言：“云何得增益功德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增益有七事，其福不可称量，亦复无人能算计此者。云何为七？于是，族姓子、若族姓女未曾起僧伽蓝处，于中兴立者，此初福不可计。

“复次，均头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能持床座施彼僧伽蓝者及与比丘僧，是谓，均头，第二之福不可称计。

“复次，均头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以食施彼比丘僧，是谓，均头，第三之福不可称计。

“复次，均头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以遮雨衣给施比丘僧者，是谓，均头，第四功德其福不可量。

“复次，均头，若族姓子、女若以药施比丘僧者，是谓第五之福不可称计。

“复次，均头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旷野作好井者，是谓，均头，第六之功德也，不可称计。

“复次，均头，善男子、善女人近道作舍，使当来过去得止宿者，是谓，均头，第七功德不可称计。

“是谓，均头，七功德之法其福不可量。若行，若坐，正使命终，其福随后，如影随形，其德不可称计。言当有尔许之福，亦如大海水不可升斗量之，言当有尔许之水，此七功德亦复如是，其福不可称限。是故，均头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当求方便，成办七功德。如是，均头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均头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当修行死想，思惟死想。”

时，彼座上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我常修行、思惟死想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云何思惟、修行死想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思惟死想时，意欲存七日，思惟七觉意，于如来法中多所饶益，死后无恨。如是，世尊，我思惟死想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止！止！比丘，此非行死想之行，此名为放逸之法。”

复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我能堪任修行死想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云何修行、思惟死想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我今作是念：‘意欲存在六日，思惟如来正法已，便取命终，此则有所增益。’如是思惟死想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止！止！比丘，汝亦是放逸之法，非思惟死想也。”

复有比丘白佛言：“欲存在五日。”或言四日，或言三日、二日、一日者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止！止！比丘，此亦是放逸之法，非为思惟死想。”

尔时，复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我能堪忍修行死想。”比丘白佛言：“我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；乞食已，还出舍卫城，归所在，入静室中，思惟七觉意而取命终。此则思惟死想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止！止！比丘，此亦非思惟、修行死想。汝等诸比丘所说者，皆是放逸之行，非是修行死想之法。”

是时，世尊重告比丘：“其能如婆迦利比丘者，此则名为思惟死想。彼比丘者，善能思惟死想，厌患此身恶露不净。若比丘思惟死想，系意在前，心不移动，念出入息往还之数，于其中间思惟七觉意，则于如来法多所饶益。所以然者？一切诸行皆空、皆寂，起者、灭者皆是幻化，无有真实。是故，比丘，当于出入息中思惟死想，便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。如是，比丘，当知作如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即敕群臣：“速严宝羽之车，吾欲往世尊所，礼拜问讯。”

是时，大王即出城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如来与无央数之众，围绕说法。是时，七尼揵子，复有七裸形人，复有七黑梵志，复有七裸形婆罗门，去世尊不远而过。

是时，波斯匿王见此诸人去世尊不远而过，即白佛言：“观此诸人经过不住，皆是少欲知足，无有家业。今此世间阿罗汉者，此人最为上首。所以然者？于众人中极为苦

行，不贪利养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王，竟未识真人罗汉，不以裸形露体名为阿罗汉。大王当知：此皆非真实之行，当念观察久远来变，又复当观可亲、知亲、可近、知近。所以然者？过去久远世时有七梵志，在一处学，年极衰弊，以草为衣裳，食以果蓏，起诸邪见，各生此念：‘我等持此苦行之法，使后作大国王，或求释、梵、四天王。’

“尔时，有阿私陀天师是诸婆罗门祖父，知彼梵志心中所念，即从梵天上没，来至七婆罗门所。是时，阿私陀天师去天服饰，作婆罗门形，在露地经行。是时，七梵志遥见阿私陀经行，各怀瞋恚，而作是语：‘此是何等著欲之人？在我等梵行人前行，今当咒灰灭之。’是七梵志即手掬水洒彼，梵志咒曰：‘汝今速为灰土！’然婆罗门遂怀瞋恚，天师颜色倍更端正。所以然者？慈能灭瞋。是时，七梵志便作是念：‘我等将不为禁戒退转乎？我等正起瞋恚，彼人便自端正。’

“尔时，七人与天师便说此偈：

“‘为天乾沓和？罗刹鬼神乎？

是时名何等？我等欲知之。’

“是时，阿私陀天师即时报偈曰：

“‘非天乾沓和，非鬼罗刹神，

天师阿私陀，今我身是也。

“‘我今知汝心中所念，故从梵天上来下耳！梵天去此极为玄远，彼帝释身亦复如是，转轮圣王亦不可得，不可以此苦行作释、梵、四天王，’

“是时，天师阿私陀便说此偈：

“‘心内苦干念，外服而粗犷，

但勤修正见，远离于恶道。

心戒清净行，口行亦复然，

远离于恶念，必当生天上。’

“是时，七梵志白天师曰：‘审是天师乎？’报曰：‘是也。但念梵志不以裸形得生天上；未必修此苦行，得生梵天之处；又非露暴形体，作若干苦行，得生彼处；能摄心意，使不移动，便生天上。不可以卿等所习得生彼处。’大王，观察此义，不以裸形

名为阿罗汉。其凡夫之人欲知真人者，此事不然；然复真人能分别所习凡夫之行。又复凡夫之人不能知凡夫之行，真人便能知凡夫之行。但大王知之，当方便知久远已来非适今也，当以观之。如是，大王，当以方便学之。”

尔时，波所匿王白世尊言：“如来所说甚为快哉！非世人所能晓了，然国事猥多，欲还所止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王宜知时。”

尔时，王即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释翅迦毗罗卫国尼拘屡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食后，从尼拘屡园往至毗罗耶致聚中，在一树下坐。是时，执杖释种出迦毗罗越，至世尊所，在前默然而住。尔时，执杖释种问世尊言：“沙门作何敕教？为何等论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梵志当知：我之所论，非天、龙、鬼、神所能及也；亦非著世，复非住世。我之所论，正谓斯耳！”

是时，执杖释种俨头叹吒已，便退而去。尔时，如来即从座起，还诣所止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向者，在彼园中坐，有执杖释种来至我所，而问我言：‘沙门为作何等论？’吾报之曰：‘我之所论，非天、世人所能及也；亦非著世，复非住世。我之所论，正谓斯耳！’是时，执杖释种闻此语已，便退而去。”

尔时，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“云何亦不著世，复非住世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我所论者，都不著世，如今于欲而得解脱，断于释种狐疑，无有众想。我之所论者，正谓此耳！”世尊作此语已，即起入室。

是时，诸比丘各相谓言：“世尊向所论者，略说其义，谁能堪任广说此义乎？”

是时，诸比丘自相谓言：“世尊恒叹誉尊者大迦栴延，今唯有迦栴延能说此义耳！”

是时，众多比丘语迦栴延曰：“向者，如来略说其义，惟愿尊者当广演说之，事事分别，使诸人得解！”

迦栴延报曰：“犹如聚落有人出于彼村，欲求真实之物。彼若见大树，便取斫杀，取其枝叶而舍之去。然今汝等亦复如是，舍如来已，来从枝求实。然彼如来皆观见之，

靡不周遍，照明世间，为天、人导。如来者是法之真主，汝等亦当有此时节，自然当遇如来说此义。”

时，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来虽是法之真主，广演其义；然尊者为世尊记，堪任广说其义。”

迦栴延报曰：“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演说分别其义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甚善！”是时，诸比丘即受其教。

迦栴延告曰：“今如来所言：‘我之所论，非天、龙、鬼、神之所能及，亦非著世，复非住世。然我于彼而得解脱，断诸狐疑，无复犹豫。如今众生之徒，好喜斗讼，起诸乱想。’又如来言：‘我不于中起染著心。’此是贪欲使，瞋恚、邪见、欲世间使，骄慢使，疑使，无明使，或遇刀杖苦痛之报，与人斗讼，起若干不善之行，起诸乱想，兴不善行。若眼见色而起识想，三事相因便有更乐，以有更乐便有痛，以有痛便有所觉，以有觉便有想，以有想便称量之，起若干种想著之念；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尝味、身更细滑、意知法，而起识想，三事相因便有更乐，以有更乐便有痛，以有痛便有觉，以有觉便有想，以有想便称量之，于中起若干种想著之念。此是贪欲之使、瞋恚使、邪见使、骄慢使、欲世间使、痴使、疑使，皆起刀杖之变，若与干种之变，不可称计。

“若有人作是说：‘亦无眼，亦无色，而有更乐。’此事不然。设复言：‘无更乐有痛者。’此亦不然。设言：‘无痛而有想著者。’此事不然。设复有人言：‘无耳、无声，无鼻、无香，无舌、无味，无身、无细滑，无意、无法，而言有识者。’终无此理也。设言：‘无识而有更乐者。’此事不然。设：‘无更乐而言有痛者。’此事不然。设言：‘无痛而有想著者。’此事不然。若复有人言：‘有眼、有色，于中起识。’此是必然。若言：‘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细滑、意法，于中起识者。’此事必然。诸贤当知：由此因缘，世尊说曰：‘我之所论，天及世人、魔若魔天不能及者；亦不著世，复不住世。然我于欲而得解脱，断于狐疑，无复犹豫。’世尊因此缘略说其义耳！汝等心不解者，更至如来所，重问此义。设如来有所说者，好念奉持。”

是时，众多比丘闻迦栴延所说，亦不言善，复不言非，即从座起而去，自相谓言：“我等当持此义往问如来。设世尊有所说者，当奉行之。”

是时，众多比丘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以此缘本，具白世尊。尔时，如来告比丘曰：“迦栴延比丘聪明辩才，广演其义。设汝等至吾所问此义，我亦当以此与汝说之。”

尔时，阿难在如来后。是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此经义理极为甚深！犹如有人行路渴乏而遇甘露，取而食之，极为香美，食无厌足；此亦如是，其善男子、善女人所至到处，闻此法而无厌足。”重白世尊：“此经名何等？当云何奉行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经名曰甘露法味，当念奉行！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莫畏品第四十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释翅迦毗罗卫尼拘屡园中。

是时，摩呵男释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摩呵男释白世尊言：“躬从如来受此言教：‘诸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断三结使，成须陀洹，名不退转，必成道果，更不求诸外道异学，亦复不观察余人所说。’设当尔者，此事不然。我若见暴牛、马、骆驼，即时恐惧，衣毛皆竖。复作是念：‘设我今日怀此恐惧，当取命终者，为生何处？’”

世尊告摩呵男：“勿起恐畏之心，设当取命终，不堕三恶趣。所以然者？今有三消灭之义。云何为三？如有著于淫欲而起恼乱，复起害心向他人；已无此欲，则不起杀害之心，于现法中不起苦恼。诸有恶不善法欲自害己；设无此者，则无扰乱，便无愁忧。是谓，摩呵男，此三义诸恶不善法便堕在下，诸善之法便在于上。亦如酥瓶在水中坏，是时瓦石便沉在下，酥便浮在上；此亦如是，诸恶不善之法便在于下，诸善之法便浮在上。

“摩呵男，当知我昔日未成佛道，在优留毗六年勤苦，不食美味，身体羸瘦，如似百年之人，皆由不食之所致。若我欲起时，便自堕地。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设我于中命终者，当生何处？’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命终者，必不生恶道中。’然复义趣不可从乐至乐，要当由苦然后至乐。

“我尔时复游在仙人窟中。尔时，有众多尼揵子在彼学道。是时，尼揵子举手指日，曝体学道，或复有蹲而学道。我尔时往至彼所，语尼揵子：‘汝等何故离坐举手翘足乎？’彼尼揵子曰：‘瞿昙当知：昔我先师作不善行，今所以苦者，欲灭其罪；今虽露形体，有惭辱分，亦有消灭此事。瞿昙当知：行尽苦亦尽，苦尽行亦尽，苦行已尽，便至涅槃。’

“我尔时复语尼揵子曰：‘此事不然，亦不由行尽苦亦尽，亦不由苦尽行亦尽，得至涅槃。但令苦行尽得至涅槃者，此事然矣！但不可从乐至乐。’尼揵子曰：‘频毗娑罗王从乐至乐，有何苦哉？’我尔时复语尼揵子曰：‘频毗娑罗王乐何如我乐？’尼揵

子报我言：‘频毗娑罗王乐胜汝乐也。’我尔时复语尼揵子曰：‘频毗娑罗王能使我七日七夜结跏趺坐，形体不移动乎？正使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乃至一日结跏趺坐乎？’尼揵子报曰：‘不也，瞿昙。’世尊告曰：‘我能堪任结跏趺坐，形不移动。云何，尼揵子，谁者为乐？频毗娑罗王乐耶？为我乐耶？’尼揵子曰：‘瞿昙沙门乐。’

“如是，摩呵男，当以此方便，知不可从乐至乐，要当从苦至乐。犹如，摩呵男，大村左右有大池水，纵广一由旬，水满其中。若复有人，来取彼一滴水。云何，摩呵男，水何者为多？一滴水多？为池水多乎？”

摩呵男曰：“池水多，非一滴水多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亦如是，贤圣弟子诸苦已尽，永无复有，余存在者如一滴水耳！如我众中最下道者，不过七死七生而尽苦际。若复勇猛精进，便为家家，即得道迹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与摩呵男说微妙之法。彼闻法已，即从座起而去。

尔时，摩呵男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尊者那伽婆罗在鹿野城中。

是时，有一婆罗门年垂朽迈，昔与尊者那伽婆罗少小旧款。是时，婆罗门往至那伽婆罗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梵志语那伽婆罗曰：“汝今于乐之中，最为快乐！”

那伽婆罗曰：“汝观何等义，而作是说：‘于乐之中，最为快乐’？”

婆罗门报曰：“我频七日中，七男儿死，皆勇猛高才，智慧难及；近六日之中，十二作使人无常，能堪作使，无有懈怠；近五日已来，四兄弟无常，多诸技术，无事不闲；近四日已来，父母命终，年向百岁，舍我去世；近三日已来，二妇复死，颜貌端正，世之希有；又复家中有八窖珍宝，昨日求之而不知处；如我今日遭此苦恼，不可称计。然，尊者，今日永离彼患，无复愁忧，正以道法而自娱乐。我观此义已，故作是说：‘于乐之中，最为快乐！’”

是时，尊者那伽婆罗告彼梵志曰：“汝何为不作方便，使彼尔许之人而不命终乎？”

梵志对曰：“我亦多作方便，欲令不死，又不失财，亦复随时布施，作诸功德，祠祀诸天，供养诸长老梵志，拥护诸神，诵诸咒术，亦能瞻视星宿，亦复能和合药草，亦以甘馔饮食施彼穷厄，如此之比不可称也，然复不能济彼命根。”

是时，尊者那伽婆罗便说此偈：

“药草诸咒术，衣被饮食具，

虽施而无益，犹抱身苦行。

正使祭神祠，香华及沐浴，

计校此原本，无能疗冶者。

假使施诸物，精进持梵行，

计校此原本，无能疗治者。”

是时，梵志问曰：“当行何法，使无此苦恼之患？”

是时，尊者那伽婆罗便说此偈：

“恩爱无明本，兴诸苦恼患，

彼灭而无余，便无复有苦。”

是时，彼梵志正闻语已，即时便说此偈：

“虽老不极老，所行如弟子，

愿听出家学，使得离此灾！”

是时，尊者那伽婆罗即授彼三衣，使出家学道，又告之曰：“汝今，比丘，当观此身从头至足，此发、毛、爪、齿为从何来？形体、皮肉、骨髓、肠胃悉从何来？设从此去，当至何所？是故，比丘，勿多忧念世间苦恼！又当观此毛孔之中，求方便成四谛。”

是时，尊者那伽婆罗便说此偈：

“除想勿多忧，不久成法眼，

无常行如电，不遇此大幸！

一一观毛孔，生者灭者原，

无常行如电，施心向涅槃。”

是时，彼长老比丘受如是言教，在闲静之处，思惟此义，所以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者，欲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是时，彼比丘便成阿罗汉。是时，有天是彼比丘旧知识，见彼比丘成阿罗汉已，便往至那伽婆罗所，在虚空中而说此偈：

“以得具足戒，在彼闲静处，

得道心无著，除得原恶本。”

是时，彼天复以天华散尊者上，即于空中没不现。

尔时，彼比丘及天闻尊者那伽婆罗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观七处之善，又察四法，于此现法之中名为上人。云何，比丘，观七处之善？于是，比丘，以慈心遍满一方、二方、三方、四方，四维上下，亦复如是，尽于世间以慈心遍满其中。悲、喜、护心，空、无相、愿，亦复如是，诸根具足，饮食自量，恒自觉悟。如是，比丘，观七处。

“云何，比丘，察四处之法？于是，比丘，内自观身，除去愁忧，身意止；外复观身，身意止；内外观身，身意止。内自观痛，痛意止；外自观痛，痛意止；内外观痛，痛意止。内观心，心意止；外观心，心意止；内外观心，心意止，除去愁忧，无复苦患。内观法，法意止；外观法，法意止；内外观法，法意止。如是，比丘，观四法之善。

“若复，比丘，能如是七处善及察四法，于此现法中名为上人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办七处之善及观四法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释翅迦毗罗越城尼拘屡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众多比丘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我等欲诣北方游化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宜知是时。”世尊复告比丘曰：“汝等为辞舍利弗比丘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往辞舍利弗比丘。所以然者？舍利弗比丘恒与诸梵行人教诫其法，说法无厌足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诸比丘说微妙之法。诸比丘闻法已，即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舍利弗在释翅神寺中游。尔时，众多比丘往至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众多比丘白舍利弗言：“我等欲诣北方人间游化，今以辞世尊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卿等当知：北方人民、沙门、婆罗门皆悉聪明，智慧难及。复有人民喜来相试。若当来问卿：‘诸贤师，作何等论？’设当作是问者，欲云何报之？”

诸比丘报曰：“设当有人来问者，我当以此义报之：‘色者无常，其无常者即是苦也；苦者无我；无我者空，以空无我、彼空，如是智者之所观也。痛、想、行、识亦复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其实空者彼无我、空，如是智者之所学也。此五盛阴皆空、皆寂，因缘合会皆归于磨灭，不得久住。八种之道，将从有七，我师所说正谓此耳！’若刹利、婆罗门、人民之类，来问我义者，我等当以此义报之。”

是时，舍利弗语众多比丘曰：“汝等坚持心意，勿为轻举。”

是时，舍利弗具足与诸比丘说微妙之法，即从座起而去。

是时，众多比丘去不远，舍利弗告比丘：“当云何行八种之道及七种之法？”

是时，众多比丘白舍利弗言：“我等乃从远来，欲闻其义，惟愿说之！”

舍利弗报曰：“汝等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今当说。”是时，比丘而受其教。

舍利弗告曰：“若一心念正见者，念觉意不乱也；等治者，念一心一切诸法，法觉意也；等语者，身意精进，精进觉意也；等业者，一切诸法得生，喜觉意也；等命者，知足于贤圣之财，悉舍家财，安其形体，猗觉意也；等方便者，得贤圣四谛，尽除去诸结，定觉意也；等念者，观四意止，身无牢固，皆空无我，护觉意也；等三昧者，不获者获，不度者度，不得证者使得证也。设当有人来问此义，云何修八种道及七法？汝等当如是报之。所以然者？八种道及七法，其有比丘修此者，有漏心便得解脱。

“我今重告汝等，其有比丘修行思惟八种道及七法者，彼比丘便成二果而无狐疑，得阿那含、若阿罗汉。且舍此事，若不能多，一日之中行此八种道及七法者，其福不可称计，得阿那含、若阿罗汉。是故，诸贤，当求方便，行此八种道及七法者，于取道无有狐疑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语迦葉曰：“汝今年已朽迈，无少壮之意，宜可受诸长者衣裳及其饮食。”

大迦葉白佛言：“我不堪任受彼衣食。今此纳衣随时乞食，快乐无比。所以然者？将来当有比丘，形体柔软，心贪好衣食，便于禅退转，不复能行苦业，又当作是语：‘过去佛时，诸比丘等亦受人请、受人衣食。我等何为不法古时圣人乎？’坐贪著衣食故

，便当舍服为白衣，使诸圣贤无复威神，四部之众渐渐减少；圣众已减少，如来神寺复当毁坏；如来神寺已毁坏故，经法复当凋落。是时，众生无复精光；以无精光，寿命遂短。是时，彼众生命终已，皆堕三恶趣。犹如今日众生之类，为福多者皆生天上；当来之世为罪多者，尽入地狱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迦葉多所饶益，为世人民作良友福田。迦葉当知：吾般涅槃后千岁余，当有比丘于禅退转，不复行头陀之法；亦无乞食、著补纳衣，贪受长者请，受其衣食；亦复不在树下闲居之处，好喜庄饰房舍；亦不用大小便为药，但著余药草极甘美者；或于其中贪著财货，吝惜房舍，恒共斗诤。尔时，檀越施主笃信佛法，好喜惠施，不惜财物。是时，檀越施主命终之后尽生天上。比丘懈怠者，死入地狱中。如是，迦葉，一切诸行皆悉无常，不得久保。

“又迦葉当知：将来之世，当有比丘剃须发而习家业，左抱男，右抱女，又执箏箫在街巷乞食。尔时，檀越施主受福无穷，况复今日至诚乞食者！如是，迦葉，一切行无常，不可久停。迦葉当知：将来之世，若有沙门比丘当舍八种道及七种之法，如我今日于三阿僧祇劫所集法宝，将来诸比丘以为歌曲，在众人中乞食以自济命，然后檀越施主饭彼比丘众，犹获其福，况复今日而不得其福乎？我今持此法付授迦葉及阿难比丘。所以然者？吾今年老，以向八十，然如来不久当取灭度。今持法宝付嘱二人，善念诵持，使不断绝，流布世间。其有遏绝圣人言教者，便为堕边际。是故，今日嘱累汝经法，无令脱失。”

是时，大迦葉及阿难即从座起，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“以何等故，以此经法付授二人，不嘱累余人乎？又复如来众中，神通第子不可称计，然不嘱累？”

世尊告迦葉曰：“我于天上、人中，终不见此人，能受持此法宝，如迦葉、阿难之比。然声闻中亦复不出二人上者，过去诸佛亦复有此二人受持经法，如今迦葉、阿难比丘之比，极为殊妙。所以然者？过去诸佛头陀行比丘，法存则存，法没则没；然我今日迦葉比丘留住在世，弥勒佛出世然后取灭度。由此因缘，今迦葉比丘胜过去时比丘之众。又阿难比丘云何得胜过去侍者？过去时诸佛侍者，闻他所说，然后乃解；然今日阿难比丘，如来未发语便解，如来意须是、不须是，皆悉知之。由此因缘，阿难比丘胜过去时诸佛侍者。是故，迦葉，阿难，吾今付授汝，嘱累汝此法宝，无令缺减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偈言：

“一切行无常，起者必有灭，

无生则无死，此灭最为乐！”

是时，大迦葉及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六 八难品第四十二之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凡夫之人不闻不知说法时节。比丘当知：有八不闻时节，人不得修行。云何为八？

“若如来出现世时，广演法教，得至涅槃，如来之所行，然此众生在地狱中，不闻不睹，是谓初一难也。

“若复如来出现世时，广演法教，然此众生在畜生中，不闻不睹，是谓第二之难。

“复次，如来出现世时，广说法教，然此众生在饿鬼中，不闻不睹，是谓此第三之难也。

“复次，如来出现世时，广演法教，然此众生在长寿天上，不闻不睹，是谓第四之难也。

“复次，如来出现世时，广演法教，然此众生在边地生，诽谤贤圣，造诸邪业，是谓第五之难。

“复次，如来出现世时，广演法教，得至涅槃，然此众生生于中国，又且六情不完具，亦复不别善恶之法，是谓第六之难也。

“若复如来出现世时，广演法教，得至涅槃，然此众生在于中国，虽复六情完具，无所缺漏，然彼众生心识邪见：无人、无施、亦无受者，亦无善恶之报，无今世、后世，亦无父母，世无沙门、婆罗门等成就得阿罗汉者自身作证而自游乐。是谓第七之难也。

“复次，如来不出现世，亦复不说法使至涅槃者，又此众生生在中国，六情完具，堪任受法，聪明高才，闻法则解，修行正见：便有物、有施、有受者，有善恶之报，有今世、后世，世有沙门、婆罗门等修正见，取证得阿罗汉者。是谓第八之难，非梵行所修行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八难，非梵行所修行。

“于是，比丘，有一时节法，梵行人所修行。云何为一？于是，如来出现世时，广演法教，得至涅槃，然此人生在中国，世智辩聪，触物皆明，修行正见，亦能分别善恶之法，有今世、后世，世有沙门、婆罗门等修正见，取证得阿罗汉者。是谓梵行人修行一法，得至涅槃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八难非一类，令人不得道，

如今现在前，世间不可遇。

亦当学正法，亦莫失是处；

追忆过去等，便生地狱中。

于是断、无欲，思惟于正法，

久存于世间，而无断灭时。

于是断、无欲，思惟于正法，

永断生死原，久存于世间。

以得于人身，分别正真法；

诸不得果者，必游八难处。

今说有八难，佛法之要行，

一难犹尚剧，如板浮大海。

虽当离一难，然可有此理；

设离一四谛，永离于正道。

是故当专心，思惟于妙理，

至诚听正法，便得无为处。”

“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远离八难之处，莫愿其中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八大地狱。云何为八？一者、还活地狱，二者、黑绳地狱，三者、等害地狱，四者、涕哭地狱，五者、大涕哭地狱，六者、阿鼻地狱，七者、炎地狱，八者、大炎地狱。是谓，比丘，八大地狱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还活及黑绳，等害、二涕哭，

五逆阿鼻狱，炎、大炎地狱，

此名八地狱，其中不可处，

皆由恶行本，十六隔子围。

然彼铁狱上，为火之所烧，

遍一由旬内，炽火极热盛，

四城四门户，其间甚平整，

又以铁作城，铁板覆其上。

“斯由众生罪报之缘，令彼众生受苦无量，肉血消尽，唯有骨存。

“以何等故，名为还活地狱？复有彼众生形体挺直，亦不动摇，为苦所逼，不能移转，形体以无肉血。是时，众生自相谓言：‘众生还活，还活。’是时，彼众生便自还活。以此因缘，故名为还活地狱。

“复以何因缘，名为黑绳地狱？然彼众生形体筋脉皆化为绳，以锯锯身，故名为黑绳地狱。

“复以何因缘，名等害地狱？是时，彼众生集在一处，而枭其首，寻复还生。由此因缘，名为等害地狱。

“复以何因缘，名为涕哭地狱？然彼众生善本断灭，无毛发遗余在；在彼地狱中，受恼无量，于中称怨唤呼，声不断绝。由此因缘，名为涕哭地狱。

“复以何因缘，名为大涕哭地狱？然彼众生在地狱中，受无量苦痛，不可称计；于中唤呼、椎胸、自掴，同声唱嗥。由此因缘，名为大涕哭地狱。

“复以何因缘，名为阿鼻地狱？然众生之类杀害父母，坏佛偷婆，斗乱众僧，习邪倒见，与邪见共相应，一切不可疗治。以是之故，名为阿鼻地狱。

“复以何因缘，名为炎地狱？然众生之类在彼狱中，形体烟出，皆悉融烂，故名为炎地狱。

“复以何因缘，名为大炎地狱？然彼众生在此狱中，都不见罪人之遗余，故名大焰地狱。是谓，比丘，由此因缘，名为八大地狱。

“然八地狱，一一地狱有十六隔子，其名优钵地狱、钵头地狱、拘牟头地狱、分陀利地狱、未曾有地狱、永无地狱、愚惑地狱、缩聚地狱、刀山地狱、汤火地狱、火山地狱、灰河地狱、荆棘地狱、沸屎地狱、剑树地狱、热铁丸地狱，如是比十六隔子不可称量，使彼众生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

“彼或有众生毁正见者，诽谤正法而远离之，命终之后皆生还活地狱中。诸有众生好喜杀生，便生黑绳地狱中。其有众生屠杀牛、羊及种种类，命终之后生等害地狱中。其有众生不与取，窃他物者，便生涕哭地狱中。其有众生常喜淫泆，有复妄语，命终之后生大涕哭地狱中。其有众生杀害父母，破坏神寺，斗乱圣众，诽谤圣人，习倒邪见，命终之后生阿鼻地狱中。其有众生，此间闻语，复传来至彼，设彼间闻，复传来至此，求人方便，彼人命终之后生炎地狱中。其有众生斗乱彼此，贪著他物，兴起悭嫉，意怀犹豫，命终之后生大炎地狱中。其有众生造诸杂业，命终之后生十六隔子中。

“是时，狱卒役彼众生，苦痛难量；或断手，或断脚，或断手脚，或截鼻，或断耳，或断耳鼻；或取材木押之，或以草著其腹，或取发悬之，或剥其皮，或割其肉，或分为二分，或还缝合之，或取五刖之，或取火侧炙之，或融铁洒之，或五磔之，或长其身，或以利斧而枭其首，寻复还生。要当人中罪毕，然后乃生。是时，狱卒取彼众生，大椎碎其形体，或取脊脉剥之。复驱逐使上剑树，复驱使使下；是时，有铁嘴乌寻复食之。复取五系之，不得动转。寻复举著大镬汤中，加以铁叉而害其身，风吹其身，复还生如故。是时，狱卒复使众生上刀山、火山，不令停住，其中受苦不可称计，要当人中所作罪毕，然后乃出。

“是时，罪人不堪受此苦痛，复求入热灰地狱中，受苦无量。复从中出，入逆刺地狱，其中风吹，痛不可计。复从中出，入热屎地狱中。是时，热屎地狱中有濡细虫，啖彼骨肉。是时，众生不堪受苦痛，复移至剑树地狱，伤坏形体，痛不可忍。

“是时，狱卒语彼众生曰：‘汝等为从何来？’是时罪人报曰：‘我曹亦复不知为从何来？’又问：‘为从何去？’报曰：‘亦复不知当何所至？’又问：‘今欲求何等？’报曰：‘吾等极患饥渴。’是时，狱卒以热铁丸著彼罪人口中，烧烂身体，痛不可堪。要当毕其罪本，然后乃命终。

“是时，罪人复还历经尔许地狱，于中受苦数千万岁，然后乃出。比丘当知：阎罗王便作是念：‘诸有众生身、口、意行恶，尽当受如此之罪；诸有众生身、口、意行善者，如是之比皆当生光音天。’”

是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愚者常欢喜，如彼光音天；

智者常怀惧，犹如处地狱。

“是时，罪人闻阎罗王作是教令：‘我今何日当灭昔所作罪，于此命终得受人形，生中国之中，与善知识共会，父母笃信佛法，于如来众中得出家学道，于现法中得尽有

漏成无漏。我今重告汝，勤加用意，去离八难处，得生中国，与善知识相遇，得修梵行，所愿成果，不失本誓。’是故，比丘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离八大地狱及十六隔子者，当求方便，修八正道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毗舍离柰祇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，渐渐复在人中游化。

是时，世尊还顾观毗舍离城，寻时便说此偈：

“今观毗舍离，更后不复睹，

亦复更不入，于是当别去。”

是时，毗舍离城中人民，闻说此偈，普怀愁忧，从世尊后，各各堕泪，自相谓曰：“如来灭度将在不久，世间当失光明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止！止！诸人勿怀愁忧，应坏之物欲使不坏者，终无此理。吾先以有四事之教，由此得作证。亦复与四部之众，说此四事之教。云何为四？一切行无常，是谓一法；一切行苦，是谓二法；一切行无我，是谓三法；涅槃为灭尽，是谓第四法之本。如是不久，如来当取灭度。汝等当知：四法之本，普与一切众生而说其义。”

尔时，世尊欲使毗舍离城人民还归，即化作大坑，如来将诸比丘众在彼岸，国土人民而在此岸。是时，世尊即掷己钵在虚空中与彼人民，又告之曰：“汝等，好供养此钵，亦当供养高才法师，长夜之中获福无量！”是时，世尊与彼钵已，即时诣拘尸那竭国。

是时，拘尸那竭国人民五百余力士集在一处，各作此论：“我同共造奇特之事，使后命终之时，名称远布，子孙共传：‘昔日拘尸那竭力士势叵及。’”斯须，复作是念：“当造立何功德？”尔时，去拘尸那竭国不远有大方石，长百二十步，广六十步，“我等当共竖之。”尽其筋力，欲得竖立，而不克获，亦不动摇，何况能举乎？

是时，世尊便往至彼所，而告之曰：“诸童子，欲何所施为？”

时，诸童子白佛言：“我等向者各作此论：‘欲移此石，使世世称传其名。’施功已来，乃经七日，然不能令此石移转。”

佛告诸童子：“卿等欲使如来竖此石乎？”

童子报言：“今正是时，惟愿世尊当安此石！”

是时，世尊以右手摩扪此石，举著左手中，掷著虚空中。是时，彼石乃至梵天上。

是时，拘尸那竭力士不见此石，而白世尊曰：“此石今何所至？我等今日咸共不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石今乃至梵天上。”

童子白佛言：“此石何时当来阎浮利地上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今当引譬喻，智者以譬喻自解。设复有人往梵天上，取此石投阎浮地者，十二年乃到，然今如来威神所感，正尔当还。”

如来说此语已，是时彼石寻时还来，虚空之中雨诸天华若干百种。

是时，彼童子五百余人遥见石来，各各驰散，不安本处。佛告童子：“勿怀恐惧，如来自当知时。”

尔时，世尊舒左手摇接彼石，著右手中而竖之。是时，三千大千刹土六变震动，虚空之中诸神妙之天，散种种忧钵莲华。是时，五百童子皆叹未曾有：“甚奇！甚特！如来威神实不可及！此石今长百二十步，广六十步，然以一手而安处之。”

是时，五百童子白佛言：“如来以何力移动此石？为神足之力，为用智慧之力安处此石乎？”

佛告童子曰：“吾亦不用神足之力，亦复不用智慧之力，吾今用父母之力安处此石。”

诸童子白佛：“不审如来用父母之力，其事云何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吾今当与汝引譬，智者以譬喻自解。童子当知：十骆驼之力，不如一凡象力；又复十骆驼及一凡象之力，不如一迦罗勒象力；又复十骆驼及一凡象力并迦罗勒象力，不如一鸠陀延象力也；正使十骆驼、一凡象力乃至鸠陀延象力，不如一婆摩那象力也；复计此象之力，不如一迦泥留象力也；复计诸象之力，复不如一优钵象力也；复计尔许象之力，复不如一钵头摩象力也；复计校尔许象力，复不如一拘牟陀象力也；复取计校之，复不如一分陀利象力也；复取计校之，复不如一香象之力；复取计校之，复不如一摩呵那极之力；复取计校之，复不如一那罗延之力；复取计校之，复不如一转轮圣王之力；复取计校之，不如一阿维越致之力；复取计校之，不如一补处菩萨之力；复取计校之，复不如一道树下坐菩萨之力；复取计校之，复不如一如来父母遗体之力。吾今以父母之力安处此石。”

尔时，五百童子复白世尊言：“如来神足力者，其事云何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吾昔有弟子名目揵连，神足之中最为第一。尔时，共游在毗罗若竹园村中。尔时，国土至俭，人民相食，白骨盈路。然出家学道，乞求难得，圣众羸瘦，气力虚竭；又复村中生民之类，皆怀饥色，无复聊赖。是时，大目揵连来至我所，而白我言：‘今此毗罗若极为饥俭，乞求无处，生民困悴，无复生路。我亦躬从如来受此言教：今此地下有自然地肥，极为香美。惟愿世尊听许弟子，反此地肥令在上！使此人民得食啖之，又使圣众得充气力。’

“我尔时告目连曰：‘诸地中蠕动之虫，欲安处何所？’目连白言：‘当化一手似此地形，又以一手反此地肥，使蠕动之虫各安其所。’我尔时复告目连曰：‘汝当有何心识欲反此地？’目连白言：‘我今反此地形，犹如力人反一树叶而无疑难也。’我尔时复语目连曰：‘止！止！目连，不须反此地肥。所以然者？众生睹此当怀恐怖，衣毛皆竖，诸佛神寺亦当毁坏。’是时，目连前白佛言：‘惟愿世尊听许圣众诣郁单曰乞食！’

“佛告目连：‘此大众中无神足者，当云何诣彼乞食？’目连白佛言：‘其无神足者，我当接诣彼土。’佛告目连：‘止！止！目连，何须圣众诣彼乞食。所以然者？将来之世亦当如是饥俭，乞求难得，人无颜色。尔时，诸长者、婆罗门当语比丘言：“汝等何不诣郁单越乞食？昔日释种弟子有大神足，遇此饥俭，皆共诣郁单曰乞食，而自存济；今日释迦弟子无有神足，亦无威神沙门之行。”便轻易比丘，使彼长者、居士普怀骄慢之心，受罪无量。目连当知：以此因缘，诸比丘众不宜尽往诣彼乞食。’

“诸童子当知：目连神足其德如是。计目连神足之力，遍三千大千刹土，无空缺处，不如世尊神足之力，百倍、千倍、巨亿万倍，不可以譬喻为比。如来神足其德不可量也。”

诸童子白佛言：“如来智慧力者，何者是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昔亦有弟子名舍利弗，智慧之中最为第一。如大海水纵横八万四千由旬，水满其中；又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，入水亦如是；然阎浮里地，南北二万一千由旬，东西七千由旬。今取较之，以四大海水为墨，以须弥山为树皮，现阎浮地草木作笔，复使三千大千刹土人民尽能书，欲写舍利弗比丘智慧之业。然童子当知：四大海水墨、笔、人之渐渐命终，不能使舍利弗比丘智慧竭尽。如是，童子，我弟子之中智慧第一，不出舍利弗智慧之上。计此舍利弗比丘，遍满三千大千刹土，无空缺处，欲比如来之智慧，百倍、千倍、巨亿万倍，不可以譬喻为比。如来智慧力者，其事如是。”

是时，童子复白佛言：“颇更有力出此力者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亦有此力出诸力之上。何者是？所谓无常力是。今日如来夜半在双树间，为无常力所牵，当取灭度。”

尔时，诸童子咸共堕泪：“如来取灭度何其速哉！世丧眼目！”

尔时，君荼罗系头比丘尼是婆罗陀长者女，此比丘尼便作是念：“吾闻世尊取灭度不久，然日数已尽，今宜可往至世尊所亲觐问讯。”是时，彼比丘尼即出毗舍离城，往至世尊所，遥见如来径将诸比丘众及五百童子，欲诣双树间。

尔时，比丘尼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言：“我闻世尊取灭度将在不久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取灭度正在今日夜半耳！”

是时，比丘尼白佛言：“我今所以出家学道，又不果所愿。然世尊舍我灭度，惟愿说微妙之法，使果其愿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当思惟苦之原本。”

比丘尼复白佛言：“实苦，世尊。实苦，如来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观何等义而言苦乎？”

比丘尼白佛言：“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忧悲恼苦、怨憎会苦、恩爱别离苦。取要言之，五盛阴苦。如是，世尊，我观此义已，故言谓苦。”

是时，比丘尼思惟义已，即于座上得三达智。是时，比丘尼白佛言：“我不堪见世尊取灭度，惟愿听许先取灭度！”

是时，世尊默然可之。是时，比丘尼即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寻于佛前，身飞虚空，作十八变；或行、或坐、或复经行，身放烟火，踊没自由，无所触碍，或出水火，遍满空中。是时，比丘尼作无央数之变已，即于无余涅槃界而取灭度。是时，当取灭度之日，八万天子得法眼清净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，智慧捷疾者，所谓君荼罗比丘尼是也。”

是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汝往双树间与如来敷座，使头北首。”

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即受佛教，往双树间，与如来敷座，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曰：“敷座已讫，使头北首，宜知是时。”

即时，世尊往彼树间，就所敷座。是时，尊者阿难白世尊言：“有何因缘，如来敷座言头北向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吾灭度后，佛法当在北天竺，以此因缘故，使敷座北向。”

是时，世尊分别三衣。尔时，阿难白佛：“以何等故，如来今日分别三衣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我以当来之世檀越施主故，分别此衣耳！欲使彼人受其福故，分别衣尔！”

是时，世尊须臾之顷，口出五色光，遍照方域。尔时，阿难复白佛言：“复以何因缘，如来今日口出五色光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向作是念：‘本未成道时长处地狱，吞热铁丸；或食草木，长此四大；或作骡、驴、骆驼、象、马、猪、羊；或作饿鬼，长此四大；或作人形，有受胎之厄；或受天福，食自然甘露。我今已成如来，以根力觉道成如来身。’由此因缘故，口出五色光尔！”

是时，须臾之间口出微妙之光，胜于前光。是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复以何因缘，如来重出妙光胜于前者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向者作是念：‘过去诸佛世尊取灭度时，遗法不久存于世。’我复重思惟：‘以何方便，使我法得久存在世。如来身者金刚之数，意欲碎此身如芥子许，流布世间，使将来之世，信乐檀越不见如来形像者，取供养之因，缘是福佑，当生四姓家、四天王家、三十三天、艳天、兜术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；因此福佑，当生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；或复有得须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罗汉道、辟支佛道，若成佛道。’由此因缘故，出斯光明尔！”

是时，世尊躬自襞僧伽梨四叠，右胁著地，脚脚相累。是时，尊者阿难悲泣涕零，不能自胜，又自考责：“既未成道，为结所缚，然今世尊舍我灭度，当何恃怙？”

是时，世尊知而告诸比丘曰：“阿难比丘今为所在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阿难比丘今在如来床后，悲号堕泪，不能自胜，又自考责：‘既不成道，又不断结使，然今世尊舍我涅槃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止！止！阿难，无为愁忧。夫物处世，应当坏败，欲使不变易者，此事不然。勤加精进，念修正法，如是不久亦当尽苦际，成无漏行。过去世时，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亦有如此侍者。正使将来恒沙诸佛，亦当有此侍者如阿难比。转轮圣王有四未曾有法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转轮圣王欲出国界时，人民见者，莫不喜悦。尔时，转轮圣王有所言教，其有闻者，靡不喜悦。闻其言教，乃无厌足。尔时，转轮圣王默然，正使人民见王默然，亦复欢喜。是谓，比丘，转轮圣王有此四未曾有之法

。

“比丘当知：阿难今日亦有四未曾有法。云何为四？正使阿难比丘默然至大众中，其有见者，莫不喜悦。正使阿难比丘有所说者，其闻语者，皆共欢喜，假使默然亦复如是。正使阿难比丘至四部众中，刹利、婆罗门众中，入国王、居士众中，皆悉欢悦，兴恭敬心，视无厌足。正使阿难比丘有所说者，其闻法教，受无厌足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未曾有之法。”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曰：“当云何与女人从事？然今比丘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家家乞食，福度众生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莫与相见！设相见，莫与共语！设共语者，当专心意！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莫与女交通，亦莫共言语，

有能远离者，则离于八难。”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七 八难品第四十二之二

“当云何与车那比丘从事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当以梵法罚之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云何梵法罚之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不应与车那比丘有所说，亦莫言善，复莫言恶，然此比丘亦复不向汝当有所说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设不究事者，此则犯罪不重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但不与语，即是梵法之罚；然由不改者，当将诣众中诸人共弹使出，莫与说戒，亦莫与法会从事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欲与彼怨家，而报其怨者，

恒念莫与语，此恶无过者。”

是时，拘尸那竭人民闻如来当取灭度，剋在夜半。是时，国土人民往至双树间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人民白世尊言：“今闻如来当取灭度，我等当云何兴敬？”

是时，世尊顾视阿难。是时，阿难即作是念：“如来今日身体疲倦，欲使我旨授彼义。”是时，阿难右膝著地，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“今有二种之姓，一名婆阿陀，二名须拔陀，今来自归如来圣众。惟愿世尊听为优婆塞，自今已后不复杀生！复有名帝奢，二名优波帝奢；复有名佛舍，二名鸡头，如是之比皆来归如来。惟愿世尊听为优婆塞，自今之后不复杀生，奉持五戒！”

是时，世尊广为说法，发遣使归。是时，五百摩罗众即从座起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吾最后受证弟子，所谓拘尸那竭五百摩罗是也。”

尔时，须拔梵志从彼国来至拘尸那竭国，遥见五百人来，即问之曰：“汝等为从何来？”

五百人报曰：“须拔当知：如来今日当取灭度在双树间。”

是时，须拔便作是念：“如来出现于世甚为难遇，如来出世时时乃有，如优昙钵华亿劫乃出。我今少多有疑，不解诸法，唯彼瞿昙沙门能解我狐疑。我今可往至彼瞿昙所，而问此义。”

是时，须拔梵志至双树间，到阿难所，白阿难曰：“吾闻世尊今日当取灭度，为审尔不？”

阿难报曰：“审有其事。”

须拔白言：“然我今日犹有狐疑，惟愿听许白世尊此言：‘余人不解六师所说，为得见沙门瞿昙所说乎？’”

阿难白言：“止！止！须拔，勿娆如来！”

如是再三，复白阿难曰：“如来出世甚不可遇，如优昙钵华时时乃有；如来亦复如是，时时乃出。然我今观如来足能解我狐疑，我今所问义者盖不足言。又今，阿难，不与我往白世尊。又闻如来却观无穷，前睹无极，然今日独不见接纳。”

是时，世尊以天耳遥闻须拔向阿难作如是论。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止！止！阿难，勿遮须拔梵志。所以然者？此来问义多所饶益，若我说法者即得度脱。”

是时，阿难语须拔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来今听在内问法。”是时，须拔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又复须拔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须拔白世尊言：“我今欲有所问，惟愿听许！”

是时，世尊告须拔曰：“今正是时，宜可时问。”

是时，须拔白佛言：“诸异沙门，瞿昙，知诸算术，多所过度，所谓不兰迦葉、阿夷耆、瞿耶楼、波休迦旃、先毗卢持、尼揵子等，如此之比知三世事乎？为不解耶？其六师之中复有胜如来乎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“止！止！须拔，勿问此义，何烦问此胜如来乎？然我今日在此座上，当与汝说法，善思念之。”

须拔白佛言：“今当为问深义，惟愿世尊以时说之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“我初学道时年二十九，欲度人民故，三十五年在外道中学，自是已来更不见沙门、婆罗门。其大众中无八贤圣道者，则无沙门四果。是谓，须拔，世间空虚，更无真人得道者也。以其贤圣法中有贤圣法者，则有沙门四果之报。所以然者？因有沙门四果之报，皆由贤圣八品道也。若须拔，若我不得无上正真之道，皆由不得贤圣八品道；以其得贤圣八品道，故成佛道。是故，须拔，当求方便，成贤圣道。”

然须拔复白佛言：“我亦乐闻贤圣八品道，惟愿演说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所谓八道者，等见、等治、等语、等命、等业、等方便、等念、等三昧。是谓，须拔，贤圣八品道。”

是时，须拔即于座上得法眼净。尔时，须拔语阿难言：“尔我今快得善利，惟愿世尊听为沙门。”

阿难报言：“汝今自往至世尊所，求作沙门。”

是时，须拔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言：“惟愿世尊听作沙门。”尔时，须拔即成沙门身，著三法衣。时，须拔仰观世尊颜，即于座上有漏心得解脱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我最后弟子之中，所谓须拔是也。”

尔时，须拔白佛言：“我今闻世尊夜半当取般涅槃，惟愿世尊先听我取涅槃，我不堪见如来先取灭度！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可之。所以然者？过去恒沙诸佛世尊，最后取证弟子先取般涅槃，如来后取灭度。此是诸佛世尊常法，非适今日也！是时，须拔见世尊已可之，即在如来前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于无余涅槃界而取灭度。是时，此地六变振动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一切行无常，生者必有死，

不生则不死，此灭为最乐！”

是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自今已后敕诸比丘，不得卿仆相向，大称尊，小称贤，相视当如兄弟。自今已后不得称父母所作字。”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如今诸比丘当云何自称名号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若小比丘向大比丘称长老，大比丘向小比丘称姓字。又诸比丘欲立字者，当依三尊。此是我之教诫。”

是时，阿难闻世尊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鹿野苑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波呵罗阿须伦及牟提轮天子，非时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如来问阿须伦曰：“汝等甚乐大海中乎？”

阿须伦白佛言：“实乐，非为不乐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海之中有何奇特之法，汝等见已，于中娱乐？”

阿须伦白佛言：“大海之中有八未曾有之法，诸阿须伦娱乐其中。云何为八？于是，大海之中极深且广，是谓初未曾有之法。

“复次，大海有此神德，四大江河，一一河者将从五百以投大海，便失本名字，是谓第二未曾有法。

“复次，大海皆同一味，是谓第三未曾有法。

“复次，大海以时潮贺，不失时节，是谓第四未曾有之法。

“复次，大海鬼神所居，有形之类无不在大海中者，是谓第五未曾有之法。

“复次，大海之中皆容极大之形，百由旬形、千由旬形，乃至七千由旬形，亦不逼迮，是谓第六未曾有之法。

“复次，大海之中出若干种珍宝：砗磲、玛瑙、真珠、琥珀、水精、琉璃，是谓第七未曾有之法。

“复次，大海之中下有金沙，又有须弥山四宝所成，是谓第八未曾有之法。此名八未曾有之法，使诸阿须伦娱乐其中。”

是时，阿须伦白世尊：“如来法中有何奇特，使诸比丘见已，娱乐其中？”

佛告阿须伦曰：“有八未曾有之法，使诸比丘娱乐其中。云何为八？又我法中戒律具足，无放逸行，是谓初未曾有之法。诸比丘见已，娱乐其中，如彼大海极深且广。

“复次，我法中有四种姓，于我法中作沙门，不录前名，更作余字；犹如彼海，四大江河皆投于海而同一味，更无余名，是谓第二未曾有之法。

“复次，我法中施设禁戒相随，亦不越叙，是谓第三未曾有之法。

“复次，我法中皆同一味，所谓贤圣八品道味，是谓第四未曾有之法也，如彼大海悉同一味。

“复次，我法中种种法充满其中，所谓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八真直行，诸比丘见已，娱乐其中，如彼大海诸神居其中，是谓第五未曾有之法。

“复次，我法中有种种珍宝，所谓念觉意宝、法觉意宝、精进觉意宝、喜觉意宝、猗觉意宝、定觉意宝、护觉意宝，是谓第六未曾有之法。诸比丘见已，娱乐其中，如彼大海出种种珍宝。

“复次，我法中诸有众生之类，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于无余涅槃界而取灭度。然我法中无有增减，如彼大海，诸河投之无有增减，是谓第七未曾有之法。诸比丘见已，娱乐其中。

“复次，我法中有金刚三昧，有灭尽三昧、一切光明三昧、得不起三昧，种种三昧不可称计，诸比丘见已娱乐，如彼大海下有金沙，是谓第八未曾有之法。诸比丘见已，娱乐其中。于我法中有此八未曾有之法，诸比丘于其中甚自娱乐。”

是时，阿须伦白世尊曰：“如来法中使有一未曾有法者，胜彼海中八未曾有之法，百倍、千倍不可为比，所谓贤圣八道是也。善哉！世尊，快说斯言。”

尔时，世尊渐与说法，所谓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大患，出要为妙。尔时，世尊以见彼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尽与说之。

尔时，阿须伦便作是念：“应有五谛，今世尊但说四谛，与诸天说五谛。”是时，天子即于座上得法眼净。时，阿须伦白世尊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快说斯言，今欲还所在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宜知是时。”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复道而去。

时，天子语阿须伦曰：“汝今所念极为不善，云：‘如来与诸天说五谛，与我说四谛。’所以然者？诸佛世尊终无二言，诸佛终不舍众生，说法亦无懈倦，说法亦复无尽，亦复不选择人与说法，平等心而说法，有四谛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汝今莫作是念，而呰如来言有五谛。”

是时，阿须伦报曰：“我今所造不善，自当忏悔！要当至如来所便问此义。”

尔时，阿须伦及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天地大动有八因缘。云何为八？比丘当知：此阎浮里地，南北二万一千由旬，东西七千由旬，厚六万八千由旬，水厚八万四千由旬，火厚八万四千由旬，火下有风厚六万八千由旬，风下际有金刚轮，过去诸佛世尊舍利尽在彼间。比丘当知：或有是时，大风正动，火亦动；火已动，水便动；水已动，地便动，是谓第一因缘使地大动。

“复次，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来下，在母胎中，是时地亦大动，是谓第二因缘使地大动。

“复次，菩萨降神出母胎时，天地大动，是谓第三因缘使地大动。

“复次，菩萨出家学道，成无上正真等正觉，是时天地大动，是谓第四因缘使地大动。

“复次，若如来入无余涅槃界而取灭度，是时天地大动，是谓第五因缘使地大动。

“复次，有大神足比丘心得自在，随意欲行无数变化，或分身为百千之数，复还为一，飞行虚空，石壁皆过，踊没自由，观地无地想，了悉空无，是时地为大动，是谓第六因缘地为大动。

“复次，诸天大神足，神德无量，从彼命终，还生彼间，由宿福行，具足诸德，舍本天形，得作帝释、若梵天王，时地为大动，是谓第七因缘地为大动。

“复次，若众生命终福尽，是时诸国王不乐本邦，各各相攻伐，或饥俭死者，或刀刃死者，是时天地大动，是谓第八因缘使地大动。如是，比丘，有八因缘使天地大动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尊者阿那律游在四佛所居之处。

是时，阿那律在闲静之处，便作是念：“诸释迦文佛弟子之中，戒德、智慧成就者皆依戒律，于此正法中而得长养。诸声闻之中不具足戒律者，斯等之类皆离正法，不与戒律相应。如今此二法，戒与闻何者为胜？我今可以此因缘之本，往问如来是事如何。”阿那律复作是念：“此法，知足者之所行，非无厌者之所行；少欲者之所行，非为多欲者之所行；此法，应闲居者之所行，非在愦闹之所行；此法，持戒人之所行，非犯戒

者之所行；三昧者之所行，非乱者之所行；智慧者之所行，非愚者之所行；多闻者之所行，非少闻者之所行。”是时，阿那律思惟此八大人念：“今我可往至世尊所，而问此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。是时，王波斯匿请如来及比丘僧，夏坐九十日。是时，阿那律渐渐人间，将五百比丘游化，转至舍卫国，到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时，阿那律白世尊言：“我在闲静之处，思惟此义，戒与闻，此二法何者最胜乎？”

是时，世尊与阿那律便说此偈：

“戒胜闻胜耶？汝今起狐疑：

戒胜于闻者，于中何狐疑？

“所以然者？阿那律当知：若比丘戒成就者，便得定意；已得定意，便获智慧；已得智慧，便得多闻；已得多闻，便得解脱；已得解脱，于无余涅槃而取灭度，以此明之，戒为最胜。”

是时，阿那律向世尊说此八大人念。佛告阿那律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那律，汝今所念者，正是大人之所思惟也。少欲知足、在闲居之处、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多闻成就。汝今，阿那律，当建是意，思惟八大人念。云何为八？此法精进者之所行，非懈怠者之所行。所以然者？弥勒菩萨应三十劫当成无上正真等正觉，我以精进之力超越成佛。

“阿那律知之：诸佛世尊皆同一类，同其戒律、解脱、智慧而无有异，亦复同空、无相、愿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而庄严其身，视无厌足，无能见顶者，皆悉不异。唯有精进不同，于过去当来诸佛世尊，精进者，吾最为胜。是故，阿那律，此第八大人之念，此为最为上，为尊为贵，为无有喻。犹如由乳有酪，由酪有酥，由酥有醍醐，然复醍醐于中最上，为无有比；此亦如是，精进之念，于八大人念中最上，实无有比！

“是故，阿那律，当奉八大人念，亦当与四部众分别其义。设当八大人念流布在世者，令我弟子皆当成须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罗汉道。所以然者？我法，少欲者之所行，非多欲者所行也；我法，知足者之所行，非无厌者之所行也；我法，闲居者之所行，非众中者之所行也；我法，持戒者之所行，非犯戒者之所行也；我法，定者之所行，非乱者所行也；我法，智者之所行，非愚者之所行也；我法，多闻者之所行，非少闻者所行也；我法，精进者之所行，非懈怠者所行也。是故，阿那律，四部之众当求方便，行此八大人念。如是，阿那律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阿那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八部之众，汝等当知。云何为八？所谓刹利众、婆罗门众、长者众、沙门众、四天王众、三十三天众、魔王众、梵天王众。比丘当知：我曩昔已来至刹利众中，共相问讯，言谈讲论，亦复无人与我等者，独步无侣，亦无俦匹；少欲知足，念不错乱，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多闻成就、精进成就。

“复自忆念，至婆罗门众中、长者众中、沙门众中、四天王众中、三十三天众中、魔王众中、梵天王众中、共相问讯，言谈讲论，独步无侣，亦无俦匹，于中最尊，亦无等伦；少欲知足，意不错乱，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多闻成就、精进成就。

“我当尔时，在八部众中独步无侣，与尔许众生作大覆盖。是时，八部之众无能见顶，亦不敢瞻颜，何况当共论议乎？所以然者？我亦不见天上、人中、魔若魔天、沙门、婆罗门众中，有能成就此八法者，除如来存不论之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行此八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阿那邠邸长者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世尊告长者曰：“长者家中广施不乎？”

长者白佛：“贫家惠施，昼夜不断，四城门中，及大市中，家中行路，及佛、比丘僧，是为八处惠施。如是，世尊，其有所须，须衣惠衣，须食与食，国中珍宝终不违逆，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悉给施之。亦有诸天来至我所，在虚空中而告我曰：‘分别尊卑，此者持戒，此者犯戒，与此获福，与彼无报。’然我心正，无有彼此，不起增减之心，普等慈心于一切众生。有其众生依命根存形，有食则存，非食命不济。施惠一切众生，其报无量，受其果报，无有增减。”

佛告长者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长者，平等施者福第一尊。然众生之心，复有胜如，施持戒人，胜犯戒者。”

是时，虚空神、天，称庆无量，即时而说此偈：

“佛说择施尊，愚众有增减，

求其良福田，何过如来众？

“然今世尊所说极为快哉！施持戒人，胜犯戒者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阿那邠邸长者：“今当与汝说贤圣之众，善思念之，抱在心怀。或施少获福多，或施多获福多。”

阿那邠邸长者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敷演其义！云何施少获福多？云何施多获福多？”

佛告长者：“向阿罗汉、得阿罗汉、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、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、向须陀洹、得须陀洹。是谓，长者，贤圣之众，施少获福多，施多获福多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四向成就人，四者成果实，

此名贤圣众，惠施获福广。

“过去久远诸佛世尊，亦复有此贤圣之众，如我今日无异。正使当来诸佛世尊出现于世者，亦得如此贤圣之众。是故，长者，欢喜悦心，供养圣众。”

是时，世尊与彼长者说微妙法，立不退转之地。长者闻法已，喜庆无量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阿那邠邸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财物惠施获八功德。云何为八？一者、随时惠施，非为非时；二者、鲜洁惠施，非为秽浊；三者、手自斟酌，不使他人；四者、誓愿惠施，无骄恣心；五者、解脱惠施，不望其报；六者、惠施求灭，不求生天；七者、施求良田，不施荒地；八者、然持此功德，惠施众生，不自为己。如是，比丘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财物惠施获八功德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智者随时施，无有悭贪心，

所作功德已，尽用惠施人。

此施为最胜，诸佛所加叹，

现身受其果，逝则受天福。

“是故，比丘，欲求其果报者，当行此八事。其报无量，不可胜计，获甘露之宝，渐至灭度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趣泥犁之路，向涅槃之道，善思念之，无令漏失。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佛告比丘：“彼云何趣泥犁之路，向涅槃之道？邪见趣泥犁之路，正见向涅槃之道；邪治趣泥犁之路，正治向涅槃之道；邪语趣泥犁之路，正语向涅槃之道；邪业趣泥犁之路，正业向涅槃之道；邪命趣泥犁之路，正命向涅槃之道；邪方便趣泥犁之路，正方便向涅槃之道；邪念趣泥犁之路，正念向涅槃之道；邪定趣泥犁之路，正定向涅槃之道。是谓，比丘，趣泥犁之路，向涅槃之道。诸佛世尊常所应说法，今已果矣！汝等乐在闲居处，树下露坐，念行善法，无起懈慢。今不勤行，后悔无及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非时、泥梨、道，须伦天、地动，

大人八念、众，善男子施、道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八 马血天子问八政品第四十三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马血天子非人之时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天子白世尊言：“向者生此念：‘在地步度，可尽此世界不乎？’我今问世尊，可以步尽世界不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以何义理而作此问？”

天子白佛言：“我昔日一时至婆伽梵天所。是时，梵天遥见我来，而语我言：‘善来！马血天子，此处无为之境，无生、无老、无病、无死、无终、无始，亦无愁、忧、苦、恼。’当我尔时，复作是念：‘此是涅槃道耶？何以故？涅槃之中无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。此是世界之极边耶？设当是世界边际者，是为世间可步度耶？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神足为何等类？”

天子白佛言：“犹如力士善于射术，箭去无碍；我今神足其德如是，无所罣碍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所乐报之。犹如有四男子善于射术，然彼四人各向四方射，设有人来，意欲尽摄四面之箭，使不堕地。云何，天子，此人极为捷疾不耶？乃能使箭不堕于地。

“天子当知：上日月前有捷步天子，行来进止复逾斯人之捷疾，然日月宫殿行甚于斯。计彼人天子及日月宫殿之疾，故不如三十三天之速疾也；计三十三天之疾，不如艳天之疾。如是，诸天所有神足，各各不相及。假使汝今有此神德，如彼诸天，从劫至劫，乃至百劫，犹不能尽世境界。所以然者？地界方域不可称计。

“天子当知：我过去久远世时，曾作仙人，名为马血，与汝同字，欲爱已尽，飞行虚空，无所触碍。我尔时，神足与人有异，弹指之顷，已能摄此四方箭，使不堕落。时，我以有此神足，便作是念：‘我今能以此神足，可尽境地边际乎？’即涉世界而不能尽其方域。命终之后，进德修业而成佛道，坐树王下，端坐思惟往昔经历所施为事：本为仙人，以此神德犹不能尽其方面，当以何神力而得究其边际乎？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要当乘圣贤八品之径路，然后乃得尽生死边际。’

“彼云何名为乘贤圣八品之径路？所谓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三昧。天子，又知斯名贤圣八品道，得尽世界之边际；诸过去恒沙诸佛得尽世界者，尽用此贤圣八品道而究世界；正使将来诸佛世尊出现世者，当以此贤圣之道得尽边际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步涉无究竟，得尽世界者，

地种不可称，非神足所及。

凡夫施设意，于中起迷惑，

不别真正法，流转五道中。

贤圣八品道，以此为舟船，

诸佛之所行，而究世界边。

正使当来佛，弥勒之等类，

亦用八种道，得尽于世界。

是故有智士，修此圣贤道，

昼夜习行之，便至无为处。”

是时，马血天子从如来闻说贤圣八品道，即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天子即以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是时，彼天子即其日，以天种种好华散如来上，即时便说斯偈：

“流转生死久，欲涉度世界，

贤圣八品道，不知又不见。

今我以见谛，又闻八品道，

便得尽边际，诸佛所到处。”

尔时，世尊可彼天子所说。时，彼天子以见佛可之，即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贤圣八关斋法。汝等善思念之，随喜奉行！”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云何名为八关斋法？一者、不杀生，二者、不与不取，三者、不淫，四者、不妄语，五者、不饮酒，六者、不过时食，七者、不处高广之床，八者、远离作倡伎乐、香华涂身。是谓，比丘，名为贤圣八关斋法。”

是时，彼优波离白佛言：“云何修行八关斋法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于是，优波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往诣沙门若长老比丘所，自称名字，从朝至暮，如罗汉持心不移不动，刀杖不加群生，普慈于一切：‘我今受斋法，一无所犯，不起杀心，习彼真人之教：不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过时食，不在高广之座，不习作倡伎乐、香华涂身。’设有智慧者，当作是说；假令无智者，当教彼如此之教。又彼比丘当一一指授，无令失次，亦莫超越，复当教使发誓愿。”

优波离白佛言：“云何当发愿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彼发愿时：‘我今以此八关斋法，莫堕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亦莫堕八难之处，莫处边境，莫堕凶弊之处，莫与恶知识从事，父母专正，无习邪见，生中国中，闻其善法，分别思惟，法法成就。持此斋法功德，摄取一切众生之善，以此功德，惠施彼人，使成无上正真之道，持此誓愿之福，施成三乘，使不中退。复持此八关斋法，用学佛道、辟支佛道、阿罗汉道，诸世界学正法者亦习此业，正使将来弥勒佛出现世时，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值遇彼会，使得时度。’弥勒出现世时，声闻三会，初会之时

九十六亿比丘之众，第二之会九十四亿比丘之众，第三会九十二亿比丘之众，皆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亦值彼王及国土教授师，作如是之教，无令缺漏。”

是时，优波离白世尊言：“说彼善男子、善女人虽持八关斋，于中不发誓愿者，岂不得大功德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虽获其福，福不足言。所以然者？我今当说：

“过去世时，有王名宝岳，以法治化，无有阿曲，领此阎浮提境界。尔时，有佛名曰宝藏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云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出现于世。彼王有女，名曰牟尼，颜貌殊特，面如桃华色，皆由前世供养诸佛之所致也。尔时，彼佛亦复三会，声闻初会之时一亿六万八千之众，第二之会一亿六万之众，第三之会一亿三万之众，皆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。

“是时，彼佛与诸弟子说如此之法：‘诸比丘，当念坐禅，勿有懈怠。复求方便，诵习经戒。’彼佛侍者名曰满愿，多闻第一，如我今日阿难比丘多闻最胜。时，彼满愿比丘白宝藏佛言：‘诸有比丘诸根暗钝，亦不精进于禅定法，又不诵习。今日世尊欲安此人著何聚中？’宝藏佛告曰：‘设有比丘诸根暗钝，不堪任行禅法者，当修三上人法业。云何为三？所谓坐禅、诵经、佐劝众事。’如是彼佛与诸弟子说如此微妙之法。

“尔时，有长老比丘，亦不堪任修行禅法。时，彼比丘便作是念：‘我今年衰长大，亦不能修其禅法，今当求愿行劝助之法。’是时，彼长老比丘入野马城中，求烛火、麻油，日来供养宝藏如来，使明不断。

“是时，王女牟尼见此长老比丘里巷乞求，即问彼比丘曰：‘比丘，今日为何所求？’比丘报曰：‘圣女当知：我年衰迈，不堪行禅法，故求乞脂油，用供养佛，续尊光明。’是时，彼女闻佛名号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白彼长老比丘曰：‘汝今，比丘，勿在余处乞求，我自相供给，麻油灯炷尽相惠施。’

“是时，长老比丘受彼女施，日来取油供养宝藏如来，持此功德福业，施与无上正真之道，口自演说：‘年既衰大，又复钝根，无有智慧得行禅法，持此功德之业，所生之处莫堕恶趣，使将来之世值遇圣尊，如今宝藏如来无异；亦遇圣众如今圣众而无有异；说法亦当如今无异。’是时，宝藏如来知彼比丘心中所念，即时便笑，口出五色光，而告之曰：‘汝今，比丘，将来无数阿僧祇劫当作佛，号曰灯光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。’是时，长老比丘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身心坚固，意不退转，颜色特胜，不与常同。

“时，彼牟尼女人见彼比丘颜色殊常，即前问曰：‘比丘，今日颜色极为殊妙，不与常同，得何意故？’比丘报曰：‘王女当知：向者，如来以甘露见灌。’牟尼女问曰

：‘云何如来以甘露见灌？’比丘报曰：‘我为宝藏如来所授决，言将来无数阿僧祇劫当得作佛，号曰灯光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身心牢固，意不退转。如是，王女，为彼如来之所授决也。’王女问曰：‘彼佛颇授我决乎？’长老比丘报曰：‘我亦不知为授汝莂不？’

“是时，王女闻比丘说已，即乘羽宝之车，往至宝藏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王女白佛言：‘我今是檀越施主，所须脂油恒相供给，然今世尊授彼比丘决，独不见授莂。’宝藏如来告曰：‘发心求愿，其福难量，何况以财惠施乎？’牟尼女报曰：‘设当如来不授我莂者，当自断其命根。’宝藏如来报曰：‘夫处女人之身，求作转轮圣王者，终不获也；求作帝释者，亦不可获也；求作梵天王者，亦不可得也；求作魔王者，亦不可得也；求作如来者，亦不可得也。’女曰：‘我定不能得成无上道乎？’宝藏佛报曰：‘能也，牟尼女，成无上正真道也。然王女当知：将来无数阿僧祇劫有佛出世，是汝善知识，彼佛当授汝决。’

“是时，王女白彼佛言：‘受者清净，施主秽浊乎？’宝藏佛告曰：‘吾今所说者，心意清净，发愿牢固。’是时，王女语已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“优波离当知：无数阿僧祇劫，灯光佛乃出现于世，治在钵头摩大国，与大比丘众十六万八千众俱，国王、人民悉来承事。是时，彼国有王名提波延那，以法治化，领此阎浮境界。是时，彼王请佛及比丘僧而饭食之。是时，灯光如来清旦著衣持钵，将诸比丘众入城。

“尔时，有梵志子名曰弥勒，颜貌端正，众中独出，像如梵天，通诸经藏，靡不贯练，诸书咒术，皆悉明了，天文地理，靡不了知。是时，彼梵志遥见灯光佛来，颜貌殊特，世之奇异，诸根寂定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庄严其身；见已，便发喜豫之意，善心生焉：‘书籍所载如来出现，甚为难遇，时时乃出，犹如优钵华时乃出耳！我今当往试之。’是时，梵志手执五华往至世尊所，复作是念：‘其有三十二相者，名曰成佛。’即以五根华散如来上，又求三十二相，唯见三十相，而不见二相，即兴狐疑：‘今观世尊不见广长舌及阴马藏。’即时说此偈：

“‘闻有三十二，大人之相貌，

今不见二相，相好为具不？

颇有阴马藏，贞洁不淫乎？

岂有广长舌，舐耳覆面乎？

为我现其相，断诸狐疑结，

阴马及舌相，惟愿欲见之！’

“是时，灯光佛即入三昧定，使彼梵志见其二相。是时，灯光佛复出广长舌，左右舐耳，放大光明，还从顶上入。是时，梵志见如来有三十二相具足；见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并作是说：‘惟愿世尊当见观察！我今持五华奉上如来，又持此身供养圣尊。’发此誓愿时，彼五华在空中化成宝台，极为殊妙，四柱四门。彼时，见交露台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发此誓愿：‘使我将来之世作佛，当如灯光佛，弟子翼从，悉皆如是。’

“是时，灯光佛知彼梵志心中所念，即时便笑。诸佛世尊常法，若授决时世尊笑者，口出五色光明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。是时，光明已照三千大千世界，日月无复光明，还从顶上入。设如来授决之时，光从顶上入；设授辟支佛决时，光从口出，还入耳中；若授声闻菩者，光从肩上入；若授生天之决者，是时光明从臂中入；若菩生人中者，是时光明从两胁入；若授生饿鬼决者，是时光明从腋入；若授生畜生决者，光明从膝入；若授生地狱决者，是时光明从脚底入。

“是时，梵志见光从顶上入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布发在地，并作是说：‘设如来不授我决者，即于此处自断坏，不成诸根。’是时，灯光佛知梵志心中所念，即告之曰：‘汝速还起，将来之世，当成作佛，号释迦文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。’是时，摩纳闻佛授决已，心怀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于彼处，得遍现三昧，踊在虚空，去地七仞，叉手向灯光如来。

“汝优波离，莫作异观！尔时宝藏如来时长老比丘，岂是异人乎？尔时灯光如来是也。尔时王女牟尼，我今是也。时宝藏如来立我名号字释迦文，我今以此因缘故，说此八关斋法。当发誓愿，无愿不果。所以然者？若彼女人作是誓愿，即于彼劫成其所愿也。若长老比丘不发誓愿者，终不成佛道。誓愿之福不可称记，得至甘露灭尽之处。如是，优波离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优波离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摩竭国界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，渐至江水侧。

尔时，世尊见江水中，有大材木为水所漂，即坐水侧一树下坐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颇见木为水所漂乎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设当此木不著此岸，不著彼岸，又不中没，复非在岸上，不为人所捉，复非为非人所捉者，复非为水所回转，复非腐败者，便当渐渐至海。所以然者？海，诸江之原本。汝等比丘亦如是，设不著此岸，不著彼岸，又不中没，复非在岸上，不为人、非人所捉，亦不为水所回转，亦不腐败，便当渐渐至涅槃处。所以然者？涅槃者，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是涅槃之原本。”

尔时，有牧牛人名曰难陀，凭杖而立。是时，彼牧牛人遥闻如是所说，渐来至世尊所而立。尔时，牧牛人白世尊言：“我今亦不著此岸，不在彼岸，又非中没，复非在岸上，不为人捉，复非为非人所捉，不为水所回转，亦非腐败，渐当至涅槃之处。惟愿世尊听在道次，得作沙门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还主牛已，然后乃得作沙门耳！”

牧牛人难陀报曰：“斯牛哀念犊故，自当还家。惟愿世尊听在道次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牛虽当还家，故须汝往付授之。”

是时，牧牛人即受其教，往付牛已，还至佛所，白世尊言：“今已付牛，惟愿世尊听作沙门。”是时，如来即听作沙门，受具足戒。

有一异比丘白世尊言：“云何为此岸？云何为彼岸？云何为中没？云何在岸上？云何不为人所捉？云何不为非人所捉？云何不为水所回转？云何不腐败？”

佛告比丘曰：“此岸者，身邪也。彼岸者，身邪灭。中没者，欲爱也。在岸上者，五欲也。为人所捉者，如有族姓子发此誓愿：‘持此功德福佑，作大国王，若作大臣。’非人所捉者，如有比丘有此誓愿：‘生四天王中及诸天中而行梵行，今持功德生诸天之中。’是谓名为非人所捉。为水所回转者，此是邪疑也。腐败者，邪见、邪治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，此是腐败也。”

是时，难陀比丘在闲静之处而自修克，所以族姓之子，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者，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。即于座上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难陀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提婆达兜已失神足，阿阇世太子日遣五百釜食而供养之。是时，众多比丘闻提婆达兜已失神足，又为阿阇世所供养，共相将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众多比丘白佛言：“提婆达兜者极大威力，今为阿阇世王所供养，日遣五百釜食。”

尔时，世尊闻此语已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莫兴此意，贪提婆达兜比丘利养；彼愚人由此利养自当灭亡。所以然者？于是，比丘，提婆达兜所以出家学者，不果其愿。

“比丘当知：犹如有人出其村落，手执利斧，往诣大树，先意所望，欲望大树，及其到树，持枝叶而还。今此比丘亦复如是，贪著利养；由此利养，向他自誉，毁呰他人，比丘所行宜，则不果其愿。彼由此利养故，不求方便起勇猛心，如彼人求宝不得，为智者所弃。

“设有比丘得利养已，亦不自誉，复不毁他人；或时复向他人自称说：‘我是持戒之人，彼是犯戒之士。’比丘所愿者而不果获。如人舍根，持枝还家，智者见已：‘此人虽持枝还家，然不识根。’此中比丘亦复如是，以得利养，奉持戒律，并修梵行，好修三昧。彼以此三昧心向他自誉：‘我今得定，余人无定。’比丘所应行法亦不果获。犹如有人其求实木，往至大树，望其实，舍其枝叶，取其根持还。智者见已，便作是说：‘此人别其根。’今此比丘亦复如是，兴起利养，奉持戒律，亦不自誉，复非毁他人，修行三昧，亦复如是，渐行智慧。夫智慧者，于此法中最为第一。提婆达兜比丘于此法中竟不获智慧、三昧，亦复不具戒律之法。”

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“彼提婆达兜者，云何不解戒律之法？彼有神德，成就诸行，有此智慧，云何不解戒律之法？有智慧则有三昧，有三味则有戒律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戒律之法者，世俗常数；三昧成就者，亦是世俗常数；神足飞行者，亦是世俗常数；智慧成就者，此是第一之义。”

是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由禅得神足，至上不究竟，

不获无为际，还堕五欲中。

智慧最为上，无忧无所虑，

久毕获等见，断于生死有。

“比丘当知：以此方便，知提婆达兜不解戒律之法，亦复不解智慧、三昧之行。汝等比丘，莫如提婆达兜贪著利养。夫利养者，堕人恶处，不至善趣。若著利养，便习邪见，离于正见；习于邪治，离于正治；习于邪语，离于正语；习于邪业，离于正业；习于邪命，离于正命；习于邪方便，离于正方便；习于邪念，离于正念；习于邪定，离于正定。是故，比丘，勿起利养之心，制令不起；已起利养之心，求方便而灭之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当说此微妙之法，六十余比丘舍除法服，习白衣行；复有六十余比丘，漏尽意解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船筏譬喻，汝等善思念之，戢在心怀！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云何名为船筏譬喻？若汝等行路，为贼所擒，当执心意，无起恶情；当起慈、悲、喜、护心，遍满诸方所，无量无限，不可称计。持心当如地，犹如此地亦受于净，亦受于不净，屎尿秽恶皆悉受之，然地不起增减之心，不言此好、此丑。汝今所行亦当如是，设为贼所擒获，莫生恶念，起增减心；亦如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亦受于恶，亦受于好，都无增减之心；起慈、悲、喜、护之心，向一切众生。所以然者？行善之法犹可舍之，何况恶法而可玩习？如有人遭恐难之处，欲度难处至安隐之处，随意驰走，求其安处。彼见大河极为深广，亦无船、桥而可得渡至彼岸者；然所立之处极为恐难，彼岸无为。

“尔时，彼人思惟方计：‘此河水极深且广，今可收拾材木草叶，缚筏求渡，依此筏已，从此岸得至彼岸。’尔时，彼人即收拾材木草叶，缚筏而渡，从此岸至彼岸。彼人已渡岸，复作是念：‘此筏于我，多所饶益。由此筏得济厄难，从有恐之地，得至无为之处。我今不舍此筏，持用自随。’云何，比丘，彼人所至到处，能用此筏自随乎？为不能耶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，彼人所愿，今已果获，复用筏自随乎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法犹可舍，何况非法！”

尔时，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“云何当舍于法，而况非法？我等岂非由法学道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依骄慢灭骄慢、慢慢、增上慢、自慢、邪见慢、慢中慢、增上慢，以无慢灭慢慢，灭无慢、正慢，灭邪慢、增上之慢，尽灭四慢。我昔未成佛道，坐树王下时，便生此念：‘欲界之中谁最豪贵，我当降伏？’已降伏欲界之中，天及人民，皆悉靡伏。时，我复重作是念：‘闻有弊魔波旬，今当与彼战。以降波旬，一切骄慢豪贵之天，一切靡伏。’时我，比丘，于座上笑，使魔波旬境界皆悉震动。

“虚空之中闻说偈声：

“‘舍真净王法，出家学甘露，

设克广愿者，空此三恶趣。

我今集兵众，瞻彼沙门颜，

设不用我计，执脚掷海表。’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九 马血天子品第四十三之二

“是时，弊魔波旬瞋恚炽盛，即告师子大将曰：‘速集四部之众，欲往攻伐沙门。又当观察为有何力势，堪任与我共战斗耶？’我尔时复更思惟：‘与凡人交战犹不默然，何况欲界豪贵者乎？要当与彼少多争竞。’时我，比丘，著仁慈之铠，手执三昧之弓、智慧之箭，俟彼大众。是时，弊魔、大将、兵众十八亿数，颜貌各异，猿猴、师子来至我所。

“尔时，罗刹之众，或一身若干头；或有数十身而共一头；或两肩有三颈，当心有口；或有一手；或有两手者；或复四手；或两手擎头，口衔死蛇；或头上火燃，口出火光；或两手擘口，欲前啖之；或披腹相向，手执刀剑，担持戈矛；或执舂杵；或担山、负石、担持大树者；或两脚在上，头在下；或乘象、师子、虎、狼、毒虫；或步来者；或空中飞。是时，弊魔将尔许之众，围绕道树。

“时，魔波旬在我左侧而语我曰：‘沙门速起。’时我，比丘，默然不对，如是再三。魔语我曰：‘沙门畏我不乎？’我告之曰：‘我今执心无所畏惧。’时波旬曰：‘沙门，颇见我四部之众耶？然汝一己，无有器杖兵刃，秃头露形，著此三衣，复言吾无所畏？’

“尔时，我向波旬，便说此偈：

“‘仁铠三昧弓，手执智慧箭，

福业为兵众，今当坏汝军。’

“时，魔波旬复语我曰：‘我于沙门多所饶益。设不从我语者，正尔取汝，灰灭其形。又复沙门，颜貌端正，年壮可美，出处刹利转轮王种，速起此处，习于五乐，我当将和使汝得作转轮圣王。’时，我复报波旬曰：‘汝所说者，无常变易，不得久住，亦当舍离，非吾所贪。’时，弊魔波旬复语我曰：‘沙门，今日为何所求？志何愿物？’时我报曰：‘吾所愿者：无忧畏处，安隐恬泊，涅槃城中；使此众生流浪生死，沉翳苦恼者，导引正路。’

“魔报我曰：‘设今沙门不速起乎坐者，当执汝脚，掷著海表。’时，我报波旬曰：‘我自观察天上、人中，魔若魔天、人若非人，及汝四部之众，不能使吾一毛动。’

魔报我曰：‘沙门，今日欲与吾战乎？’我报之曰：‘思得交战。’魔报我曰：‘汝怨是谁？’我复报曰：‘骄慢者是，增上慢、自慢、邪慢、慢中慢、增上慢。’魔语我曰：‘汝以何义灭此诸慢？’时我报曰：‘波旬当知：有慈三味、悲三昧、喜三昧、护三昧、空三味、无愿三昧、无相三味。由慈三昧，办悲三昧；缘悲三昧，得喜三昧；缘喜三昧，得护三昧。由空三昧，得无愿三味；因无愿三昧，得无相三昧。以此三三昧之力，与汝共战。行尽则苦尽，苦尽则结尽，结尽则至涅槃。’

“魔语我曰：‘沙门，颇以法灭法乎？’时我报曰：‘可以法灭法。’魔问我言：‘云何以法灭法？’时我告曰：‘以正见灭邪见，以邪见灭正见；正治灭邪治，邪治灭正治；正语灭邪语，邪语灭正语；正业灭邪业，邪业灭正业；正命灭邪命，邪命灭正命；正方便灭邪方便，邪方便灭正方便；正念灭邪念，邪念灭正念；正定灭邪定，邪定灭正定。’魔语我曰：‘沙门，今日虽有斯语，此处难克也。汝今速起，无令吾掷著海表。’

“时，我复语波旬曰：‘汝作福，唯有一施，今得作欲界魔王。我昔所造功德，无能称计。汝今所说，方言甚难耶！’波旬报曰：‘今我作福，汝今证知；汝自称说造无数福，谁为证知？’时我，比丘，即伸右手，以指案地，语波旬：‘我所造功德，地证知之。’我当说此语，是时地神从地涌出，叉手白言：‘世尊，我当证知。’地神语适讫，时魔波旬愁忧苦恼，即退不现。

“比丘，当以此方便知之：法犹尚灭，何况非法！我长夜与汝说一觉喻经，不录其文，况解其义？所以然者？此法玄邃，声闻、辟支佛所修此法者，获大功德，得甘露无为之处。彼云何名为乘筏之喻？所谓依慢灭慢，慢已灭尽，无复诸恼乱想之念。犹如野狸之皮极修治之，以手拳加之，亦无声响，无坚硬处；此亦如是，若比丘慢尽都无增减。是故，我今告汝等曰：‘设为贼所擒获者，勿兴恶念，当以慈心遍满诸方，犹如彼极柔之皮，长夜便获无为之处。’如是，比丘，常作是念！”

当说此法时，于彼座上，三千天子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；六十余比丘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；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摩竭国神祇恒水侧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摩竭牧牛人愚惑，少智慧，意欲从恒水此岸，渡牛至彼岸；亦复不观彼此之岸深浅之处，便驱牛入水。先渡瘦者，又犊尚小，在水中央，极为羸劣，不能得至彼岸。复次，渡中流之牛不肥不瘦，亦不得渡，于中受其苦恼。次复

，渡极有力者，亦在水中，受其困厄。

“今我众中比丘亦复如是，心意暗钝，无有慧明，不别生死位，不别魔之桥船，意欲渡生死之流，不习于禁戒之法，便为波旬得其便也。从邪道求于涅槃，望得灭度，终不果获，自造罪业，复堕他人著罪中。犹摩竭牧牛人黠慧多智，意欲渡牛至彼此之岸，先观察深浅之处，前渡极盛力牛到彼岸；次渡中流之牛，不肥不瘦，亦得渡至彼岸；次渡极羸者，亦渡无他，小犊寻从其后而济渡无为。

“比丘，如来亦复如是，善察今世、后世，观生死之海，魔之径路，自以八正道度生死之难。复以此道度不度者，犹如导牛之正，一正，余者悉从；我弟子亦复如是，尽有漏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于现法中以身作证而自游化，度魔境界，至无为处。亦如彼有力之牛渡彼恒水，得至彼岸；我声闻亦复如是，断五下结，成阿那含，于彼般涅槃，不还来此间，度魔境界，至无为处。如彼中流之牛，不肥不瘦，得渡恒水而无疑难；我弟子亦复如是，断三结使，淫、怒、痴薄，成斯陀含，来至此世，尽于苦际，断魔境界至无为之处。如彼瘦牛将诸小犊，得渡彼恒水；我弟子亦复如是，断三结使，成须陀洹，必至得度，度魔境界，度生死之难。如彼小犊，从母得渡；我弟子亦复如是，持信奉法，断魔诸缚，至无为处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魔王所应获，不究生死边，

如来今究竟，世间现慧明。

诸佛所觉了，梵志不明晓，

犹涉生死岸，兼度未度者。

今此五种人，及余不可计，

欲度生死难，尽佛威神力。

“是故，比丘，当专其心，无放逸行，亦求方便，成贤圣八品之道；依贤圣道已，便能自度生死之海。所以然者？犹如彼愚牧牛之人，外道梵志是也，自溺生死之流，复堕他人著罪中。彼恒水者，即是生死之海也。彼黠慧牧牛者，如来是也；度生死之难，由贤圣八品道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成八圣道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婆伽梨园中，与千二百五十弟子俱，尽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六通清彻；唯除一人，阿难比丘也。

尔时，王阿阇世七月十五日受岁时，夜半明星出现，告月光夫人曰：“今十五日月盛满，极为清明，当应施行何事？”

夫人报曰：“今十五日说戒之日，应当作倡伎乐，五欲自娱乐。”

时，王闻此语已，不入其怀。王复告优陀耶太子曰：“今夜极清明，应作何事？”

优陀耶太子白王言：“如今夜半极清明，应集四种之兵，诸外敌异国不靡伏者，当往攻伐。”

是时，王阿阇世闻此语已，亦复不入其意。复语无畏太子曰：“如今极清明之夜，应何所施行？”

无畏王子报曰：“今不兰迦葉，明诸算数，兼知天文地理，众人所宗仰，可往至彼问此疑难。彼人当与尊说极妙之理，永无留滞。”

时，王闻此语已，亦不入其意。复语须尼摩大臣曰：“如今之夜极为清明，应何所施行？”

须尼摩白王言：“如今夜半极为清明，然阿夷耆近在不远，多所晓了，惟愿大王往问其宜！”

王闻此语已，亦复不入其意。复告婆沙婆罗门曰：“如今夜半极为清明，应何所施行？”

婆罗门报曰：“如今十五日极为清明，然有瞿耶楼近在不远，惟愿大王往问其义！”

时，王闻此语已，复不合其意。复语摩特梵志曰：“如今夜半极为清明，应作何事？”

梵志报曰：“大王当知：波休迦旃近在不远，惟愿大王往问其情！”

王闻此语已，复不合其意。复告索摩典兵师曰：“如今夜半极为清明，应何所施行？”

索摩报曰：“先毕卢持近在不远，明诸算术，可往问其义。”

王闻此言已，亦不合其意。复告最胜大臣曰：“如今十五日极为清明，应何所施行？”

最胜白王言：“今有尼揵子，博览诸经，师中最上，惟愿大王往问其义！”

王闻此语已，不合其意。复作是思惟：“此诸人等，斯是愚惑，不别真伪，无有巧便。”

尔时，耆婆伽王子在王左侧。王顾语耆婆伽曰：“如今夜半极为清明，应何所施行？”

是时，耆婆伽即前长跪，而白王言：“今如来近在不远，游贫聚园中，将千二百五十弟子，惟愿大王往问其义！然彼如来为明为光，亦无疑滞，知三世事，靡不贯博，自当与王演说其事。王所有狐疑，豁然自悟。”

是时，王阿阇世闻耆婆伽语已，欢喜踊跃，善心生焉，即叹耆婆伽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王子，快说斯言。所以然者？我今身心极为炽然，又复无故取父王杀，我恒长夜作是念：‘谁堪任悟我心意者？’今耆婆伽向所说者，正入我意。甚奇！甚特！闻如来音响，豁然大悟。”

时，王向耆婆伽便说此偈：

“今日极清明，心意不得悟，

汝等人人说，应往问谁义？

不兰、阿夷耑，尼揵梵弟子，

斯等不可依，不能有所济。

今日极清明，月满无瑕秽，

今问耆婆伽，应往问谁义？”

是时，耆婆伽复以偈报王曰：

“闻其柔软音，得脱摩竭鱼，

惟愿时诣佛，永处无畏境。”

时，王复以偈报曰：

“我昔所施行，于佛无益事，

害彼真佛子，名曰频婆娑。

今极怀羞耻，无颜见世尊，

汝今云何说，使吾往见之？”

是时，耆婆伽复以偈报王曰：

“诸佛无彼此，诸结永已除，

平等无二心，此是佛法义。

设以栴檀香，以涂右手者，

执刀断左手，心不起增减。

如愍罗云子，一息更无二，

持心向提婆，怨亲无有异。

惟愿大王屈，往觐如来颜，

当断其狐疑，勿足有留滞。”

是时，王阿阇世告耆婆伽王子曰：“汝今速严驾五百牙象，五百牸象，燃五百灯。”

耆婆伽对曰：“如是，大王。”是时，耆婆伽王子即时严驾千象，及燃五百灯，前白王言：“严驾已办，王知是时。”

尔时，王阿阇世将诸营从，往诣梨园中，中路便怀恐怖，衣毛皆竖，还顾谓耆婆伽王子曰：“吾今将非为汝所误乎？将非持吾与怨家耶？”

耆婆伽白王：“实无此理！惟愿大王小复前进，今如来去此不远！”

时，王阿阇世意犹怀恐，重告耆婆伽曰：“将非为汝所惑？又闻如来将千二百五十弟子，今不闻其声？”

耆婆伽报曰：“如来弟子恒入三昧，无有乱想。惟愿大王小复前进！”

阿阇世王即下车，步入门，至讲堂前，默然而立，观察诸圣众，还顾谓耆婆伽曰：“如来今在何处？”尔时，一切圣众尽入炎光三昧，照彼讲堂，靡不周遍。

是时，耆婆伽即时长跪，伸右手指示如来言：“此是如来，最在中央，如日披云。”

是时，王阿阇世语耆婆伽曰：“甚奇！甚持！今此圣众心定乃尔。复以何缘有此光明？”

耆婆伽白王：“三昧之力故放光明耳！”

王复告曰：“如我今日观察圣众，极为寂然，使我优陀耶太子亦当如是寂然无为。”时，王阿阇世叉手，自称说曰：“惟愿世尊当见观察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来！大王。”王闻如来音响，极怀欢喜：“如来乃见称说王号。”

时，王阿阇世即至佛所，五体投地，以两手著如来足上，而自称说：“惟愿世尊当见垂愍，受其悔过！父王无罪而取害之，惟愿受悔，后更不犯，自改往修来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今正是时，宜时悔过，无令有失。夫人处世，有过能自改者，斯名上人，于我法中，极为广大，宜时忏悔。”是时，王礼如来足已，住一面坐。

时，王白佛言：“惟愿欲有所问，如来听者，乃敢问耳！”

佛告王曰：“有疑难者，宜时问之。”

王白佛言：“于现世造福，得受现报不乎？”

佛告王曰：“古昔已来颇以此义，曾问人乎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我昔曾以此义而问他人，亦问不兰迦葉：‘云何，不兰迦葉，现世作福得受现报乎？’不兰迦葉报我言：‘无福、无施，无今世、后世善恶之报，世无阿罗汉等成就者。’当我尔时，问此受果之报，彼报曰：‘无也。’如有人问以瓜义，报以柰理，今此迦葉亦复如是。时，我作是念：‘此梵志已不解义，豪族王种所问之义，此人方便引余事报。’时我，世尊，我即欲断其头，即不受其语，寻发遣之。

“时，我复至阿夷耑所，而问此义。阿夷耑报我言：‘若于江左杀害众生，作罪无量，亦无有罪，亦无恶果之报。’时我，世尊，复作是念：‘我今问现世受报之义，此人乃持杀害报吾；犹如有人问梨之义，以柰报之。’即舍之去。

“复至瞿耶楼所，而问此义。彼人报我曰：‘于江右边造诸功德，不可称计，于中亦无善之报。’我尔时复作是念：‘吾今所问义者，竟不报其理。’复舍之去。

“复往至波休迦栴所，而问斯义。彼人报曰：‘唯有一人出世，一人死，一人往返受其苦乐。’时我复作是念：‘我今所问现世之报，乃将生死来相答。’复舍之去。

“往问先毗卢持如此之义。彼人报我言：‘过去者已灭，更不复生；当来未至，亦复不有；现在不住，住者即变易。’时我复作是念：‘我今所问现世之报，乃持三世相酬，此非正理。’即复舍去。

“至尼揵子所，而问此义：‘云何，尼揵子，颇有现世作福得受现世报也？’彼报我言：‘无因无缘，众生结缚；亦无有因，亦无有缘，众生著结缚；无因无缘，众生清净。’时我复作是念：‘此梵志等斯是愚惑，不别真伪，犹盲无目，所问之义，竟不相报。’如似弄转轮圣王种，寻复舍之去。今我，世尊，故问其义，现世作福现受报也？惟愿世尊演说其义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“大王，我今问汝义，随所乐报之。大王，颇有典酒、厨宰，赏护物左右使人乎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唯然，有之。”

“设彼使人执劳经久，复当赏遗不乎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随功叙用，不令有怨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以此方便，知现世作福得受现报。云何，大王，既处高位，恤民以礼，当复赏遗不乎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食共同甘，并命不恨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当以此方便，知昔日出处极卑，渐渐积功，与王同欢。以是之故，现世作福得受现报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彼有劳之人，经历年岁，来白王言：‘我等功劳已立，王所明知，欲从王求意所愿。’王当以与不乎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随彼所愿而不违之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彼有劳之人，欲得辞王，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修清净行，王听不乎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唯然，听之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设王见彼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，在我左右，王欲何所施为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承事供养，随时礼拜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以此方便，知现作福得受现报。设彼有劳之人，持戒完具，无有所犯，王欲何所施行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尽其形寿供给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不使缺减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以此方便，知现身作福得受现报。设复彼人已作沙门，尽有漏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己身作证而自游化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王欲何为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我当尽形寿，承事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不令有乏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当以此方便，知现世作福得受现报。设复彼人尽其形寿，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者，王欲何所施设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当于四道头起大神寺，兼以香华供养，悬缯幡盖，承事礼敬。所以然者？彼是天身，非为人身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当以此方便，知现世作福得受现报。”

王白佛言：“我今以此譬喻于中受解，今日世尊重演其义，自今已后信受其义，惟愿世尊受为弟子！自归于佛、法、比丘僧，今复忏悔：如愚、如惑，父王无过而取害之！今以身命自归，惟愿世尊除其罪愆，演其妙法，长夜无为，如我自知所作罪报，无有善本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世有二种人无罪而命终，如屈伸臂顷，得生天上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不造罪本而修其善，二者、为罪改其所造。是谓二人而取命终生于天上，亦无留滞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人作极恶行，悔过转微薄，

日悔无懈息，罪根永已拔。

“是故，大王，当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。夫以法治化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彼已命终，名誉远布，周闻四方，后人共传：‘昔日有王，正法治化，无有阿曲。’人以称传，彼人所生之处，增寿益算，无有中夭。是故，大王，当发欢喜之心，向三尊：佛、法、圣众。如是，大王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阿阇世王即从座起，头面礼佛足，便退而去。王去不远，佛告诸比丘：“今此阿阇世王不取父王害者，今日应得初沙门果证，在四双八辈之中，亦复得贤圣八品道，除去八爱，超越八难。虽尔，今犹获大幸，得无根之信。是故，比丘，为罪之人，当来方便，成无根之信。我优婆塞中得无根信者，所谓阿阇世是也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世八法随世回转。云何为八？一者、利，二者、衰，三者、毁，四者、誉，五者、称，六者、讥，七者、苦，八者、乐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八法随世回转。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除此八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来出现世间，又于世界成佛道，然不著世间八法，犹与周旋。犹如淤泥出生莲华，极为鲜洁，不著尘水，诸天所爱敬，见者心欢。如来亦复如是，由胞胎生，于中长养，得成佛身，亦如琉璃之宝、净水之珍，不为尘垢所染。如来亦复如是，亦生于世间，不为世间八法所染著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勤精进，修行八法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八种之人，流转生死，不住生死。云何为八？趣须陀洹、得须陀洹、趣斯陀含、得斯陀含、趣阿那含、得阿那含、趣阿罗汉、得阿罗汉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八人流转生死，不住生死。是故，比丘，求其方便，度生死之难，勿住生死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马血、斋、难陀，提婆达、船筏，

牧牛、无根信，世法、善、八人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 九众生居品第四十四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九众生居处，是众生所居之处。云何为九？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，若干种想，所谓天及人也；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一想，所谓梵迦夷天，最初出现也；或有众生，一身若干想，所谓光音天也；或有众生，一身一想，所谓遍净天也；或有众生无量空，所谓空处天也；或有众生无量识，识处天也；或有众生不用处，所谓不用处天也；或有众生有想无想，有想无想处天也；诸所生之处名为九也。是谓，比丘，九众生居处，群萌之类，曾居、已居、当居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离此九处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说嗷愿有九种之德，汝等善思念之！吾今当敷演其义。”是时，诸比丘受佛教诫。

佛告比丘：“彼云何名为嚫愿九种之德？比丘当知：檀越施主成就三法，所施之物亦成就三法，受物之人亦成就三法。彼檀越施主云何成就三法？于是，檀越施主信成就、誓愿成就，亦不杀生，是谓檀越施主成就此三法。所施之物云何成就此三法？于是，施物色成就、香成就、味成就，是谓施物三事成就。云何受物之人成就三事？于是，受物之人戒成就、智慧成就、三昧成就，是谓受施之人成就三法。如是，达嚫成就此九法，获大果报，至甘露灭尽之处。夫为施主欲求其福者，当求方便，成就此九法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为成就九法。云何为九？强颜、耐辱、贪心、悭著、心念不舍离、健忘、少睡、隐匿淫泆、亦无返复为九。是谓，比丘，为成就此九法。

“恶比丘亦复成就九法。云何为九？于是，恶比丘强颜、耐辱、贪心、悭著、健忘、少睡、淫泆隐匿、亦无返复、念不舍离为九。

“云何恶比丘强颜？于是，恶比丘不应求者而求之，违沙门之行，如是比丘名为强颜。

“云何恶比丘耐辱？于是，恶比丘在诸贤善比丘所，自称叹说，毁呰他人，如是比丘名为耐辱。

“云何比丘生贪心？于是，比丘见他财物皆生贪心，此名为贪也。

“云何比丘悭著？于是，比丘所得衣钵不与人共，恒自藏举，如是名为悭著。

“云何比丘健忘？于是，恶比丘恒多漏失妙善之言，亦不思惟方便，论说国事兵战之法，如是恶比丘成就此健忘。

“云何恶比丘少于睡眠？于是，恶比丘所应思惟法而不思惟，如是恶比丘少于睡眠。

“云何恶比丘匿处淫泆？于是，恶比丘所为隐匿，不向人说，我今行淫勿令人知，如是比丘所隐匿淫泆。

“云何恶比丘无返复？于是，恶比丘无恭敬之心，不奉事师长、尊敬贵重之人，如是恶比丘无有返复。”

“若恶比丘成就此九法，念不舍离者，终不成道果。是故，比丘，诸恶之法念当舍之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孔雀鸟成就九法。云何为九？于是，孔雀鸟颜貌端正，音响清彻，行步庠序，知时而行，饮食知节，常念知足，念不分散，少于睡眠，亦复少欲，知于返复。是谓，比丘，孔雀之鸟成就此九法。

“贤哲比丘亦复成就九法。云何为九？于是，贤善比丘颜貌端正，音响清彻，行步庠序，知时而行，饮食知节，常念知足，念不分散，少于睡眠，亦复少欲，知于返复。

“云何贤善比丘颜貌端正？所谓彼比丘出入行来进止之宜，终不失叙，如是贤善比丘颜貌端正。

“云何比丘音响清彻？于是，比丘善别义理，终不错乱，如是比丘音响清彻。

“云何比丘行步庠序？于是，比丘知时而行，不失次叙，又知可诵知诵，可习知习，可默知默，可起知起，如是比丘知于时节。

“云何比丘知时而行？于是，比丘应往即往，应住即住，随顺听法，如是比丘知时而行。

“云何比丘饮食知节？于是，比丘所得遗余，与人共分，不惜所有，如是比丘饮食知节。

“云何比丘少于睡眠？于是，比丘初夜时，习于警寤，习三十七品，无有漏脱，恒以经行、卧觉而净其意；复于中夜思惟深奥；至后夜时，右胁著地，脚脚相累，思惟计明之想，复起经行而净其意。如是，比丘少于睡眠。

“云何比丘少欲，知于返复？于是，比丘承事三尊，奉敬师长，如是比丘少欲，知于返复。如是，贤善比丘成就九法。今此九法当念奉行！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女人成就九法系缚男子。云何为九？所谓歌舞、伎乐、笑、啼，常求方宜，自以幻术、颜色、形体。计尔许事中，唯有更乐，缚人最急，百倍、千倍，终不相比。如我今日观察诸义，更乐缚人最急，无出是者，随彼男子系之牢固也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念舍此九法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优迦罗竹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与汝当说妙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义理深邃，清净修行梵行，此经名曰一切诸法之本，汝等善思念之！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佛告之曰：“彼云何名为一切诸法之本？于是，比丘，凡夫之人不睹贤圣之教，亦不掌护如来言教，不亲近善知识，不受善知识言教。彼观此地，如实知之，此是地，如审是地；如实是地，亦复是水，亦复是火，亦复是风，四事合以为人，愚者之所娱乐。天自知为天，乐于天中；梵天自知为梵天；大梵自知为大梵，无能出者；光音天还自相知由光音天来；遍净天自知为遍净天；果实天自知为果实天而不错乱；阿毗耶陀天自知为阿毗耶陀天；空处天自知为空处天；识处天自知为识处天；不用处天自知为不用处天；有想无想处天自知为有想无想处天；见者自知为见；闻者自知为闻；欲者自知为欲；智者自知为智；一类自知为一类；若干类自知为若干类；悉具足自知为悉具足；涅槃自知为涅槃，于中而自娱乐。所以然者？非智者之所说也。

“若圣弟子往觐圣人，承受其法，与善知识从事，恒亲近善知识，观此地种皆悉分明，知所来处，亦不著于地，无有污染之心。水、火、风亦复如是。人、天、梵王、光音、遍净、果实、阿毗耶陀天、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，见、闻、念、知，一种、若干种，乃至于涅槃，亦不著于涅槃，不起涅槃之想。所以然者？皆由善分别、善观察。若彼比丘漏尽阿罗汉，所作已办，舍于重担，尽生死原本，平等解脱。彼能分别地种，都不起想著；地种、人、天、梵王乃至有想无想处，亦复如是；至于涅槃，不著涅槃，不起涅槃之想。所以然者？皆由坏淫、怒、痴之所致也。比丘当知：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善能分别于地，亦不著于地种，不起地种之想。所以然者？皆由破爱网之所致。因有有生，因生有老死，皆悉除尽，是故如来成最正觉。”

佛说此语时，是时诸比丘不受其教。所以然者？由魔波旬闭塞心意故。

“此经名曰一切诸法之本，我今具足说之。诸佛世尊所应修行，我今已具足施行。汝等当念闲居树下，端意坐禅，思惟妙义。今不为者，后悔无益！此是我之教诫也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罗阅城中有一比丘，身遇疾病，至为困悴，卧大小便，不能自起止，亦无比丘往瞻视者，昼夜称佛名号：“云何世尊独不见愍？”

是时，如来以天耳闻彼比丘称怨唤呼，投归如来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吾与汝等，悉案行诸房，观诸住处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是时，世尊与比丘僧前后围绕，诸房间案行。尔时，病比丘遥见世尊来，即欲从座起而不能自转摇。是时，如来到彼比丘所，而告之曰：“止！止！比丘，勿自动转。吾自有坐具，足得坐耳！”

是时，毗沙门天王知如来心中所念，从野马世界没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是时，释提桓因知如来心中所念，即来至佛所。梵天王亦复知如来心中所念，从梵天没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时，四天王知如来心中所念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是时，佛告病比丘曰：“汝今患苦有损，不至增乎？”

比丘对曰：“弟子患苦遂增不损，极为少赖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瞻病人今为所在？何人来相瞻视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今遇此病，无人相瞻视也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昔日未病之时，颇往问讯病人乎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不往问讯诸病人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今无有善利于正法中。所以然者？皆由不往瞻视病故也。汝今，比丘，勿怀恐惧，当躬供养，令不有乏。如我今日天上、人中独步无侣，亦能瞻视一切病人，无救护者与作救护，盲者与作眼目，救诸疾人。”是时，世尊自除不净，更与敷坐具。

是时，毗沙门天王及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我等自当瞻此病比丘，如来勿复执劳。”

佛告诸天曰：“汝等且止，如来自当知时。如我自忆昔日未成佛道，修菩萨行，由一鸽故，自投命根，何况今日已成佛道，当舍此比丘乎？终无此处！又释提桓因先不瞻此病比丘，毗沙门天王护世之主亦不相瞻视。”

是时，释提桓因及毗沙门天王皆默然不对。

尔时，如来手执扫帚，除去污泥，更施设坐具，复与浣衣裳，三法视之，扶病比丘令坐，净水沐浴，有诸天在上，以香水灌之。是时，世尊沐浴比丘已，还坐床上，手自授食。

尔时，世尊见比丘食讫，除去钵器，告彼比丘曰：“汝今当舍三世之病。所以然者？比丘当知：生有处胎之厄，因生有老。夫为老者，形羸气竭，因老有病。夫为病者，坐卧呻吟，四百四病一时俱臻，因病有死。夫为死者，形神分离，往趣善恶。设罪多者，当入地狱，刀山、剑树，火车、炉炭、吞饮融铜；或为畜生，为人所使，食以刍草，受苦无量；复于不可称计无数劫中，作饿鬼形，身长数十由旬，咽细如针，复以融铜而灌其口，经历无数劫中；得作人身，搒笞拷掠，不可称计；复于无数劫中得生天上，亦经恩爱合会，又遇恩爱别离，欲无厌足；得贤圣道，尔乃离苦。

“今有九种之人，离于苦患。云何为九？所谓向阿罗汉、得阿罗汉、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、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、向须陀洹、得须陀洹、种性人为九。是谓，比丘，如来出现世间甚为难值，人身难得，生正国中亦复难遭，与善知识相遇亦复如是，闻说法言亦不可遇，法法相生，时时乃有。比丘当知：如来今日现在世间，得闻正法，诸根不缺，堪任闻其正法，今不殷勤，后悔无及。此是我之教诫。”

尔时，彼比丘闻如来教已，熟视尊颜，即于座上得三明，漏尽意解。

佛告比丘：“汝已解病之原本乎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我已解病之原本，去离此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皆是如来神力所加，以四等之心，覆护一切，无量无限，不可称计，身、口、意净。”

是时，世尊具足说法已，即从座起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汝今速打揵椎，诸有比丘在罗阅城者，尽集普会讲堂。”

是时，阿难从佛受教，即集诸比丘在普会讲堂。前白佛言：“比丘已集，惟愿世尊宜知是时！”

尔时，世尊往至讲堂所，就座而坐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学道，为畏国王、盗贼而出家乎？比丘，信坚固修无上梵行，欲得舍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、恼，亦欲离十二牵连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汝等所以出家者，共一师，同一水乳，然各各不相瞻视。自今已往，当展转相瞻视。设病比丘无弟子者，当于众中差次使看病人。所以然者？离此已，更不见所为之处，福胜视病之人者；其瞻病者，瞻我无异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设有供养我，及过去诸佛，

施我之福德，瞻病而无异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教已，告阿难曰：“自今已后诸比丘各各相瞻视！若复比丘知而不为者，当案法律，此是我之教诫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九种之人可敬可贵，供之得福。云何为九？所谓向阿罗汉、得阿罗汉、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、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、向须陀洹、得须陀洹、向种性人为九。是谓，比丘，九种之人供之得福，终无耗减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满呼王子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满呼王子白世尊言：“我曾闻：朱利槃特比丘与卢迦延梵志共论，然此比丘不能答对。我又曾闻：如来弟子众中，诸根暗钝无有慧明，无出此比丘上者。如来优婆塞中在居家者，迦毗罗卫城中瞿昙释种，诸根暗钝，情意闭塞。”

佛告王子曰：“朱利槃特比丘有神足之力，得上人之法，不习世间谈论之宜。又王子当知：此比丘者极有妙义。”

是时，满呼王子白世尊言：“佛所说虽尔，然我意中犹生此念：‘云何有大神力，而不能与彼外道异学而共论议？’我今请佛及比丘僧，唯除朱利槃特一人。”

是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是时，王子已见世尊受请已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世尊足，右绕三匝，便退而去。即其夜办种种甘馔、饮食，敷好坐具，而白：“时到，今正是时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以钵使朱利槃特比丘捉在后住，将诸比丘众，前后围绕，入罗阅城。至彼王子所，各次第坐。尔时，王子白世尊言：“惟愿如来手授我钵！我今躬欲自饭如来。”

佛告王子曰：“今钵在朱利槃特比丘所，竟不持来。”

王子白佛言：“愿世尊遣一比丘往取钵来！”

佛告王子：“汝今自往取如来钵来！”

尔时，朱利槃特比丘化作五百华树，其树下皆有朱利槃特比丘坐。

尔时，王子闻佛教已，往取钵，遥见五百树下，皆有朱利槃特比丘于树下坐禅，系念在前，无有分散；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“何者是朱利槃特比丘？”是时，满呼王子即还来世尊所，而白佛言：“往彼园中均是朱利槃特比丘，不知何者是朱利槃特比丘？”

佛告王子曰：“还至园中，最在中央，住而弹指作是说：‘其实是朱利槃特比丘者，惟愿从座起！’”

是时，满呼王子受教已，复至园中，在中央立，而作是说：“其实是朱利槃持比丘者，便从座起！”

王子正作是语已，其余五百化比丘自然消灭，唯有一朱利槃特比丘在。是时，满呼王子共朱利槃持比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满呼王子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今自悔责！不信如来言教：‘此比丘有神足大威力。’”

佛告王子曰：“听汝忏悔！如来所说终无有二。又此世间有九种人周旋往来。云何为九？一者、豫知人情，二者、闻已便知，三者、观相然后乃知，四者、观察义理然后乃知，五者、知味然后乃知，六者、知义、知味然后乃知，七者、不知义、不知味，八者、学于思惟神足之力，九者、所受义鲜。是谓，王子，九种之人出现世间。如是，王子，彼观相之人，于八人中最为第一，无过是者。今此朱利槃持比丘习于神足，不学余法，此比丘恒以神足与人说法。我今阿难比丘观相便知，豫知人情，知如来须是、不用是，亦知如来应当说是、离是，皆令分明。如今无有出阿难比丘上者，博览诸经义，靡不周遍。又此朱利槃持比丘能化一形作若干形，复还合为一。此比丘后日当于虚空中取灭度。吾更不见余人取灭度，如阿难比丘、朱利槃特比丘之比也。”

是时，佛复告诸比丘曰：“我声闻中第一比丘，变化身形，能大能小，无有如朱利槃特比丘之比。”

是时，满呼王子手自斟酌，供养众僧；除去钵器，更取小座，在如来前，叉手白世尊言：“惟愿世尊听朱利槃特比丘恒至我家，随其所须衣被、杂物、沙门之法，尽在我家取之，当尽形寿供给所须。”

佛告王子：“汝今，王子，还向朱利槃特比丘忏悔，躬自请之！所以然者？非智之人欲别智者，此事难遇；欲言智者能别有智之人，可有此理耳！”

是时，满呼王子即时向朱利槃特比丘礼，自称姓名，求其忏悔：“大神足比丘，生意轻慢，自今之后更不敢犯。惟愿受忏悔，更不敢犯！”

朱利槃特比丘报曰：“听汝悔过，后莫复犯！亦莫复诽谤贤圣。王子当知：其有众生诽谤圣人者，必当堕三恶趣，生地狱中。如是，王子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佛与满呼王子，说极妙之法，劝发令喜，即于座上，得演此咒愿：

“祠祀火为上，经书颂为最，

人中王为尊，众流海为首，

星中月为先，光明日第一。

上下及四方，诸所有形物，

天及世间人，佛者最为尊。

欲求其福者，供养三佛陀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即从座起。

是时，满呼王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所谓善知识者，即是半梵行之人也，将引善道以至无为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勿作是言：‘言善知识者，即是半梵行之人。’所以然者？夫善知识之人，即是全梵行之人，与共从事，将视好道。我亦由善知识成无上正真、等正觉；以成道果，度脱众生不可称计，皆悉免生、老、病、死。以此方便，知夫善知识之人，全梵行之人也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与善知识共从事者，信根增益，闻、施、慧德皆悉备具。犹如月欲盛满，光明渐增，倍于常时；此亦如是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亲近善知识，信、闻、念、施、慧皆悉增益。以此方便，知其善知识者即是全梵行之人也。

“若我昔日不与善知识从事，终不为灯光佛所见授决也；以与善知识从事故，得为与提和竭罗佛所见授决。以此方便，知其善知识者，即是全梵行之人也。

“若当，阿难，世间无善知识者，则无有尊卑之叙，父母、师长、兄弟、宗亲，则与彼猪犬之属与共一类，造诸恶缘，种地狱罪缘；有善知识故，便别有父母、师长、兄弟、宗亲。”

是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善知识非恶，亲法非为食，

将导于善路，此亲最尊说。

“是故，阿难，勿复更说言：‘善知识者是半梵行之人也。’”

尔时，阿难从佛受教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之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释提桓因从三十三天没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，白世尊言：“天及人民有何想念？意何所求？”

佛告之曰：“世间流浪，其性不同，所趣各异，想念非一。天帝当知：昔我无数阿僧祇劫亦生此念：‘天及众生之类，意何所趣向？为求何愿？’从彼劫至今日，不见一人心共同者。释提桓因当知：世间众生起颠倒之想，无常计常之想，无乐计乐之想，无我有我之想，不净有净之想，正路有邪路之想，恶有福想，福有恶想。以此方便，知众生之类，其根难量，性行各异。

“若当众生尽同一想，无若干想者，九众生居处，则不可知，亦难分别九众生居，神识所止亦复难明，亦复不知有八大地狱，畜生所趣亦复难知，不别有地狱之苦，不知有四姓之豪贵，不知有阿须伦所趣之道，亦复不知三十三天。设当尽共同一心者，当如光音天。以众生若干种，想念亦若干种。是故，知有九众生居处、九神所止处，知有八大地狱、三恶道，至三十三天，亦复如是。以此方便，知众生类，其性不同，所行各异。”

是时，释提桓因白世尊言：“如来所说甚为奇雅：‘众生之性，其行不同，想念各异。以其众生所行不同故，致有青、黄、白、黑、长、短不均。’又且，世尊，诸天事猥，欲还天上。”

佛告释提桓因曰：“宜知是时。”

是时，释提桓因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止、嗫、孔雀，系缚、法之本，

病、供养、槃特，梵行、若干想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1 种 / 1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(殼-一)/牛]	鞏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246D3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014）